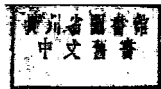


來去

歸

郭沫若作



V
1061
1

第一冊
初號

歸
去
來



目次

感瀝之前	一
鷄之歸去來	五三
浪花十日	七一
東平的眉目	一〇四
癡	一三
太山朴	一二五
逸夫的來訪	一二八
斷線風箏	一四二
從日本回來了	一四五

回到上海	一六五
到浦東去來	一七〇
前線歸來	一七九
希望不要下雨	二〇三
在轟炸中來去	二〇八

離滬之前

一九二七年的年末，我從廣東回到上海，不久便害了一場很嚴重的腸痧，由十二月十二號進病院，住到第二年正月四號才退了院。退院後住在妻兒們住著的廣樂安路的一家一樓一底的弄堂房子裏，周圍住的都是日本人。

初出院的時候是連路也不能走的，耳朵也聾了。出院不幾天，算漸漸地恢復了轉來。在我寫出了那二十幾首詩——那些詩多是睡在牀上，或坐在一把藤椅上用鉛筆在鈔本上寫出的——彙成了恢復集 (Le souvenances) 之後，從一月十五號起便開始在同一鈔本上記起了日記來，沒間斷地記到二月念三號止，因為念四號我便離開了上海了。記日記的事情我是素無恆心的，忙的時候沒工夫記，閒的時候沒事情記，在那樣的病後記下了整整一個月以上的生活的記錄在我卻是很稀罕

稀罕的事。

我現在把它們稍稍整理了一下再行謄錄了出來，有些不關緊要和不能發表的事情都刪去了。但我要明白地下一個注脚，這「不能發表」並不是因為發表了有妨害於我自己的名譽，實際上在目前的社會能夠在外部流傳的「名譽」倒不是怎樣好名譽的事情。

日記中創造社出版部和同人們屢見，當時的出版部是在北四川路麥拿里，幾位同人大抵是住在北四川路底附近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念四日記

—16. Jan. VI.

今天清早把核復謄寫完了。

天氣復和暖，午前會晝寢一小時。

人很疲倦，午後把恢復校讀了一頓。

三時頃仿吾來，將欲復交了他。

仿吾的 *like make* 發了，有意到日本去洗溫泉。

曉與和，博，佛在燈下看 *Kodomo no Kagaku*（小孩之科學——日本出的兒童雜誌）。章魚的脚斷了一兩隻，並不介意，有時養料缺乏的時候，自己喫自己的脚。往往有沒有脚的章魚。脚失後可以再生，大概經過一年便可以復元。

文藝家在社會人的經驗缺乏的時候，祇好寫自己的極狹隘的生活，這正和章魚喫脚相類。

——*It. Jan. Wz.* 時。

午前讀 *Andrejev* 的 *面具*——一位公爵開假裝跳舞會，由假面的恐怖遂成瘋狂，讀了三分之一便丟了，假得太近情理，說這也是傑作。

讀 Deharia 康德的辯證法，未及十頁。

Anna 買回高島的資本論二冊，讀商品與價值一章終。——內山對她說：「很難懂，文學家何必攪這個」。我仍然是被人認為文學家的。

午後倦甚，看了些芭蕉（註）七部集。有把中國的詩句爲題者（曠野集野水詩題一六），道儼然是試帖詩的賦得體，但很自然。其中有詠「白片落梅浮澗水」句云：

「水鳥のはレに付たる梅白レ」。

回譯成中文是「水鳥的嘴上粘着的梅花瓣子雪白」，浮澗水的情景用水鳥粘嘴來具象化出來覺得更加漂亮。這也和中國的以詩句爲畫題的相似，有畫「春風歸趁馬蹄香」的，畫了幾隻蝴蝶環繞着在春草原上馳走着的馬蹄。

又有「暑月貧家何所有，客來惟贈北窗風」云：

（註）芭蕉是日本古時的一位俳諧詩人。

「涼めとて切りぬけにナリ北の密」。

（精納涼籠，北邊的壁頭上有個鑿通了的窗洞子。）

夜讀 Lenin 黨對於宗教的態度一文，宗教在無產階級及農民中最佔勢力，其原因即由於對於榨取者心懷恐怖，恐怖生神。反宗教運動應隸屬於階級鬥爭之下。

內山送菊花鍋來。晚餐後倦甚，仿吾來，文化批判已出版，並攜來無盡的畫
 粘畫譯稿。

跳讀文化批判，夜就寢時得詩一首：

戰 取

朋友，你以為目前過於沉悶了嗎？

這是暴風雨快要來時的先兆。

朋友，你以為目前過於混沌了嗎？

這是新社會快要誕生的前宵。

陣痛已經漸漸地達到了高潮，

母體不能夠支持橫陳着了。

我們準備下了一杯鮮紅的喜酒，

但這並不是那萊茵河畔的葡萄。

我們準備下了一杯鮮紅的哀酒，

這是我們的血液充滿在心頭。

要讓出一片的醒風血雨在這夜間，

戰取那新生的太陽，新生的宇宙！

—17. Jan. W2, 1900.

讀唯物史觀公式：——

「人們在其生活底社會的生產沒入於種種既定的必然的、不受意志支配的關係裏面，此種種關係即是生產關係。與物質的生產力之某個既定的發展階段相應。諸生產關係之總和構成社會之經濟的結構，這是真實的基礎，各種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結構建築於其上，各種既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應。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式是一般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底前提。不是人們的意識規定自己的生存，反是自己的社會的生存規定人們的意識。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到了某一個階段，和向來在其中活動着的既成的生產諸關係，以法律上的表現而言，即私產諸關係，陷於矛盾。此等關係由生產力之發展形式變而為生產力之桎梏。於是便有一社會革命的時期到來。隨着經濟的基礎之變革，所有全部的龐大

的上層建築或早或遲地一同崩潰？……」（譯至此中輟）

——Mr. Jans. Vt. 略。

雜讀資本論。

仿吾來，創造九號出版，「隻手自噴一潑，也還無甚破綻。」

“China und die Tische fingen zu tanzen an.”（China 與桌子開始跳舞）。

——China，福田德三譯作「支那」，高島米之和河上紫的資本論譯本都譯作「陶器」。同仿吾討論此語，德文“China”無陶器意，又“Tische”之前有冠詞“Die”，而“China”之前無冠詞，恐怕仍宜譯作「支那」。

此語在「資本論」中其全文為

“Man erinnert sich, dass China und die Tische zu tanzen anfangen, als alle uebrige Welt still zu stehen——um die andern u ermuntern”——脚註！！

五。

（我們記取，當到其餘的一切世界都像靜止着的時候，支那和桌子跳舞了起來，去鼓舞別人）。

□□□以下疑是引用語，但不知語出何人。

x

x

x

x

文藝作品中不革命的勉強可以容恕。

反革命的是斷不能容恕。

反革命的文藝裏面不能說沒有佳作，就和反革命的人物裏面不能說沒有美人。

但那種美人於你何益？

你不要中了美人計！

文藝的所謂永遠性就是一些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作品所投射出的幻影。

「天才的小說作品，如其政治主張與我們相反，我們祇好揮淚而抹殺之；如尙不至相反，祇是冷淡或者無關心，我們還可以容恕。」魯那查理斯基說。

X

X

X

X

把天才病治療草完，改題爲桌子的跳舞。

——19. Jan. 1942. 時。

補寫桌子的跳舞。

今日異常 Anni，實在太沒有事做，書也不想看。祇想“Famat”，萌芽，
“Kao avasosonce”早出版。

中午將近時，民治來，交來豪兄答函，聞有新第三派出現（閩贛院、湘、四省、聯）

盟)，以保境安民爲號召，對南京方面是一打擊。又云擇生已回，在香港，與P 聚組織第三黨。

民治去後仍然 Anhui，讀 Toller 的 “Mass Mensch”（大衆人民），毫無意趣。前五六年對於 Toller 之心醉神馳，對於 Expressionismus（表現派）之盲目的禮讚，回想起來，真是覺得幼稚。

午後蔡大姐來，打扮得像一位女工。她說，病中有好多同志都想來看我，因醫生拒絕面會，所以都沒來。——是誰引路來的。——Alin 呢。——Alin 爲甚不同來呢？——她說，「她怕使你難處。」……

蔡大姐坐不一會又走了。

冰山浮在海中，十分之八在水裏。

嗚呼太雷，果死於難。11—13/XII 三日政權，對河南防禦失利，Y 被開除。

臨睡前戴亞亞的中國革命的現階段，已經十二點過了，右眼還得難耐。

——20. Jan. 1915. 略。

無爲。民治與叔蕭來。叔蕭夫人病，無醫藥費，囑創造社在我的版稅項下抽送了五十元。

螳螂交媾後，雄喫雌。

午後仿吾來，將桌子的跳舞交了給他。職取被遺失，又繕寫一函。同用晚餐而去。談「文學的永遠性」，無結果。

X

X

X

X

——文學家爲甚麼總是一個蒼白色的面孔，總是所謂蒲柳之資呢？

——那是一種奇怪的病人呢。或者也可以說是喫人肉的人種，不過他們總是自己喫自己罷了。就因爲這樣，所以文學家的酸性總比別人強。肉食獸的尿的酸

性通例是強於草食獸的，人到病時不能進飲食，專靠著消費自己的身體，在那時是成爲純粹的肉食獸，尿的酸性一時要加強的。

—St. Jan. Vg. 兩。

午前讀秋白譯的 Coreé 的無產階級的哲學中藝術與唯物史觀一章。

倦意，怎麼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午後曾晝寢一二小時，起來仍不舒服，東鱗西爪地看了些舊雜誌和各種書籍，但總得不到滿足。

夜來頭感隱痛，在左前方四分之一隅。

怕是 Nourishment (神經衰弱)，因爲完全沒有運動。實際上是已經兩個月，沒有在外面散過步了。

—22, Jan. VI. (舊除夕) 雨。

上午讀獨步(註)的號外，春之鳥，窮死三篇，確有詩才。號外與窮死尤有社會主義的傾向。可惜此人早死，在日本文學界的確是一個損失。

讀芥川(龍之介)的沼與秋(在一本舊的改造雜誌上)，故意要造出一種神祕的世界，令人不快，與讀黑面具時的感覺同樣。

Toller的“Masao Monshi”是以羣衆與人類對立，而先生站在人類方面說法，人道主義的畸形的胎兒！

中午伯奇送年貨來，並送來到宜興去的稿子。今日頭已不痛，但仍沉悶。午後校讀到宜興去，失悔當時沒有寫完。

傍晚時仿吾來，把到宜興去交給了他。

(註)國木田獨步，日本明治末年的一位小說家。

—St. John. VII. (元旦雨)

晨起頗晏，仍無爲。

傍午時分將水平線下編好。

午後仿吾來，時正晝寢。有朱某者譯澹冥湖，完全脫胎自箇夢湖，還在序文中吹毛求疵地任意指摘，嘲罵。這種人太沒道德，出版家的無聊也可慨嘆。

晚上很不舒服，神經性的怒氣把腦袋充滿了。

X

X

X

X

一個對話

A. 文學家爲什麼總帶着一個蒼白色的面孔呢？

B. 那是一種奇怪的病人呢。

A. 什麼病？

B. 怕或者可以說是喫人肉的人種。

A. 唉？

B. 文學家時常是自己吃自己的，就和章魚一樣自己喫自己的腳。

A. 那我可懂得了，同時我還解決了一個問題，便是文學家為什麼總帶些酸性。

B. 啐呀，肉食動物的尿酸。

A. 對啦，文學家是等於貓子的尿。

— 24. Jan. 1932. 畢。

兩顆煤炭

兵工廠的外邊丟了的炭渣裏面，有兩顆漏網的煤炭它們在那兒對話。

1. 啊，我真快活，我現在又跑到這Open Air裏來了。

2. 噯唷，有什麼快活喲。我們在地底被壓了幾千萬年，沒有壓成金剛石。我祇想早投在那烈火裏去化成灰啦！

1. 你變成了金剛石又會怎樣呢？

2. 怎樣？多麼好啦，我要是變成了金剛石，一切的貴婦人都會愛我，不怕就是女王，或者王姬，都要把我看來比她們自己的生命還要貴重。我不知會接近怎樣的芳澤，會住着怎樣的華堂，哪會在這樣的地方滯着，祇等待那兒的乞丐來把我們撿起送葬了呢？

1. 你這種想法我是從沒有想過，我雖然曉得金剛石是我們的同族，但我從沒付羨過他們。他們祇是依附着權門豪貴，我倒是滿不高興的。他們沒把貧窮人看眼裏，他們完全是有錢人的玩具……（稿至此中輟）

本日完全無爲。

晨早 *Morning* (下痢)，早飯未用，算祇一次也就恢復了。

晚入浴一次。

— *St. John, Va.* 快呀

太陽曬在北窗外人家的紅瓦上呈出喜悅的顏色，*Anna* 早出，因新年停了市三天，今天開市，她又趕着去採辦家中的必要物品去了。

讀資本論。

午後仿吾來，坐至夜。無甚重要的談話。促他將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編好。共夜食，用正宗酒。將終食時，王獨昏 (註) 來，甚慌張不定。談及 C 某要找他去當藝術大學 (?) 的委員，他頗得意，不知 C 某滑頭，乃在利用創造社而已。獨昏 的虛榮心真比女人還要厲害。

食後仿吾大有醉意，繼偕家人同出，祇余獨留。——剛寫至此，Anna借兒輩歸，實回哲學的貧乏，小孩科學及其它。

夜同兒輩讀小孩科學。Anna復外出，未言去向，夜境漸漸深入，將兒輩服事睡了，聞鄰近犬吠聲甚烈。心頗不甯。至十二時頃，Anna始歸自鄰舍犬醫家。

(註)即王獨清，當是我們幾個每每戲呼之爲獨昏，故本文中獨昏獨清雜見。

——27, Jan, 1916, 雨終日。

午前幾晝廢半日。本日Anna原與仿吾約，午後遊法國公園，但不幸雨竟日。昨天天氣真好，全如初夏一般，在室中未燒火盆，祇御袷衣。今天則悶人殊甚。讀資本論（一卷七篇資本之堆積過程），擬於今日將第一卷讀完，終未辦到，然所餘已無幾。

"Fanny" 仍無消息來，我想二月一日斷然不能出版，辦事真不起緊。夜飯時牛乳倒了一火盆，只得難耐，佛兒的惡作劇。

——28. Jan. WU. 上半日頗晴，下午半日陰。（初六）

晨起頗遲。午前教了和與博幾道算學。

午後仿吾來。Anna 本與相約往江灣看賽馬，但因天氣不好又中止了。看了方某給仿吾的信，十分不愉快。這些小子真是反掌炎涼。

獨昏終竟想上O某的當，這傢伙的委員辦真是不可救藥。「人怕出名豬怕肥」，其此人之謂耶？

仿吾說，"Fanny" 已全部印好，今晚可送來，但仍香如黃鶴。Leon. (恢復) 在二月十日前無希望。

想改編女神和星空，作一自我清算。

晚入浴時，見右膊觸着烟窗，受了火傷，以之in所用的Nightingale爲之敷治。此兒性質大不如小時，甚可擔心。Anna的Hys. (Hysteric斯透理)也太厲害了，動輒便是打罵，殊令人不快。

x

x

x

x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故鄉，
姑娘呀，跳舞罷，姑娘。

我們向碧桃花下遊行，
浴沐着那親密的陽光。

你的影兒和我的影兒倆，
合抱在如茵的春草場上。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草場，
姑娘呀，擁抱罷，姑娘。

小鳥兒們在樹上癡狂，
蝴蝶兒們在草上成雙。

空氣這般地芬濕軟洋，
含著着醇酒般的芳香。

春風吹入了我們的心房，
姑娘呀，陶醉罷，姑娘。

—29. Jan. 1917. 驗。

終日煩悶，午後讀完資本論第一卷。

晚飯後仿吾把 (Kautsky) 的校樣拿了來，校對至一時過始就寢。誤植太多。

Welding 與 Iron' ton 均工人出身，但均逃入了小資產階級的陣營。Kant 和 Ding 並非工人出身，卻成了無產階級的偉大的導師。誰說無產政黨不要智識階級？誰說非工人不能做無產階級的文藝。

中國的現勢很像一八四八年的歐洲。

法國西二月革命影響及於全歐，但德，奧，比，法均相繼失敗，白色恐怖瀰漫，馬，昂都祇得向海外亡命。

—30. Ina. VI. 時。

晨十時頃仿吾來，「Paint」正課表已製好，約於今晚赴市中晚餐。

中午時分民治來，拿來了幾本「Bolehava」，喫了中飯又走了。他說團體裏面經濟短絀。

午後無所事事，祇爲Anna理了幾團亂絲和舊絨線，Anna爲Yuchia（四女淑子）打袖口·製毛頸巾。

五時頃仿吾來，至晚大家裝束好了同赴美麗川菜館，兩個人喝了紹興酒三斤。是病後第一次出街，滿街的燈火都感覺著親愛。

食後赴永安，先施 Anna 買了些物品。

回家後同仿吾赴創造社，見貢獻，語絲諸雜誌，反動空氣瀰漫。令人難耐。

—31. Jan. V 2. 時。

午前仿吾來，送來洪水二冊，校正盲腸炎。

昨夜食過多，Diarrhoe，不舒服。晨食粥一碗，中午未進食。
午後伯奇來，無甚要事。

夜 Dittus 平復，仿吾又送來女神和星空各一冊。校讀女神。

天氣甚冷。連日窗上都結冰花，樓頭殘雪猶未消盡。

—1. Feb. V 3. 時。

是日「Faust」出版，裝璜尙可觀。

博兒臉色蒼白，Appetitus（食慾不進）。Anna 携至石井醫師處診察，云
是 Pleuritis（肋膜炎），殊可憂慮。

晚仿吾來同用晚飯，Anna 爲祝 Faust 出版，特購「森司」。一大盤兒輩

皆大歡喜。

伯奇亦來，言因終竟做了野鷄大學的野鷄委員。這是他個人的事，祇要不用創造社名義，我並不反對。

(註) 日本式的襪圈，生有魚片及葉菜之類爲衣被。

—S. Fob. Fr. 嗜。

昨夜遇盜，將樓下鐵箱裏放着的皮外套和皮靴偷去了。因這廚房沒有關嚴，還有幾件舊東西丟在了廚房裏，沒有拿去。皮外套本是去年底纔來預備往俄國去的，還一次未曾御用。俄國未能去成，連準備下的行裝都又被人偷去了，Anna很憤恨。但那是黑色的羊皮做着裏子的，祇值得一百來往塊錢，拿去了倒也好，縱橫不會有穿的機會。

編沫若詩集目次，尙未十分就緒。

中午時分石井醫院送來醫費清單，竟在四〇〇元以上，Anna 出自意外，我也出自意外。我想到從前學藝大學還欠着我兩三個月的薪水沒有發給，可是三四百塊錢，我叫 Anna 同仿吾去找王宏賢（舊學藝大學的校長），去收討那一筆錢來清付。Anna 說：『今天是最不愉快的一天』。

晚赴內山，贈以“Faust”一冊，Anna 同行。赴創造社，取來“Faust”三冊。Anna 當時買得改造二月號一卷，有意大利的小說家 G. D'Adda 的一篇小說狐。此人係今年得諾貝爾獎金者。印象的自然描寫，暗示的事件推進，頗可注目。是一位 Realist 十技巧家，無甚新意，Paris-hourgonois 的文藝。

Robert Linse 作華盛頓傳，稱華盛頓為一流氓無賴，牛屁大王，賭博大王，好色大王。這或者怕近於事實，中國歷史上所謂創業的人主多是這樣的人物。一被偶像化了便神聖了起來。偶像的本質原來是泥塑木雕的。

—3. Feb., V. 8. 晴。

午前丘某來，示我以擇生所做的政治宣言，意欲託我付印。我看了一遍仍然未改舊態。

「沫若詩集第一種」本日編成，計劃四篇，詩百首以上。編成時已夜深，Anna看電影歸。

內山送來葡萄酒兩瓶，祝「Pauze」之出版。

—4. Feb., V. 8. 晴。

早餐後由 Anna 作整理赴心南處，贈以「Pauze」一冊，蒙以小說月報的特刊中國文學研究一冊見贈。

本擬再到仿吾處去，自心南寓所出後 Anna 已不知去向；因不識仿吾住址，

故改往製造社。幾位負責人，直至喫中飯，一個人都不在。

編好了水平線下。

Anna 爲生活費與仿吾口角。Anna 要製造社每月付一百五十元，仿吾說祇能出一百。我說祇要生活過得下去，一百也就夠了，不要把社抽空了。Anna 說社裏做事的人白做事，喫飯的人白喫飯。歸家後爲此事半日不愉快。

夜草水平線下序，拿到社裏去，仍然一個人都沒有。拿了一本文藝戰線。回來，空空如也，沒有東西。

下午跳讀了些中國文學研究，也真是狗喫牛屎闊多。資本家的印刷事業就是這個樣子。可惜了印刷工人的勞力，可惜了有用的紙張，可惜了讀者的精神。編的人也真是罪過，罪過！

(註) 日本初期的青森文藝雜誌。

—D. Fab. 17. 陰曆。雨。

晨起異常不愉快，神經性的 Depressive (抑鬱)。

赴社編改文藝論集和譯詩集。中午時分回家喫午飯。飯後再赴社。譯詩集戒。

理髮一次。

晚李初梨來，邀往談話。他們幾個人住在我的寓所後不遠，有壁爐燒着熊熊的炭火，比起我的寓所來，自然是 More comfortable (更舒服)，也難怪老婆要說閒話了。

在壁爐前爲他們談說南昌八一革命。仿吾，伯奇，彭康，朱盤，乃超均在。獨昏未見，聽說應了Q某的招去開會去了。奇妙的是大家都贊成獨昏就聘，以爲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佔領一個機關。我覺得有點好笑，不過也好，所謂「人情聊勝無」也。

—G. Feb. VI. 期。

早餐後赴社。Ann：爲打絨線事，與社中兩位姑娘衝突，一位姓嚴的姑娘今日出社。本來社裏的同人都是些文島的青年男女，是浪漫性成的人，Ann凡事要去干涉，言語不同，意見又不能疏通，結果是弄得來整柄不相容。

在社中校文藝論集，校前茅，這個集子並不高妙。囑韻錄編「Zarathustra 妙」。

社中的社會科學研究會，今天是伯奇輪講，講的是「Left Man的價值論」。我也列席旁聽了一會，和兒來說家裏有客，便告辭了。

回家看時，來的是冠杰和董翠，他們否認擇生回港說。

冠杰說：「石達開有兩句詩：『身價敢云空漢北，文章昔已灑江東，』宗兒足
以當之。」

我自己很慚愧，並不敢承當這樣誇大的讚獎，不過這兩句話從石達圓的口中說出，倒的確有點氣魄。

午後從前醫科的同學桂毓泰來訪，有費鴻年和他的日本夫人同來。桂的日本夫人花子病死在廣州，他把遺骨送回了日本才同費君夫婦來的。乘的是往香港的船，今晚在滬停泊，他們特別登岸來訪問我們。

不久仿吾也來了，同在我家喫晚飯。

費夫人在此留宿。

夜校文藝論集，畢。

昨夜與兒同宿於亭子間中。晨餐後 Anna 與費夫人同出。

讀 Tolstai 的開之力第一幕。

Anna 在中午時曾回家一次，復出，費等今日午後三時即將解纜赴廣康也。

Anna 回家時已是午後五時。

——9. Feb. 1933. 晴。

讀 Zarechuska 舊譯，有好些地方連自己也不甚明瞭。着想和措辭的積有很多巧妙的地方，但是尼采的思想根本是資本主義的產兒，他的所謂超人哲學結局是誇大了的個人主義，Blat Erash (啤酒肚子)。

有力無用處，實在是悶人。

傍晚曾赴社一行。與伯奇，獨濟兩人談到達夫，聽說他在「日記九種」中罵我是官僚，罵我墮落；我禁不住發出苦笑。我自然是樂於讀；我們達夫先生是

頂有情操，頂有革命性的人物啦，獨漕又說他在未選烈劍造賊以前，便在對人如何如何的短我。我不知道有什麼事情虧負了他。

午前斯隨平來，贈以“Triang”一冊。

——9, Feb, 1911.

讀Coit的夜店，覺得並不怎樣的傑出，經驗豐富，說話的資料是源源而來的。巡禮路加的找尋「正義的國士」一段插話，未免過於造作，

黑暗之力讀完了，也沒有怎麼大的逼人的力。尼奇德的懺悔祇是精神病的發作，阿金的宗教味，祇覺得愚鈍，並不足以感動人，使尼奇德犯罪的根本原因，是財產，是一切的私產關係。不然他不會棄瑪林那，不會愛阿尼，不會殺克里那的嬰兒了。

下午仿吾來，與 Annie 同出購物。晚膳飲葡萄酒。談創造月刊事，我主張把水壩放低作為作育青年的基本刊物，仿吾很贊成。

定十一號走，心裏湧出無限的煩惱。又要登上飄流的路，怎麼也覺得不安。這一家六口真是夠我拖攏。Alice 很平淡，在她又不同，是回她自己的母國。她的太平淡，反增加了我的反抗性的懊惱，腦子沉悶得難耐。

濠兄不來，一時也不能動身。恐怕十一號不一定能夠走成。仿吾說，明早去會祥年，請他去告訴濠，因為他聽濠平說，民治已經搬了家。

—10, Feb. 1919, 晚。

濠和民治來，同吃中飯。

仿吾亦來，約了初黎等來談話。

曉伯奇來，留仿吾與伯奇在家吃晚酒，頗有醉意。決延期乘一八號的 "Ethel"。

Empyrea of Canada"。

—II, Feb. 11. 0. 時。

上午王獨清來，談及 D'Annunzio 的 Drama，Gioconda，一位有妻子的雕刻，和 M. L. 的 Gioconda 發生戀愛，由這個三角關係，發生了種種的葛藤。主要的 Theme 是：藝術與家庭——自由與責任——Hydrism 與 Paganism。

我新得着一個 theme……革命與家庭。

鹽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絕好的劇景，Alia 啲，我是永遠不忘記你的。

午後民治與繼修同來，談及刊行週刊事。我拉他們去訪訪吾，未遇；到出版部，亦未遇，

留出版部，看了一篇魯迅論（見小說月報），說不出所以然地就是亂捧。

在出版部用晚飯。

— 15. Feb. W7. 時。

今日一日苦悶得難耐，NOTYOSHO AUFALL（神經性的發作）。

究竟往東京呢？還是往長崎？

這樣一個無聊的問題苦了我一天，為什麼定要走？

兒女們一定要受日本式的教育才行嗎？

到日本去過着什麼生活？

根本是錢作怪。

錢把一切都破壞了。

頭痛。

午後往出版部，讀了彭康的評人生觀之論戰，甚有精彩，這是早就應該有的文章。回視胡適輩的無聊淺薄，真是相去天淵。讀了Ching的告反軍國主義的青年（均「文化批判」二期稿）。
與博，佛二子同在部中吃晚飯。

—13. Feb. 1948.

午前赴部，與仿吾諸人談半日。

中飯後看「The Last Days of Pompeii」（渡海城的末日）。彭康同坐。後起之秀。

—14. Feb. 1948.

聯修民治復來，爲週刊事。未幾仿吾伯奇亦同來。週刊決定出，我提議定名

爲流沙。這不單是包含沙漠的意義，汕頭附近有這樣一個地名，在我們是很可贊揚的一個地方。繼任部交際主任。

晚，仿吾獨清遠往鄒益處晚餐。

15. Feb. Y3. 晴。

讀日本雜誌新潮二月號，無所得。

回讀正月號的，有藤森成吉的鈴之感謝，是寫一位姦商辦交易所的自白，頗能窺隱晦的能事，但這小說用的自白體，殊覺不很妥當，應該用第三人稱來客觀地描寫而加以批判。

隨平來，說Frank難懂，他喜歡我的心兒不專的那首詩。那首詩便是我自己也很喜歡，那是完全從新全譯了的，沒有△△絕對譯不出那首詩來。那雖是譯詩，完全是自己的情緒借了件歌德的衣裳。

(1) 酒家女 (2) 黨紅會 (3) 三月初二 (4) 未完成的戀愛 (5) 新的五月歌 (6) *Alia* (7) 病了(的百合花) (註)

(註) 這七項是那時打算寫的七篇小說，除第五項有成稿之外，其餘的都沒有寫出。

— 10. Feb. W4.

無為，讀 D. Jovin 的“*Dialektik baikant Kant*” (康德的辯證法)。Kant 的永遠平和是求 *Bourgeoisie* 的安定的說法，他承認財富的大平等，有了個人的財富，如何平等乎？

午前瞞平來，言民治及其它諸人在都益處等候，要為我祖錢。未幾仿吾亦來，我把仿吾拉了去，*Anna* 也同去。

在座的是民治夫婦，繼佐夫婦，叔黨夫婦，公冕，瞞平，*Alia*。比從前消瘦

了，臉色也很蒼白，和我應對極其拘束。

她假如和我是全無情愫，那我們今天的歡聚必定會更自然而愉快。

戀愛，並不是專愛對方，是要對方專愛自己。這專愛專據精神上的表現是不充分的。

十八號不能動身，改乘二四號的盧山丸。家眷於同日乘上海丸。

晚七時頃歸；赴心南家，談至夜半，所談者為與商務印書館相約買稿為生也。他勸我一人往日本，把家眷留在上海。這個談何容易，一人去與一家去生活費相差不遠，分成兩處生活便會需要兩倍費用。並且沒有家眷，我何必往日本乎……

十二時過始由心南家回寓，與Anna談往事。Anna很感謝心南，她說在我未回滬之前，除翎造社以外的舊朋友們中來關照過他們母子五人的就只有心南。

Anna 問 AIn 和我的關係，我把大概的情形告訴了她。

AIn 是蕪湖的人，在廣東大學的時候，她在預科唸書，雖然時常見面，但沒有交際過。去年十月她由廣東到武漢，在政治部裏擔任過些事情，不久我便到南昌去了。今年南昌的八一革，以後由南昌到汕頭的途中我們始終同路，我在路上患了赤痢，她很關心我，每到一處城市她便要替我找醫藥。在汕頭失敗以後，流沙的一戰在夜間又和主要部隊隔離了，祇有她始終是跟着我。和着幾位有病的同志在鹽酸寮山中躲了幾天，後來走到了一個海口是一個小規模的產鹽的市鎮，叫着神泉。從那兒搭着小船到香港，又從香港回到了上海來。

——你愛她嗎？Anna 問我。

——自然是愛的，我們是同志，又同過患難來。

——既是愛，爲甚麼不結婚呢？

——唯其愛才不結婚。

我阻礙着你們罷了，Anna 自語般地說。假如沒有這許多兒女，她停了一會又指着日本式的草席上睡着的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自語般地說下去，我是隨時可以讓妳自由的。……

我沒有再說話。已經二時過了，心裏隨着夜境深沉下去，很有點 *Sentimental*。

——*My, My, My, 嗚。*

今晨起甚遲，午前半日無爲，午後往出版部，雜讀了一些書籍，無甚銘感。晚上陳抱一的日本夫人來，並無要事。

晚飯煮蠔油豆腐很可口，到過一次廣東，知道了蠔油的美味。廣東的蠔油拌麵，真是再好也沒有。

— 18. Feb. 1910. 時。

擬做我的著作生活的回顧。

I. 詩的修養時代

唐詩 | 王維 | 孟浩然 | 柳宗元 | 李白 | 杜甫 | 柳子厚 | 韓退之不喜歎白

居易

水滸傳，西遊記，石頭記，三國演義都不會讀完，讀完且至兩遍的祇一部儒林外史。喜歡西廂。喜歡林譯小說。

II. 詩的覺醒期

Tagore, Heine.

III. 詩的爆發

Whitman, Sh. illey.

IV. 向戲劇的發展

Gothie • Wagner •

V. 向小說的發展

Flaubert, Turgeneff, Philippe, Jules Kennard.

VI. 思想的轉換

X X X X X

追想出以前做過的舊詩（此處寫出了舊詩二十餘首，現刻選錄幾首在下面）：

「天寒苦暑短 讀書未肯輟 簷冰滴有聲 中心轉凄絕 開門見新月 照耀

庭前雪」

（這是一九一三年在未到日本以前在北京做的）

「月下剖瓜仁 口中送我餐 自從別離後 怕見月團圓」

（這是一九一五年在日本岡山做的）

「紅甘蔗，蔗甘紅，
水萬重兮山萬重。
憶者醉曠曠，
旅邸淒涼一枕空。
柳來端的似飛鴻，
乳我蔗汁口之中，
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頭從，
才將命脈兩相通。
難忘枕畔語從容，
從今愛我比前濃。
紅甘蔗，蔗甘紅，

水萬重兮山萬重。

(與前詩約略同時，題名為唐紅詞)

「清長入栗林 紫雲插晴吳

攀援及其腰 松風清我腦

放觀天地間 旭日方杲杲

海光盪東南 遍野生春草

不登泰山高 不知天下小

稊米太倉中 蠻觸爭未了

長嘯一聲遙 狂歌入雲杪」

(這是一九一六年的春假，同成仿吾遊日本四國的栗林園做的。紫雲是園內的一座山名)。

— 30. Feb, W1.

仍追憶舊詩，所擬題未著手。

伯奇來，送來前茅及文化批判二期。前茅並不高妙，祇有點歷史的意義。

晚作留聲機器的回音，答初黎。祇成一節，仿吾來。留飲葡萄酒。

近來外邊檢查甚嚴，又破獲了機關三處。

獨清來，為古有成譯稿事與仿吾大鬧。原因是在廣大時，有成曾經反對過獨

清。有成譯了一部美國 O'Neill 的戲劇，交給仿吾，仿吾已允為出版。因此遂惹王

不快，大啓爭端。其實因為私怨而拒絕別人的譯稿，獨昏這種態度是很不對的。

他近來出了名，忘記了他從前有稿無處發表，四處亂投的苦况了。我居中調解，

叫把原稿詳細經過一次審查。

仿吾真難處，介乎兩種 Theater 的鬭爭之間。

—20. Feb, VI.

寫留聲機器的回音。往出版部取來文藝論集馬麗瑪麗等書作參考。

繼續與瞿平來，爲小紅轆事 Anna 與我大鬧。小紅轆是孫炳文的夫人送給 Yochi 的 Yochi 大了不能再用，Anna 日前說好送給民治的孩子用，我已經向民治說了。瞿平來，我便叫她拿出來給民治拿去，而她又不肯，說要留來做紀念。真是令人難乎爲情。

午後半日不愉快，至晚始將回音寫完，一八頁。

—21. Feb, VII.

晨往仿吾處，不在，赴獨漉處，示以回音，彼甚愉快，要我交給他在月刊上發表。

我說，要等仿吾看了再說，最好是在文化批判上發表，不然同社的人會儼然

對立了。

獨清說，「你的文章總有趣味，要點總總提得着」。他說這個「提」字費了很大的力，在說出之前先把兩手握成了拳頭來向上摔了幾下。

——我已總不行，我時常讀你的革命與文學和文學家的覺悟，光慈還笑我，後一篇的力量真不小。

與獨清在麵館裏吃炒麵。

午後仿吾來，把回音交給了他。

——21. Feb. 1933.

晚在初黎處談話，獨清不在。

仿吾在我家晚餐，用菊花鍋，葡萄酒。

讀了一篇徐爾正的「Byron的精神」，所告訴我們的未知的事件就是Byron赴

希臘後，一次午熱，入海行浴，竟得骨痛病以至於死。

此病在作者未探究其根源，我想一般為 Byron 作傳的人恐怕也沒有人去探究過。據我看來，那明明是 Syphilis (梅毒) 第三期的 Osalgia (骨痛)。Byron 是一位 Syphilitic (梅毒患者) 無疑。

有人說我像 Byron，其實我平生沒有受過 Byron 的影響。我可以說沒有讀過他的詩。

—23, Feb, WA.

船票都已經買定了，已經決定明天走了，心裏異常的不安。到日本去，Ann 說可以得到自由，我是感覺着好像去進監獄。縱橫好，在現在哪還有自由的土地呢？

晚間伯奇來，說由民治送來的消息，我的寓所已由衛戍司令部探悉，明早要來拿人。

臨時和仿吾獨清兩人同出，先吃麵，往獨清處。後仿吾伯奇均來，在新雅茶樓會食，至十二時過。

是夜與仿吾同宿日本人開的八代旅館，是內山替我們訂下的房間。

(日記至此中斷)

雞之歸去來

一

我現在所住的地方離東京市不遠，只隔一條名叫江戸川的小河。只消走得十分鐘的路去搭乘電車，再費半個鐘頭光景便可以達到東京的心臟地帶。但是，是完全在鄉下的。

一條坐北向南的長可四丈寬約丈半的長方形的房子，正整地是一個「字形，中間隔成了五六間房間，有書齋，有客房，有茶室，有廚房，有兒女們的用功室，是所謂「麻雀雖小而肝胆俱全」的。

房子前面有一帶涼棚，用朱簾爬着。再前面是一面菜園兼花園的空地，比房子所佔的面積更還寬得一些。在這空地處，像黑人的夾嘶音樂般地種植有好些花。

木，薔薇花旁邊長着紫蘇，大蓮花下面結着朝天椒，正中的一簇牡丹周圍種着牛蒡，莖荷花和番茄結着陣里……這樣一個毫無秩序的情形，在專門的園藝家或養畜有園丁的人看來自然會笑。但這可笑的成绩我都須得聲明，都是妻兒們的勞力所產生出的成果，我這個「開士惰夫」是沒有絲毫的貢獻參加在裏面的。

園子周圍有稀疏的竹籬，西南兩面的籬外都是稻田，爲圖兒女們進出的方便，把西南角上的籬棚開去了一角，可以通到外面的田塍。東側是一家姓B的旧本人，丈夫在東京的某處會社裏任事，夫人和我家裏來往熟了，也把中間隔着籬棚，在那中央處鑿開了一個通道來。那兒是有桂花樹和梅樹等置覆着的，不注意時很不易看出。但在兩個月以前，在那通道，鑿開不久的時候，有一位利士走來，他却一眼便看透了。「哦，和隣家都打通啦」，他帶着一個不介意的神情說。我那時暗暗地驚嘆過，我覺得他受過特別訓練的人是不同，好像一進人的住家，便要先留意那家主人的逃路。

屋後逼緊著是一道木板牆，大門開在牆的東北角上。門外是地主的菜圃，有一條甬道通向菜圃邊的大道。那兒是可以通汽車的，因為附近有一家鐵管工場，時常有連搬鐵管或鐵材的汽車奔馳，這是擾亂村中的平和的空氣的唯一的大道。大道對邊是有松木蒼鬱着的淺山，是這村裏人的公共墓地。

我的女人的髮雞辮仍然和往年一樣，她養着幾隻雞，在園子的南東角上替它們起了一座用鐵絲網網着的雞籠，籠中有一座望樓式的小屋，高出地面上三尺以上，是雞們的寢室。雞屋和園門正對着，不過中間隔着有好多樹木，非在冬天從門外是不容易看透的。

七月尾上一隻粉寫洪植的白母雞抱了，在後面淺山下住着的且木匠的老板娘走來借了去，要抱雞子。

不久，在中學和小學讀書的兒女們放了暑假，他們的母親把他們帶到近處的海岸去洗海水澡去了，這意思是要鍛練他們的身體，免得到冬天來容易傷風，容

易生出別的病痛。他們的母親實際是到更偏僻的地方去做着同樣的家庭勞役，和別人避勞的意義自然不同。我本來也是可以同去的：因為這一無長物的家並值不得看守，唯一值得繁念的幾隻雞，拿來賣掉或者殺掉，都是不成問題的。但在我有成爲問題的事體，便是在我一移動到了新的地方便要受新的利士們的「保護」——日本利士很客氣把監視兩個字是用保護來代替的——這可使妻兒們連洗澡都不能夠自由了。所以我甯肯留在家裏過着自炊生活，暫時離開他們，使他們樂得享點精神上的愉快，我也可以利用這個時期來做些活計。

他們在海岸上住了不足一個月，在八月尾上便回來了。九月一號中小學一齊開學，兒女們又照常過着他們的通學生活了。大的兩個的中學是在東京，要爲他們準備早飯和中午的「便當」，要讓他們搭電車去不至遲到，他們的母親是須得在五點前後起床的。

在九月十號的上午日老板娘把那隻白母雞抱回來了。老板娘已經沒在淺山下

住，據說是每月五塊錢的房費，積欠了九個月，被房主人趕走了，現在是住在村子的東頭的。

母雞借去了五個禮拜，反像長小了好些。翅子和腳趾被剪緊着，拴在涼棚柱下，伏着。

那時是我親自把那馬丹。勒葛洪解放了，放回了籠子裏去的。

雞們和別五個禮拜，彼此都不認識了。舊有的三隻母雞和一隻雄雞都要啄她，就連在幾天前才添的兩隻母雞，自己還在受着舊雞們欺負的，也來欺負起她來。可憐這道理是重返故鄉的白母雞，却失掉了自由，只好擠進籠裏打橫着一隻醬油桶裏去躲着。

第二天午後，我偶然走到雞籠邊去時，那隻白母雞便沒看見了。以為是躲藏在上面那小屋裏的，沒有介意，我告訴安那時，她也說一定是在那小屋裏躲着的。本來只要走進雞籠去，把那小屋檢查一下便可水落石出的，但那隻雄雞是一

匹好鬥的軍雞，把籠子保守得就像一座難攻不破的堅城，只要你一進籠去，他便要猛烈地向你飛撲，啄你。因此就要去取雞蛋，都只好在夜間去偷營劫寨的。

到了第三天下午，那只母雞仍然沒有出現，我們以為怕是被啄死在屋裏了，安那把那雞雞誘出了籠來，走進籠去檢查時，那隻母雞是連影子也沒有的。

這雞的失蹤，是幾時和怎樣，自然便成了問題。我的意思是那雞才送回來的那十號的晚上，不知道飛上那小屋裏去，伏在地上被鼯鼠含去了。安那和兒女們都不以為然，他們說：鼯鼠是只吸血的，並不會把雞含去；縱使含去了，籠裏和附近也會略見些血跡。安那以她那女性的特別銳敏的第六感斷定是被人偷了去。她說，來過一次，定然還要來二次，雞可以偷，別的東西也可偷的。自從發現了雞的失蹤的十二號起，她是特別地操心，晚間要把園門上鎖，雞的小屋待雞息定後也要親自去關閉了。

二

今天是九月十四號。

早晨在五點半鐘的時候，把朝南的第一扇雨戶打開，飽和着蓮荷花香的朝氣帶着新鮮的涼味向人撲來。西南角上的一株拳曲着的古怪的梅樹，在那下面聚集着的翠葉白花的蓮荷，含着花苞正待開放的木芙蓉，一切其它的園中的物象都還含着睡意。

突然有一隻白雞映進了我的眼裏來，在那東南角上的鐵網籠裏，有開着金色的花的絲瓜籬罩着的地方。

（該不是失掉了的那隻雞回來了？）

這樣的話在腦神經中樞中剛好形成了的時候已經發出了聲來。

——博，你去看，雞籠裏有隻白雞啦，怕是那隻雞回來了。我向着在隔壁裏開着雨戶的二兒說。

——那不會的，在前原是有一匹的。阿博毫無躊躇地回答着，想來他是早已

看見了那隻白雞。

——舊的一匹帶黃色，毛不大順啦。我仍然主張着我的推察。

接着四女的淑子也從蚊帳裏鑽出來了，她跑到我的跟前來。

——那兒？白雞？她一面用兩個小手指着自己的眼睛，一面問。待她把雞看準了，她又說出阿博說過的同樣的話：不會的，白雞是有一匹的。

小兒女們對於我的懷疑誰都取着反對的意見，沒人想去看。我自己仍然繼續着在開放雨戶。

面孔上塗着些煤烟的安那，蓬着一個頭，赤着一雙腳，從後面西北角上的廚房裏繞到前庭來了。她一直向着雞籠走去，她自然是已經聽見了我們的說話的。她走到籠子外面，立着沉吟了一會。

——是的嗎？我站在廊椽上遠遠問着。

她似乎沒有回答，或者也怕回答的聲音太低，沒有達到我這半聾的耳鼓裏。

但她走轉來了，走到我們近旁時她含着驚異的說：真的是那隻母雞！

這驚異的浪子便擴大起來了，兒女們都爭先恐後地要去看雞。

雞自然是被人偷去又送轉來的，來路自然是雞欄上的那兩處切口了。但妻兒們在園子中檢查的結果，也沒找出什麼新的腳印來。

一家人圍坐在廚房裏的地板上吃早飯的時候，話題的中心也就是這雞的歸來。雞被偷去了又會送回，這自然是一個驚異；但竟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可驚異的事，尤其是等於一個奇蹟。這人是誰？他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奇蹟呢。……

——一定是那日木匠幹的，我說。那老板娘把雞借去了很久，大約是那日不願送還，所以等到那老板娘送過來了的一晚上又來偷了去。那雞籠不是他做的嗎？路徑，他是熟習的啦。大約是偷了回去，夫妻之間便起了風波，所以在昨天晚上又才偷着送回來了。

安那樣違反對我這個意見，她說：那日老板娘是講義理的人。

——是的啦，尤其是講義理的人，所以才送轉來。

——分明知道是我們的雞又來偷，他們絕對不會這樣做。

——且老板娘做不出，我想那木匠是能夠做出的。他現在不是很窮嗎？

安那始終替他們辯護，說他們目前雖然窮，從前也還富裕過。他們是樺太島的人，在東京大地震後的那一年才遷徙來的，以為可以攬一大批工作，找一筆大錢，但結果是打算盤打錯了。

吃過了早飯後，大的四個孩子都各自上學去了。安那一面收拾着碗盞，一面對我說：‘你去看看那雞，那好像不是我們的。勸寫洪種的雞冠是要大些的。’

但我把歲半的鴻兒抱着要走去的時候，她又丁寧着說：‘不要把上面的小屋門打開，不要放出別的雞來，我回頭要去找且老板娘來認那隻雞。’

她要去找且老板娘來 我是很贊成的，因為她可以請她來認認雞，我也可以在她的面孔上讀讀我的問題的答案。

我從園子中對角地通過，同時也留意着地面上的腳跡，的確是辨別不出新舊來。

小巧的母雞一樣人在籠子裏悠然地漁着食，羽毛和白鶴的一樣潔白而平順，冠子和雞冠花一樣地猩紅，耳下的一部分帶着一層粉白色，表示出勒葛洪種的特徵，只是頭頂上的一部分未免淺屑得一點，而且也不偏在一邊。這雞大約不是純種罷。但透究竟是不是原有的雞，我也無從斷定。因為舊有的雞我並沒有詳細地檢驗過，就是且老板娘抱來的一匹我也模模糊糊影影的了。

不一會安那也走到了籠邊來，她總說那雞不是原有雞的，無論怎樣是要求去找且老板娘來認識一下。她說：我是不放心的，氣味太惡。

我覺得她的不免又是一種奇異的心理。雞的被人送回，和送回這雞來的是什麼人，在她都不大成爲問題；她的心理的焦點是放在有人在夜間兩次進過我們的園子這一點上。她似乎以爲在那雞的背後還隱伏有什麼凶兆的一樣。她是感受着

一種漠然的恐怖，怕的更有人要在夜裏走來。

在雞籠前面把鴉兒遞給了她，我各自走上東側的簷廊，我的所謂書齋。

三

不知道是幾時出去了的安那，揹着鴉兒回來，從書齋東側的玻璃窗外走過。後面跟着那位矮小的日老板娘。老板娘看見了我，把她那矮小的身子鞠躬到只剩得兩尺高的光景。在那三角形的營養不良的枯索的面孔上堆出了一臉的蒼白色的笑容，那門牙和犬齒都缺了的光牙齦從唇間洩露着。我一看見了她這笑容，覺得我的猜疑是錯怪了，她這態度和往常是毫無二致的。假使雞真是她的丈夫偷了去，又由她送了轉來，她的笑容斷不會有那樣的天真，她的態度斷不會有那樣的平靜。問題又竄入迷宮了。

她們一直向雞籠方面走去，在那兒躊躇了好一會又才走了轉來，據說雞是原物，絲毫的差異也沒有。

她們從藤架下走過，到西手的南緣上去用茶去了。不一會鄰家的S夫人也從桂花樹下的籬棚切口踱了過來。這人似乎是有副腎疾患的，時常帶着一個烏黑的面孔，瘦削得也可驚人。

三種女人的聲音在南緣上談論了起來，所論的當然不外是雞的問題，但在我更聰的耳裏，辨別不出她們所說的是什麼。S夫人的聲音帶着鼻音，好像是包含有食物在口裏的一樣，這樣的聲音是尤其難於辨悉的，但出其不意的就從這聲音中聽出了幾次「朝鮮人」的三個字。

——啊，朝鮮人！我在心裏這樣叫着：好像在暗途中突然見到了光明的一樣。

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消滅了的東京，經營了十年，近來更加把範圍擴大，一躍而成爲日本人所誇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觀察者會極口的稱讚日本人的建設能力，會形容他們的東京是從火中再生出的鳳凰。但是使這

鳳凰再生了的火，却是在大地震當時被日本人大屠殺過一次的朝鮮人，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種反語。八九萬的朝鮮工人在日晒雨淋中把東京恢復了，否，把「大東京」產生了，但他們所得的報酬是什麼呢？是兩個字的嘉獎，便是——「失業」。

他們大多是三十上下的壯年，是朝鮮地方上的小農或者中等地主的兒子。他們的產業田園被人剝奪了，弄得無生路可走，才跑到東京。再從東京一失業下來，便只好成爲放浪奴隸，東流西落地隨着有工做的地方向四處的鄉下移動。像我住着的這個地方和擴大了的東京僅隔一衣帶水，雖是縣分不同的鄉下，事實上已成爲了東京的郊外。爲要作爲大東京的尾間，村近的市鎮是有無數的住家逐次新建着的。因此也就有不少的朝鮮人流到這兒來了。

朝鮮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些面土的粗工，從附近的土山運出土來去填平村鎮附近的田疇或沼澤，這是一舉兩得的工事；因爲低地填平了，土山也削平了，兩

者都成爲適於建築家屋的基址。土是用四輪的木板車搬運的，車台放在四個輪子上，台上放着四合板的木框。木框放在車台上便成爲車箱，一把車台放斜時，便帶着土壤一齊滑下。車路是面有輕便鐵軌的，大抵一架車是由兩個工人在後面推送。離我的住居後面不遠便是取土的土山，在有工專的時候，每逢晴天的清早在我們還未起床之前，便已聽着那運土車在軌道上滾動着的骨隆骨隆的聲音。那聲音要到天黑時才能止息。每天的工作時間平均當在十小時以上。我有時也每拖着孩子到那工專場去看他們做工。土山的表面掘去了一丈以上，在壁立的斷面下有一兩個人先把腳底搖虛，那上面的一丈以上的七層便仗着自己的重量崩潰下來。十幾架運土的空車骨隆骨隆地由鐵軌上盤回來，二三十個整車的工人一齊執着鐵剗把土壤剗上車去，把車盛滿了，又在車後把兩手兩足拉長一齊推送起去。就那樣一天推送到晚。用舊式的文字來形容時是說他們在做着牛馬，其實是連牛馬也不如的。

他們有他們的工頭，大抵是朝鮮人，在開着「飯場」，做工的便在那兒寄食。他們在東京做工時，一天本有七角錢的工錢；工頭要扣兩角，每天的食物要扣兩角，剩下的只有兩三角。還是有工作時的說話，假使沒工作時，食費要另出，出不起的可以向工頭借或賒欠，結果是大多數的工人都等於賣了身的奴隸。流到鄉下來，工錢和工作的機會更少，奴隸化的機會便更加了。

他們在「飯場」裏所用的飯食是大可憐的。每天只有兩三頓稀粥，裏面和着些菜頭和菜葉，那便是他們的常食。他們並不是食慾不進的病人，否，寧是年富力強而勞動劇烈的壯夫，他們每天吃吃稀粥，有時或連稀粥也不能進口，那是可以滿足的嗎？

——（是的，朝鮮人！）

當我聽到S夫人說着朝鮮人的聲音，在我心中便浮起了一個幻想來。一位才到村上来的朝鮮人在「飯場」裏受着伙伴們的慈悲，同時也是受着自己的食慾的

鞭撻，在十號的夜間出來偷雞，恰巧闖進了我們的園子來，便把那隻沒有飛上小屋的母雞偷去了。待他回到飯場，向伙伴們談到他所闖入了的地方時，伙伴中在村上住得久些的自然會知道是我們的園子。那伙伴會告訴他：兄弟，你所闖入的是中國人的園子啦，他是和我們一樣時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啦。就靠了有那樣的幾句話，那隻雞沒有頓時被殺，而並由那拿去的人在第四天夜裏又送轉來了。這沒有頓時送還而隔了兩三天的原故也是很容易說明的。大約是那幾天太疲倦了，在夜裏沒有犧牲睡眠的餘力，不則更是貪慾和護理作戰，戰了兩三天終竟是護理得了勝利。

那隻雞的去而復返，除此而外沒有可以解釋的第二種的可能。

四

在兩位女客談論了半個鐘頭的光景走了之後，安那抱着孩子走到我的面前來。我問她們是談論了些什麼事情，不出所料地是她說：S夫人疑是『朝鮮拐子』。

偷去的，村上的「朝鮮拐子」慣做這樣偷雞摸狗的事情。

同時她又向我告訴了一件朝鮮人吃人的風說，也是那S夫人在剛才告訴她的。

說是在東京市的邊陲上的M地方，有由鄉下帶着草葉進市做行商的女子賣到了一處朝鮮人的合宿處。那兒的「朝鮮拐子」把女子誘上去強迫着輪姦了，還把她殺了，烹調起來大開五葷。會有一位飯場老板，他們的工頭，走去，受着他們的教誨也一同用餐。食中那工頭往毛廁裏，才突然發現了那糞坑裏有一個女人的頭和手脚，才知道他所吃的是人肉。他便立即向警察告了密，事情也就穿破了。

這樣的風說，當然和東京大地震時朝鮮人殺人放火的風說一樣，是些無稽之談。但這兒也有構成這風說而且使人相信的充分理由，朝鮮人的田地房廡被人剝奪了，弄得來離鄉背井地在剝奪者的手下當奴隸，每天可有可無的兩三角錢的血

汗錢，要想拿來供家養口是不可能的。他們受教育的機會自然也是被剝奪了的，他們沒有所謂高等的教養，然而他們和剝奪者中的任何大學教授，任何德行高邁的教育家宗教家等等，是一樣的人，一樣的動物，一樣地有食慾和性慾的。這食慾和性慾的要求，這普及於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要求，便是構成那風說的主要原因。

釋迦牟尼也要吃東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兒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幾萬朝鮮人的奴隸，怕不只偷偷難，播播風說的種子便可以了事的。

（一九三三年九月廿六日）

浪花十日

浪花是日本千葉縣面着太平洋的一個村子，離我現在住着的市川，只有三個半鐘頭的火車的路程。去年暑假，在那村子所屬的一個海岸上的部落名叫岩和田的，住過十天。這兒摘錄下的便是那幾天的日記。

日本的中小學放暑假的日期不同，中學是在七月二十邊，小學是八月一日。大的三個孩子通在東京的中學唸書；一放暑假，他們的母親便把他們和頂小的一個兒子帶到海邊去了。她的意思自然是想要他們在海岸上多煅煉幾天，尤其爲着頂大的和兒自八月十一號有高等學校試驗班的暑中講習，不得不提前回來的原故。但還在小學唸書的四女淑子便不得不在家裏和我再住幾日。

我在七月三十一號把淑子送往海邊，八月十號同和兒一道回來，算在浪花前

後住了十天。

三十一日

午前十時左右，淑子抱着書包由學校回來了。昨天放學回來的時候她總說明天還有課，要到後天才放假，但她那小心的推斷却是錯了。既是今天放假，那今天應該把她送到海岸上去的。離開了母親的孩子，尤其女兒，總要忘掉些他們的明朗性，帶起淡淡的淒寂的調子來，有點怪可憐見。就早半天也好，早一個鐘頭也好，我定要趕着把她送到她母親那兒去。這樣一決了心，我便讓女兒守着家，一個人到外邊去作些出發的準備。

在下着微雨。穿着長統的橡皮靴到鄰近的森老人家裏向他告訴了動身的話，叫他當天下午便移到我家裏去住。又在一家飲食店裏爲淑子訂了一碗「親子丼」(Oyakodon)——有煮熟了的雞肉「親」和雞蛋「子」蓋在上面的「豐碗飯」，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

叫正午時送去充她的午餐。

在市川的背街上，麵包店買了一塊錢的鹽餅乾和其它雜色的糖點，叫裝在冰鐵罐裏送到我家裏去。接着又轉上正街。在市川車站前面的一家眼鏡舖裏，替兒配眼鏡，他的近視眼鏡有一邊的鏡片落下海裏去了，是前天寄回來叫配的。直徑約有一寸半的大而圓的鏡片要切成小小的橢圓形，覺得很可惜。

利用着眼鏡切製的時間，我跑到一家理髮店去剪了髮，又到小學校前的平和堂去替淑子買了四切的畫紙八張，六切的畫紙三十二張，Olcan十二色的一匣，四年生夏季練習簿二冊——是她要拿到海岸上去用功的。

回到眼鏡舖時，眼鏡已經配好，店裏的掛鐘已經十二點過了。

肚子本來不怎麼餓，只是覺得早遲總有在那兒吃頓中飯的義務，便順便折進了街頭的一家鰻魚食堂裏去。食堂裏一個人也沒有，只有放送着時報的「雷曲」在那裏喧響。報道的像是關於滿洲的事情，在我這重聽的耳裏，只聽見有些「支

那」和「滿洲」的字樣。我檢着在一隻角落裏坐下了。一個下女端了一杯茶，走來打着招呼。我先叫她把那「雷曲」切了，回頭又叫了一碗鰻魚飯和一杯鰻魚湯。下女說鰻魚湯要多費些時刻，我便索性叫她替我煮兩合日本酒來，想多少來燒一下和那陰雨一樣浸潤着我這身內外的蒼涼的感覺。

下女把酒煮來了，配了一小碟下酒的鹽豌豆，她替我斟了一杯，便毫不客氣地坐在我對面的椅上，用不着一口便可以乾的小酒杯只要一乾她便替你斟上，弄得我有點怪煩膩起來。我請她不要管我，讓我自斟自飲，她看了我一眼也就立起身走了。眼睛的意思是說：「你公然看不起我。」

把茶杯來代替酒杯，噓了幾杯之後，飯也送來了。帶着有幾分煩躁性的無聊更受了酒的鼓舞，把飯胡亂吃着，又叫了兩合酒來，一面吃飯一面噓。

那位下女似乎有意思向我報仇，她沒得到我的同意，又把「雷曲」打開了。

「……滿洲……支那……懲虜……不逞……非常時……帝國……」

一批轟轟烈烈的散彈向我的破了的鼓膜打來，顯然是一位軍人的講演。

飯只吃得一半，第二壺酒也只嗑得一半，我實在沒有本領再吃嗑下去了。並不是我這已經年逾不惑的人越感着了青年時代的愛國的義憤，我實在恨我透耳朵的半聾，聽又聽不清晰，只是一些斷殘的電碼打進我的腦筋，使我透夠煩亂的腦筋愈見化成爲了一些雜亂的觀念的漩渦。

叫會眼。結果是吃了一塊六毛錢，心裏不免叫了一聲冤枉。進麵館裏吃兩碗餛飩，不也可以一樣的充飢嗎？無聊，無聊，萬分的無聊。

在三分醉意七分懊惱的情懷中出了食堂，到了一家肉店去買了三斤豬油，又想到黃油也是海岸上寫信來要買的，折回下麵包店去買了兩包。問得剛才的餅乾還沒送去，便把豬油包子一並交給了店主，託他一並送。因爲我又想到正街上還有一樣東西好買，是海岸上寫信來要的照面鏡。跑到正街上的一家店裏去買了一面，費了七毛錢。

我的記憶力怎減裂到了這樣呢？簡直像一匹阿美巴，向東放出一隻假足出去，縮回來了，又向西放出一隻。

回家時已是午後二時，屋後的無花果樹熟了兩顆，如拳頭大，摘來與淑子分食之，味甚美。把家中收拾了一回，留守的森老人也來了，但是託店送來的東西却還沒有送來。乘自轉車送來，是費不上五分鐘的。……等罷，等得焦躁起來了，又在焦躁中儘等。等到了四點鐘都還不見送來，只得又把長統靴拖着跑出去催。原來是那店主人忘了。

五時頃在市川驛搭電車，不上十分鐘便到船橋。在船橋改乘火車，五點半鐘出發，六時至千葉。換車等了半個鐘頭，六時二十九分又由千葉出發。九時半抵御宿。

在淡淡的電燈光中的御宿車站外的空場上，一個人也沒有。託車站上的人向汽車行打電話，隔了一會來了一部可以坐三十個人的公共汽車。我自己心裏驚愕

着，不知道這樣大一部車送我父女兩人到浪花村的岩和田去究竟要多少錢，原來車子雖大，却只要六毛，自然使我放了心。不上十分鐘我們便被送到目的地點了。

兒子們都已經就寢，只有他們的母親起牀來迎接了我們。因為警車，一上車便把眼睛閉着的澈子，這時候見了她的母親，就像開了栓的電燈。

我頂關心的一個兒子。在家時，我是時常抱他，看守他的。我揣想他到這海岸上，十天沒有我，一定不慣。我問他的母親：

「我不在，鴻兒沒有什麼不慣嗎？」

我所期待的答語是：是的，他不慣，他想到你便囉唆。然而，却不然。

「他沒。我們問他『爸爸呢？』他說『逃走了。』」

八月一日

五時頃起牀。在市川時日日苦雨，至此始見晨曦。

屋小，南向，屋前如山如屏立，樹甚蒼鬱。左側有連峯聳立，在最高峯之將近山腹處有神社一座，據云是大宮神社。高峯和東側的窗口正對着，由窗口所界畫出的一幅山景，如嵌在畫框中一幅油畫。峯頭的天字宛如伸手可攀，有白雲點散，瞬復融成一片。

到處都有的是蒼蠅，是貓，是蚊子。蚊子白晝噬人。

屋前有一片空庭，周遭有無花果樹，碧實在枝頭累累，但僅大如鴿卵。無花果該是早熟的時候，閉因今年多雨，故未成熟。

安那一早便到海岸去買了一籃生魚回來，同時又買了些螺螺和鮑魚。

以螺螺作「壹燒」。所謂「壹燒」者即將活的螺螺，連壳在火上炮烙之。螺螺遇熱，即湧出多量水液於其介口停積，如壺之盛漿然。待其水液將乾則螺螺已死，其肉即易取出，拌醬油而食之，脆爽可口，唯其所附着之外套膜則須除淨，如不除淨，其味頗苦。

早飯吃鮮魚味噌湯，生鮑魚片，蝶螺壺燒，大有原始的風味。

早飯後負鴻兒出。步至前山下。山下有一曲池塘，有小魚在水面喋喋，長可二寸許。池邊有大樹一株，依山而立，罩臨池上，葉色濃碧，堆砌如雲。初不知爲何樹，就視始知是銀杏。

佛兒與淑子跑來，先跑上大宮神社去了。我也折向那兒。有鶯在樹叢深處啼。佛兒說：「是『鶯鶯』(Yuu Yuu)啦，在叫。」他跟着便Ho-ho-gokio的學了一聲。鶯聲便中止了。兒輩走後，山境復歸沈寂，鶯復緩緩作聲。初僅Ho-ho地路作嘗試，試囀二三遍後始見調勻。

立神社前向西南展望，左側的海灣和海岸，右側的御宿街市，遠遠顯示着，日光頗類秋陽，無盛暑意，空氣中有乳糜暈。

下山由屋前通過，左轉折下海岸。浴客甚寥寥。

遵海而行，東手有巖的石山直達至岸。穴山爲隧道者二，一稍淺，一深十

餘丈。深者甚陰濕，頂上有泉水滴下。通過隧後有一面狹窄的沙岸，漁人們在岸上勤於補網。路徑漸與海岸離別，爬上陡比的小山頂上蜿蜒去了。但離開正道，在對面臨海的山脚處又現着有一個洞口。我便橫過沙岸，向那洞口走去。洞道曲折，前方不可透見。步入後，鴻兒生畏。一面寬慰之，強負之而行。洞中幽暗，幾不辨道路，稍一轉折，始透見前光。海聲轟隆如雷鳴。原來這是魚業公司的養畜池。所謂養畜者，乃購買漁人所撈獲，暫時寄養着，湊足，始運至東京等地推銷者也。山石因是巖岩，容易貫穿，洞中臨海一面鑿成無數窟形，復有甬道相聯，儼如畫廊。海水湧至，因洞穴之共鳴與反響，其聲音增大至數倍。海浪聲中亦雜有人聲，宏大如留聲片中之黑頭。蓋洞中有辦公室，公司執事人之對話也。洞口前有堤防一道，海水掩蔽其上可寸許，意當退潮時水必陸落。堤防之內為一深池，蓋即所謂養畜池。沿堤防而行，又可至對岸山脚。欲行，方踏出數步，鴻兒即大呼，只得折返。

鴻兒說：「海，可怕。」

這的確是一個實感，連我自己也都覺得可怕。凡是過於偉大了的東西，總是令人生畏的。希臘的海神 Poseidon 並沒帶着美人的面孔。

午飯後驟雨片時，譯生命之科學四頁。

晚餐用得特別早，安那叫兒們準備作木竿釣。大的兩個兒子各有一套釣竿，長可七八尺，是兩截木棍連成的，下截粗，上截細。但與其說是釣魚竿，甯可說是打狗棍。我初不知道是作甚麼用。到了海岸，看見他們各把一大捲釣綯解開來盤旋在沙岸上。釣綯極長，綯端着鈎處繫一重實的鉛環，這尤其使我有甚莫明其妙。但疑團立刻便冰釋了。他們把那鉛環來套在那木竿上，鉛環的孔能夠自由地通過上截的細棍，但不能夠通過下截的粗棍。他們舉起棍，由離海岸四五丈遠處跑向海邊去，將竿上的鉛環乘勢拋向海中，鉛環便如鉛彈一樣飛去，將釣綯曳出

可至十餘丈遠。隨手便將竿拋去，理岸上釣緒。

看着這樣的情形，我自己也不免破顏一笑，覺得這種釣法，很是別致。據安那說，兒子們前天在岸上看見有人作這樣的釣法，釣得一兩尺長的大魚。他們是昨晚才去把釣具買了來的。我的更進一步的快樂，不用說便是要看着他們釣上一兩尺長的大魚來了。

和兒的釣繩挽上了一次，但只挽上得那個鉛環和空的釣鉤。在他換上釣餌，準備作第二次投釣的時候，有一位老人領了兩位十歲上下的女孩子到海岸上來。她們也為好奇，立在旁近觀看。和一準備停當，又照樣作勢投去的時候，鉛環飛不得力，只飄飄地落進了灘岸五六丈遠的海中。原來岸上的釣繩破了一位女孩子踏着，一投便把釣繩振斷了。一場高興和落進了海中的鉛環一樣，成了一個空。帶領着女孩子的老人告了罪，掃興地去了。博兒的釣繩也沒有收獲，便把來收拾了起來。

兒輩都在砂岸上跳躍，鑿穴，作種種的遊戲。小小的鴉兒也跟着在沙中遊戲。他的母親說：「這孩子只要有砂玩，他是整天都不倦的，連脚也不曉得痛。」坐在沙岸，受着當面的海風，在涼意之中挾着溫暖的感覺。海水和岸沙畫間所散收了的太陽的熱，在這時候正在發散。那發散着的潛熱和海風的涼度調和了，剛才到了適人的程度。

岸上的遠村和近村都上了燈火。西手的燈火稠密處，有四盞燈一直線地由上而下列在一座山上。

「那四盞燈在登山啦，」我莫明其意地說着。

「那是神社，」安那說，「你看這邊也有一串。」

回頭看到岩和田的一座小山上果真也有一串，但只三盞。

西手的那燈火稠密處在放花炮，岩和田也遙遙相應。

隨海的山影漸漸轉濃，終竟和星影全無的暗空融成了一片，登山的電燈們成

爲了登上天的星宿。

二日

天氣快晴。

晨五時安那便督促着兒們起床，叫他們開始用功，說在午後同到波都奇去。我也起了床又開始翻譯。

午飯用後往波都奇。博兒背着鴻，他們兄弟五人先走着，安那和我在後面跟隨。

走到海岸，穿過了東羊的兩條隧道之後，又翻過了一壁山，山雖不高而徑頗陡峭。山下現出了一片海灣來，有幾個兒童在海中沐浴。走下海邊時，兒們却不任。

安那說：「是到大波都奇去了。這兒是小波都奇，再往前面一個灣是大波都奇。那兒更要清靜些。」

沙岸上仍然晒着網，一位漁夫在坐着補網。又有一位十六七歲的童子，用橡膠線套在一些竹片上做成了一枝弩槍，像埃及人的跪法一樣，跪在岩脚下用砂粒來打一匹伏在岩壁上的螞蟥。我佇立着看他，但應準尚未定，螞蟥飛了。飛不遠，又伏着時，童子又應準。打了一發，却沒打中。我笑了，他也回過頭來，向着我發了一笑。牙齒分外的白。

又翻過了一壁小山，這次的路，愈見傾斜，愈見狹隘了。烈日在頭上燃燒，汗水不斷地滲出。

「走這樣多的路來洗海水，未免太吃苦啦。」

「去年是每天都來的，我還揹着鴻兒。」

「何苦呢？」

「這邊的海水清潔的多，又有岩陰，可以讓鴻兒睡午覺。」

「隔得幾天來一次倒還有意思。」

「凡是天晴是每天都來的。」

我覺得她的母性愛未免太濃厚了，一天的吃食藥洗已夠劬勞，還要爲着海水
的清凈和地方的幽靜，在烈日光中揹着兒子跑這種陡峭的山路。

由山谷步下海邊，海灣的面比小波都奇更狹，但的確更加幽邃。遠遠看見兒
女們都在右手的岩礁上坐着。

「哦，的確有翻過兩壁山來的價值！」我讚嘆了一句，又大聲地向着兒們叫
了一聲。小小的鴻兒在岩礁上站立起來，也在叫着，表示歡迎。

我們也走到岩礁上坐下了。

安那一面拂着自己額下的汗珠，一面說：「這兒簡直是自己的世界！」

兩側的岩手向海中伸去，把海灣抱着。中段陡削的砂岸上堆着些篋籃和破舊
的衣服，有兩三個小兒在那兒坐着。

兒們都下海去了。我也想下海去，但我沒備浴衣，穿着濕褲回去是不舒服

的。安那勸我率性脫了下去。我照着她的說法，在沙岸上把短褲脫了，就和才生下地來的一樣，一絲不掛地跳進了海中。

岸邊因有岩壁環抱，砂岸堆砌得陡峭，碧綠的灣水便形容得很深。但跳下海去却也平常。

在海中晃不一會。有一隻漁船向着灣子回來了。船上都是赤裸的海女。原來岸上的籠籃和破衣服都是海女們留下的，我起初疑心是乞丐的幾位小兒也是等着他們的母親的漁家的兒女。

我趕快跑上海岸把短褲穿上了。

海女們在船上大笑了起來，笑的聲音和海浪一樣清脆，牙齒和浪頭一樣的雪白。

船要抵岸時，大多數的海女都各人抱了一個鼓形的小木桶跳下了海，免上岸來，只讓一二人留在船上掌槳。

她們拖上了岸，把船也幫着拖上了岸來時。我走向船去，想看她們所捕獲的是什麼。

她們一見着我走攏去，又爽脆地轟笑了起來。

「你怕我們女娘子，你把來嚇着了，哈哈……」

「你怕什麼啦，連我們都不怕啦。啊哈哈哈哈哈……」

「噫那，你真白淨啦！」

「白得又嫩啦。」

「有點像鰻魚啦。」

「像海參咯，啊哈哈哈哈哈……」

笑得我真有點害臊了。

她們所抱的鼓形小桶原來是浮標，是中空的。下邊繫着一個網袋。網袋裏面都裝得有蜆螺和鮑魚。

那些海女多是三四十歲的人，年輕的只有二十來往的。頭上勒着印藍花的白布帕，項上掛着一副潛水眼鏡，下身套着極緊紫的紅色短褲。除掉這點短褲之外完全是裸體。皮膚是平滑的赤銅色，全身分外呈着流線形而富於彈性，大有肌肉獸般的英威。

一羣雌的腥臊獸正笑個不止的時候，獨有一位最年青的，她却沒有笑。她聽見別人說「白得又嫩啦」，把她那黧黑的眼睛舉起來看了我一眼，接着又埋下去了。眼睛黑得比海水還要深。

安那已經帶着鴻兒到左手的岩陰下去了，兒女們都聚集在那兒附近，我把海女們的笑聲留在背後，向那邊跑去。

「那些海女們大笑了我一場。」

「爲什麼呢？」

「爲我看見了她 回來趕上岸穿上了褲子。」

安那也笑了。她又說：「這兒的海女們，ROM是很強的。一兩個男子遇着了他們的一羣，只好逃走。中年的海女假使成了寡婦，沒法滿足時，聽說在夜深都得到海裏來沒。」

「她們提的鮑魚和蝶螺是可以買的嗎？」

「那是不能明買的，除非是私下偷賣。海產的權利是官廳所有，公司把那權利購買了。凡所採獲的蝦，鮑魚和蝶螺之類通要送到公司，由公司給與規定的採獲工錢。譬如給了五毛錢的工錢，給了五毛錢的權利金的本錢，只花了一塊錢的鮑魚，我們向公司去買，便須得費四五塊錢。」

「她們抱的那個桶子，潛下海時是繫在身上作救生帶用的嗎？」

「不是那樣的。那桶下有網袋，是裝鮑魚和蝶螺的，鮑魚在海底，很深，通常大抵是男子取。海女只在二三尋深處捉那晃着的蝶螺。她們潛下去，停一下又晃上來，抱着桶子休息。一個大漢要取一個鮑魚，有時要潛三兩次的。」

「一次可纏得多久。」

「至多怕只得五分鐘罷。」

聽見了這席話，頓時感覺着那些嬉笑着的 seawomen 的天真，只是在苦海裏浮沉着的愚昧。人是的確爲一部分墮斷的人所墮胎化了。

鹽船獸們上了岸，在岸上燒了柴火來取暖；隔不一陣又紛紛上船，划到灣外去了。

我們也從左側的岩礁折回右側的來。這右側的岩礁是坦平的，呈着五層的階段。在第三層上有一個一畝見方的方池，只有幾寸深，中間安置了一個大的天然石。我覺得這是人爲的。安那以爲是天成的。但天成的那有那樣的規整呢？那或者是原始時代的漁民所崇拜的生殖神罷？

在天然石坐着，想到這兩天來似乎把這浪花村附近的好處已經領略乾淨，打算明天便回市川去。

「我打算明天回市川去。」我對安那說。

「你何不多休養幾天呢？」安那勸着說，「到十號同和兒一道回去吧。」

「這兒的好處都看完了，但多住下去，刑士會來麻煩你們。」

「等來了之後再說吧。」

博在右側岩巖處畫水彩畫。畫好了走轉來時，不注意地在石礮上的青苔上滑了一跤。仰倒在岩石上，後頭很受了跌打，一時竟立不起身來。畫匣子也跌破了。趕快下去把他扶了起來，一場高興掃去了一半。我担心博是起了輕微的腦震盪，把一張手帕蘸濕，頂在他的頭上。

安那把兒女們都招呼了攏來，準備回去。他攆着鴻兒，和佛京淑子先走了。我與和兒扶着博，讓他慢慢地走着。

太陽還是灼灼的，隔着鮑花帽晒得頭痛。

晴。

五時頃起床，在庭內劈柴。長段的柴橫在地面上，用長柄斧頭當廳縱劈之。雖然用盡了力氣，但十斧有九斧是打在地面上，不要說連斤成風要斲鼻上的泥，竟連劈這樣大的柴頭，我都趕不上我的老婆。

午飯前負鴻兒到海濱，在淺堤上步了一回。有兩個男子攜着小叉往海裏去叉魚。腰上各有一條長繩繫着一個小竹筒在末梢，在背後的水面上浮着。我問堤上的一位漁夫那小竹筒是什麼用意。據說那是用來穿魚。

回寓後看見有兩個穿黑羽紗洋服的人在垣外探頭探腦地窺伺，一肥黑而多鬚，一蒼白而尖削，一眼便知其為刑士。心中頗不快。

少頃，肥黑者走進來求見，果然是地方上的刑士，口稱他們是來「保護名士」的。

我告訴了他，說在比只短住三五天，便回市川，不必大驚小怪地惹得隣近的

人都不安甯。

刑士先生也還客氣，坐不五分鐘，也就走了。

譯得生命之科學十二葉。

五日

午前譯生命之科學十葉。

午後全家又赴小波都奇。今日浪頭甚高，海水不能入浴。我一個人往大波都奇，想證實我那個生殖神崇拜的觀念。在右手的巨石上坐着，又遇着那一批海女。海水回來了，真像一羣海豹。但我沒有再去惹她們的勇氣了。

岩礁約略形成五段，如王庭，半是天成，半由人力，處處有鑽鑿痕可見。中段坦平，正中的一個正方形的窪陷亦由人力而成，其中立一巨石。這無論怎麼是人爲的一種東西，要說是繫船用的，但那附近都是岩石，不好泊船。船如泊上，被浪頭衝打，會在石上碰破的。我始終相信這一定是原始時代的生殖器神。

在巨石上立起來，望見了左手的那股岩石上的一個窪岩框，昨天在那下面捕過蟹的，和巨石正遙遙相對。頓然悟到了一定是一雄一雌。

六日

昨夜做一奇夢，夢見在南昌的東湖邊上受死刑，執槍行刑者爲我的一位朋友。

醒來，頭真如着鉛彈。蓋以洋裝書做枕頭而睡，故生此幻覺。

午前徐耀辰來信，說豈明先生欲一見，閒幾時可回市川。以十號前後回去的消息答覆了他。豈明先生的生活覺得很可羨慕。豈明先生是黃帝子孫，我也是黃帝子孫。豈明夫人是天孫人種，我的夫人也是天孫人種，而豈明先生的交遊是騷人墨客，我的朋友卻是肩士憲兵。豈明此時小寓江戶，江戶文士禮遇甚殷，報上時有燕會招待之記事。

意趣很鬱塞，十時頃負鴻兒出交信，淑子相隨。在街頭遇着前千來西的那位

刑士，他說了一聲「今天天氣好。」

淑子要採集海藻標本，同到海岸上去幫她採集。

因為睡眠未足，頭腦異常的沉悶。我讓淑子在岸頭看着鴻兒，跑下海裏去淺了一下，今日浪頭仍未平。大約是不曾見過海。古人所造出來的謠言，愛說「無風不起浪」，其實在海裏是慣愛無風起浪的。忽然間在昏聩的腦中浮出了兩句詩樣的文字：

「舉世浮沉渾似海，

了無風處浪頭高。」

七日

午飯時分從海上回來，淑子遠遠跑來迎接着我說是有客。是三位中國學生。一個L君我認識的，其他的兩位却是初見。

L君說他們一早到了市川，那位森老人把地址告訴了他們。他們是在御宿前

一站的浪花下了火車，又坐汽車跑來的。我覺得他們這一錯也錯得高妙，沒從腳宿下車，正好免掉了或許會有的麻煩。

他們的來意是要出一種文學雜誌，託我在上海替他們介紹出版處。我答應了他們，叫他們把條件等等商議好，我在十號回市川，到那時便替他們辦理。

今早安那煮了一隻雞，預備午飯吃的，恰好供了客菜。

八

今晨起來，安那說「今日大潮。」——所謂「大潮」乃大退潮也。早飯後把淑子和鴻兒帶着到海岸上去。海水真是退得很遠，顯出了很多淺淺的岩礁來。有許多大人和孩子在那淺水處檢拾一些來不及退却的鱗介。但我們來遲了，只見一些水藻裏有些小小的沙魚（日本叫着ササギ）。淑子也熱心地用兩手來撈起沙魚。撈了一陣，有一位旅客把自己的舊巾中包着一匹小章魚來給了她，沒說一句話便走了。仔細看去，很像是中國人，或者怕是台灣的黃帝子孫罷！

一匹小小的章魚添上了無限的情誼。

淑子得到了章魚，她便想連忙拿回去誇示。她對我說：「回去不要說是人家給的。」

她這點無邪氣的要求，我費了小小的躊躇，但也應允了。

拿回家去，她說是她自己捉的。她的三個哥聽了都歡天喜地，連她的母親也在面孔上呈出了一段的光彩。

但在我自己的心中却免不了生着苛責，我覺得是誤了女兒，欺了妻子，辜負了那位送魚的人。不該，真是不該。

九日

午前安那攜着兒女出海岸，我一人留在寓裏譯書。她說，打算到近村的大東去，若好地址預備明年好來，明年是再到岩和田來了。但她們出去僅僅兩個鐘頭的光景便轉來了。大東太遠，沒有去成。今天仍然是「大潮」，他們也檢了些

魚介回來。有一匹章魚比昨天的還大。

午飯後大的三個兒子出去畫畫去了。乘着鸚兒在午睡，我把淑子攆着去看「日墨西交通紀念碑」。這碑立在薩海的一座山頭，是這座小村上唯一的史蹟。

據說一六〇九年（三二五年前），當時還是西班牙領的菲律賓總督 Don Ladrone D. V. 乘船到墨西哥去，在海上遇了暴風，飄流到這岩和田來破了打救，碑便是紀念的這件事情。我來的時候便想去憑吊，但因為數日來的注意都集中在海水，沒有功夫去爬山。但已經決定明天離開這兒了，明年乃至永遠怕沒有再來這兒的機會了，今天是非去不可的。

碑是白色大理石所嵌成的方尖錐形，約有四五丈高。有銅牌用日本文與西班牙文刊載着建碑的緣故，是五六年前由日墨西三國所合建的。

碑的地位頗佔形勢，岩和田御宿一帶的山海都在一望之中。爽適的涼風不斷地吹來，在碑下不禁起了流連的情趣。

和博二子遠遠在更高一層的山邊上寫生。佛似乎是看見了我們，從那兒跑了來；他和淑子兩個便促着去登那高一層的山，我在碑下低回了好一會，才又跟着他們走去。

步到和博所在處時，他們是在番薯地中對着紀念碑一帶畫水彩。和說已經畫完，他把畫夾藏起了。其實他是怕我看他的畫。

佛兒說：「我們到雀島去！」

淑子立地贊成了。

據說，雀島還在大波都奇前面的一個灣子裏面，是一座像石筍一樣的島子，頭上有些草木，有很多的瓦雀在那兒結巢。就沿着那山路可以走下去的。

他們都很踴躍，我也就跟着他們。

在山路上走着，俯瞰着小波都奇，大波都奇都從眼底呈出而又走過，果然在大波都奇前的一個灣子裏現出了那座石筍形的雀島來。要說是島，其實最好是說

爲石筍。那鳥依傍着溥右的岩股，顯然是從那岩股切離出來的東西。岩和田附近的岩石大都是柔脆的紫岩，切離是很不費事的。或者怕又和大波都奇的那個方池中的巨石一樣，同是一種古代宗教的偶像罷？我又起了一番好奇的心，想跑到那鳥下面去觀察。

佛兒說他識路，便讓他在前面做嚮導，揀着向那雀鳥所在的兩山之間的谷道裏走去，下了峽谷起初還有一些田疇。在田埂上彎轉地走，把田一走盡，便是一望的荒草，有些地方將近有一人深的光景。路後是連痕跡也沒有的。我冒險把木屐去踐踏，僅踏得兩三丈遠，手足便有好幾處受了傷。

淑子說：「怕有蛇呢！」

天又不湊巧地突然嚴重得陰晦下來，看看便有猛烈的暴風雨襲來模樣，沒有勇氣再往前走了，只好趕快跑着回頭路。

在山道上拚命的跑，跑得前氣不接後氣地拍有三分鐘的光景，黑得逐漸嚴

重，看看便墮崩潰下來的天幸得還未崩潰之前我們趕到了寓處。

但不一會起了猛烈的旋風，好像鼓盡了全宇宙的力量一樣傾倒了一批驟雨之後，天又倏然清明了。

東平的眉目

是三四月間罷，在東京麻布區的W的寓所樓上，W向我介紹了一位青年。他說：

「這是中國新進作家丘東平，在茅盾魯迅之上。」

魁梧奇偉的W是在舊十九路軍裏充當過團長的，聽說一二八之變最先開火的便是他那團人。W在軍事上或許是傑出的人材罷，他的率直爽快也很令人可愛，他竟公然向我介紹起作家來，並呈出那樣的絕讚；他在我心裏喚起的感覺是就和他的身體之魁梧一樣，連誇張也很魁梧。

東平的體魄和W成正反對，身子過分地對於空間表示了佔領慾的淡薄，臉色在南國人所同有的沖淡了的可可茶之外，漾着些丹檫酸的憂鬱味。假使沒有那付

顫動着的濃的眉毛，和孩子般的憧憬在青年的情熱中燃燒着的眼睛，我會疑他是三十以上的人的。

——「我有好些小說，你暇如有工夫，我要請你替我看看，」這是他對我所說的第一聲，意外的是說話的聲音和口舌的調節，頗帶幾分女性的風度。

我自然是不好拒絕的。當時W便拿了一本文學季刊給我，他繙出一符題名德肋撒，下署東平二字的叫我看。

——「你看啦，這便是他的近作，很不錯。」

德肋撒是一段小小的故事，是寫一位在產科醫院裏當看護的德肋撒，起初是一位心腸硬的獨身女子，對於產娘們的痛苦每每要吐出近於殘忍的叱責。但後來她自己結了婚，有了孕，難產，不得不進病院去受手術。在呻吟着的時候，往年對於別人的近於殘忍的叱責，自然地浮上心來。

就是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故事。他在用對比法來寫一個人的性格的轉換和心理

的轉換，筆調有些散文詩的風味，取着寓言般的格式，像是在象徵什麼。全體像是一篇繙譯。我覺得作者是注重技巧的人，他是有點 *cocky* 的，嗜好好的，是一位 *romantic*。大約也因爲經驗還不充足的原故罷，以我學過醫而且自己收生過四五個兒女的人看來，他所描寫的產婦情形，便不甚逼真。

僅僅是這樣一篇德助撤時，覺得還只像春前的一隻燕子，W 的一二八式的大砲似乎車得有點過火。

這是東平和東平的作品所給與我的第一印象。

八月快到尾上了。東平從房州的北條海岸突然寄了一篇小說來，是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沈鬱的梅冷城，要我給他以詳細的批評。

我那時很忙，忙的倒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正經事，只是忙的一家七口的麵包問題，趕着非把一本書譯完了去預支點版稅，下月便有絕糧的危險。然而我是把

沈鬱的梅冷城過細讀了一遍的，我暗暗地感著一般驚異，我沒想出鐵肋撒寬長成得這麼快。他的技巧幾乎到了純熟的地步，幻想和真實的交織，雖然煞費了苦心，但不怎樣顯露苦心的痕跡。他於化整為零，於暗示，於節省，種種手法之盡量的採用，大有日本的新感覺派的傾向，而於意識明確之點則超過之。我在他的作品中發現了一個新的世代的先影，我覺得中國的作家中似乎還不會有過這樣的人——自然我在近幾年來，對於中國的文壇是很疎遠的，或許這種傾向是普通的，或至少是佔有領導地位的，我可不能斷定。

但我終因為忙，他所要求的詳細的批評我沒有工夫提出，我只給了他一個簡單的明信片，說他的作品「別致」。這個簡單的批評大約使他感覺着了失望罷。他大約以為我是蔑視了他，或者無誠意地沒有悉細讀他的作品罷。就和自己的女兒被人輕視了而母親生氣的一樣，他回信來便叫我他的作品（從報紙上剪下的）寄還他，並說假如我只是說那樣簡單的話，他以後不好再拿作品給我看了。

那是九月到了初頭，到海岸去的人應該絡繹回東京的時候了，寄還作品的事我拖延了下來，意在等他回東京之後寄還。但不期他的等待竟異常的切迫（後來才知道要趕着寄回上海出版），見我沒有立即寄還，竟寄來了一張生了氣的明信片：

——「焚香三拜請，請你老先生把我的小說寄還罷。」

就是這樣的簡單的兩句，我一讀了，想起了他那兩條濃厚的眉毛。

十月又到了尾上了。

有一天中午時分，東平突然和魏猛克一道，到了我寓裏來。我那時剛好寫了一篇小文叫着七請是答復一些朋友的對於我們的詰難。瀧文三號上把我寫給宇宙之歌的作者陳子鴻的兩封信發表了，出乎意外地竟引了同一集體內的類似攻擊的反應。七請便是那反應的反應。

我的眉毛雖然沒東平的那樣粗，但稀疏地也有幾根。對於詰難的文字之答覆，自然也不免要把幾根稀疏的眉毛略略顫動一下的。

他們是吃了中飯來的，我讓他們看着七請，各自去吃中飯去了。

七請本只是三千字來往的文章，在我把一頓中飯吃完了再回到他們的面前來時，不用說是已經被他們看完了的。文中有幾處略略過火的地方，東平都勸我改削了。

我到這時才明白地認識得，東平不僅有一付滾厚的眉毛，更還有一雙慈祥而有情熱的眼睛。

在第三天上，東平踐了他對於我的口約，把他的小說集「沈鬱的梅冷城」郵送來了。

一共是三篇故事——

沈鬱的梅冷城

麻六甲和神甫

十枚手槍的故事

我仍然是在麵包壓迫之下，但東平這個集子却使我想起了一位舊時代的猶太人的話：人的生活不是專靠著麵包。

晚上，麵包先生把我的頭腦蹂躪得來就像炎天下的柏油路，快要發火的時侯，我把他的菓子繙來在電光下展開，奇怪，他的小說竟有了撒水車的功效。

因此我便生出了一個貪心，想看他所已經發表過的一切作品。並同時想知道一些他的學習創作的路徑。

我這個貪心得到了充分的滿足。

他給了我一封二千多字的長信敘述他的學習創作的過程（這封信我要替他保存着，等到將來可以發表時替他發表），原來他受影響最深的是高爾基和巴比

塞。此外如王爾德，波多來爾，尼采，莫泊三，托爾斯太等人都給與了他不少的影響。我現在把對於他自己的「預期」摘錄下來罷：

「我的作品中應包含着尼采的強者，馬克思的辯證，託爾斯太和達經的宗教，高爾基的正確沉着的描寫，波多來爾的曖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確又英勇的格調。」

單這一句話可見東平的抱負之不凡，而他的詩人的氣質是異常濃厚的。

他已經發表過的作品，大抵都已經給我看了一遍，如「通訊員」，「兔子的故事」，如「賭徒」，如「羅平將軍的故事」，如「福羅斯基」等，都可以看出有一貫的基調，向着他自己所懸的「預期」在進行，然而距離，不用說是還相當的遠。那些矚視儼然是互相矛盾的一批要素，要辯證地有機地綜合起來，非有多方面的努力是難以成功的。

有這樣一個偉大的目標，要想達到這個目標的努力所誤與於東平者的苦悶當

然不小。他自己說：

——「我是一把劍，一有殘缺便應該拋棄，我是一塊玉，一有瑕疵應該自毀。因此我時時陷在絕望中……我幾乎刻刻在準備着自殺。」

這是醉心於 *the nothing* 者所共通的苦痛，我自己覺得很能夠了解。

真的，東平啊，我真希望你成爲一無殘缺的長劍，而且飾着無瑕疵的玉。假使辦不到這步田地而你便筋疲力盡了時，我率性希望你——「自殺」。

但這「自死」，不用說，是也要採取強者的態度。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癰

十天前在胸部右側生了一個小癰子，沒有十分介意。誰期它一天一天地長大，在五天前竟大到了我自己的一掌都不能含蓋的地步了。隨便買了點伊邪曲爾軟膏來塗布了半天，痛既相當，更有些作寒作冷。沒有辦法，只好在第二天清早破點背，跑到近處的外科醫生去，請他替我診看。

醫生說，是 *Bohrig* (惡性) 的 *O. trinkal* (癰)。

我希望他替我開刀，但他要再看一下形勢才能定。他用太陽燈來照了十幾分鐘，取了我二圓六十錢，教我要好生靜養，切不可按壓，如再膨脹下去，會有生命之虞。靜養得周到時，三禮拜工夫便可望治好。

我自己也學過醫，醫生所說的話我自然是明白的，這不用，更增長起了我的

憂鬱。爲着一個小瘡子而丟命，當然是誰也不會心甘；爲着一個小瘡子要費三個禮拜的靜養和治療，這也使我不得不感受精神上的頭痛。

算好，陸家的一位鋸器工場的工頭有一架太陽燈，我的夫人硬去向他借了來。

自己用紫外光線來照射，一天照它兩次，每次照它二三十分鐘。餘下的時間除掉勉強起來吃三頓淡飯之外，便只靜靜地癱睡在床上。范增疽發背的故事，總是執拗地要在大腦皮質上盤旋。而更有一個執拗的想是，我覺得我們中國人的白血球好像也已經變得來只曉得吃自己血裏的赤血球，不會再抵抗外來的細菌了。不然，我這個瘡子，否，這個癬，何以總是不化膿？

膿——這在我們有醫學經驗的人，都知道是一大羣陣亡勇士的遺骸。我們的白血球是我們的「身體」這座共和國的國防戰士，凡有外敵侵入，他們便去吞食它，待吞食過多時卒至於丟命，於是便成爲膿。我們不要厭惡這膿吧，我們了解

得這麼的意義的人，是應該以對待陣亡將士的莊嚴感對待它的。

我這個癢不見化膿，難道我們中國人的白血球，真是已經變到了不能抵抗外敵的麼？

自己的臉色，一天一天地蒼白下去了，這一定是白血球在拚命吃自己的赤血球的原故，我想。

爲着一個小癩子，說不定便有丟命之虞，這使自已有時竟感傷得要溘溘落淚。

——媽的，我努力一輩子，就這樣便要死了嗎？而且是死在不願意在這兒做泥土的地方！……

x

x

x

x

今天清早起了床來，覺得痛覺減輕了。吃了早飯後，自己無心地伸手向患處去摩了一下，却摩着了一指的溫潤。伸出看時，才是膿漿。這一快樂真是不小：

我雖然是中國人，我自己的白血球依然是有抵抗外敵的本領的！原來我的癰已經出了膿，浸透了所護着的藥綿和藥布。自己過分地高興了起來，便索性把衣裳脫了，把患處的藥布藥綿也通同剝掉了。取了一面鏡子來，自己照視。

癰先生的尊容——一個附在自己胸側的剝了皮的紅番茄，實在不大中看。頂上有幾個穴孔充滿着淡黃色的軟體，又像是膿，又像是脂肪。自己便索性用一隻手來把硬結的一隅按了一下。一按，從一個穴孔中有灰黃色的濃厚液體冒出。這才是真正的膿了。我爲這莊嚴的光景又感傷得快要流眼淚。你們究竟不錯，這一大羣的陣亡勇士嘛！你們和外來的強敵抗戰了足足十日，強敵的威勢減衰了下來，你們的犧牲當然也是不會小。一面感慨，一面用手指頭盡力地覆壓，真真是滔滔不盡地源源而來，真是快活，真是快活，這樣快活是我這十年來所未有。

x
x
x
x
自己打着赤膊，坐在草席上，一手承着鏡子，一手按着癰，按了有半個鐘頭

的光景，蘸着膠汁的藥綿橫滿了一個大碗。假使沒有郵差送了一些郵件來，我的按壓仍然是不會中破的。

郵件也都順手拉來看，其中有一件是「東方文藝」的第二期。我把封皮破開，把雜誌的內容也流水地掃閱了一下，覺得內容是相當充實，編者在蒐集上確是費了不小的苦心。但可惜印刷的技術太低級，編輯的經驗還不充分，這却使內容減色不少。

編製一種刊物等於在做一種藝術品，印刷是不可不講究的。即使印刷差池得一點，編輯者的經驗如充分，也多少可以補救。內容的配置，排比，權衡，不用說要費一番苦心；就是一個標題的寬窄，一條直線的粗細，都要你費一些神經的敲動。要有一個整個的諧調，一個風格，然後那個刊物才是一個活物。內容就平常得一點，就如家常便飯而弄得潔白宜人，誰都會高興動箸。但如棹椅既不潔淨，梳篦又不潔白，筷子上有些蠅羹，醬油裏混些豬皮，大碗小盤：熱吃冷吃，

狼藉在一桌，不怕就是山珍海味，都是不容易動人食興的。編輯者除盡力拉攏遷移之外，對於編輯技術是應該加倍地用點工夫。這倒不是專爲「東方文藝」而言，我覺得國內有好多刊物，說到編輯技術上都不能及格。新出的刊物以「譯文」「作家」兩種的編輯法爲最好。在日本由魏孟克編出的「雜文」「質文」還可觀，但「質文」第五期是在上海編輯，將來的成績如何就不敢保險了。

x

x

x

把「東方文藝」繕着，最後却繕到了目錄前，封面後的廣告面來，又看見了那「新編創作叢刊」的預約廣告。那廣告在三個月前早就看過的，裏面公然有一種是我的「歷史小品集」，而且定價「四角半」。我最初看見時委實吃了不小的一驚，我不知道幾時寫了那樣多「歷史小品」竟能成「四角半」的「集」。

「歷史小品」究竟是什麼？是指的我近年所寫的「孔夫子吃飯」，「孟夫子出妻」之流嗎？但發表了的共總只有三篇，「品」則有之，那里便會「集」得起

來呢？

「集」不起來的事情，那登預約的人後來似乎也明白了，記得不久在一本書後面所見到的同一「叢刊」的預約廣告，「歷史小品集」已經刪去了「集」字而成為「歷史小品」。

其實就「品」也「品」不起來的。真好！我一掃到「東方文藝」的目錄前，封面後的「新鐘創作叢刊」預約廣告來，那兒不是已經又把「品」字也刪掉了嗎？

歷史小

郭沫若

四角半

循着這一字遞減例，這預約廣告再登三回，我相信會是

歷史

郭沫若

四角半

歷

郭沫若

四角半

郭沫若

四角半

九九歸元，「郭沫若」的價值弄來弄去只值得「四角半」。

好的，有「四角半」存在「新鐘書局」，再隔十年，我要叫我的孩子們向他們用複利算去討賬。

這些都是後事，暫且不提，却說這「歷史小」三個字確是一個天啓。

真的，「歷史」實在是「小」！大凡守舊派都把歷史看得大。譬如我們的一些遺老遺少，動不動就愛說「我們中國自炎黃以來有五千年的歷史」。炎黃有沒有，且不用說，區區「五千年」究竟算得什麼！請拿來和人類的歷史比較一下吧，和地球的歷史比較一下吧，和太陽系統的歷史比較一下吧，和銀河系宇宙的歷史比較一下吧。……「五千年」，抵不上和大富豪卡爾比較起來的我身上的五個銅板。

其實只要是歷史，都已經是有限的。儘管就是銀河系宇宙的歷史，和無限的將來比較起來。總還是「小」。

「歷史小」——的確，這是一個名言，一個天啓。

中國雖然有五千年的歷史，那五千年中所積蓄的智慧，實在比不上最近的五十年。譬如白血球吃細菌的這個事實，我們中國的古人曉得嗎？又譬如「歷史小」這句名言，我們中國的舊人能理解嗎？

總之，「歷史」真是「小」。準此以推，有了「歷史」的人也一樣是「小」。古代的大人物，其實大不了好多，連我們現代的小孩子所有的知識，他們都沒有。

愈有「歷史」者，人愈「小」。

愈有將來者，人愈大。

古代的人小於近代的人。

年老的人小於年青的人。

這些是由「歷史小」這個公式所導誘出來的公式。

我讀過艾蕪的南行記，這是一部滿有將來的書。我最喜歡松嶺上那篇中的「

句名言：「同情和助力是應該放在年輕的一代人身上的。」這句話深切地打動著我，使我始終不能忘記。這和「歷史小」這個理論恰恰相為表裏。

真的，年青的朋友們呀，我們要曉得「歷史」實在「小」。

把年老的人當成偶像而崇拜，決不是有志氣的青年人所當為的事。

我今年已經四十五歲了，雖不能算得一個老頭子，也可算得半個老頭子。自己的山頂怕早已爬過了的，即使還沒有爬過，再爬也爬不了好高。

孔子遺聰明，他知道說：「後生可畏。」

老實講。我自己是恨我已經不能再做得「可畏」的「後生」。

我希望比我年輕的人都要使得我生畏。

x

x

x

x

在「歷史小」三字中感到了天啓，把清澁的快樂拋棄了，立刻跑進自己的工作室裏來，提着一枝十年相隨的 *Ballpoint* 在這原稿紙上橫衝直闖的寫。一寫便寫了

將近四千字。然而寫到這里，仍然感覺癱的內部在一扯一扯的痛。

我這時又把癱部摩了一下，剛才壓消了的腫，不知幾時又恢復了轉來。

外敵的勢力是還沒有衰弱的，我的英勇的白血球們又擁集到前線在作戰了。

醫生是警戒過我「切不可按壓」的，我貪一時的快樂按壓了半個鐘頭，又為

一時的心血來潮而弓着背來寫了這篇半天文章。媽的，該不真有「生命之虞」吧？

然而——

「朝聞道，」曰孔子，「夕死可矣。」

我清早即得「歷史小」之道，即使今天晚上死就死於癱，我也是值得的！

值得多少呢？

定價——

「四角半」

預約——

倒貼郵票二分奉送。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發行

新光四

太山朴

「太山朴又開了一朵花啦！」

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清早，內子在開着窗戶的時候，這樣愉快地叫着。

我很驚異。連忙跑到她的身邊，讓眼睛隨着她的指頭看去，果然有一朵不甚大的潔白的花開在那幼樹的中腰處的枝頭。

太山朴這種植物，——學名叫 *Magnolia Grandiflora*——是屬於木蘭科的常綠喬木，據說原產地是北美。這種植物，在日本常見，我很喜歡它。我喜歡它那葉像枇杷面更滑澤，花像白蓮而更芬芳。花，通常是在五六月間開的。花輪甚大，直徑自五六寸至七八寸。

六年前買了一株樹秧來種在庭前的空地裏，樹枝已經漸次長成了。在今年的

五月下旬開過一朵直徑八寸的處女花，曾給了我莫大的喜悅。

但是離開花時已經兩月以上了，又突然開出了第二朵花來。

這的確是一種驚異。

我自己的童心也和那失了花時的花一樣，又復活了。我趕快跑下廂子去，想把那開着花的枝頭挽下來細看，吟味那花的清香。

然而，不料我的手剛攀着樹枝，用力並不猛，那開着花的枝，就從那着幹處發出了物察的一聲！——這一聲，真好像一枝箭，刺透了我的心。

我連忙把樹枝撐着，不讓它斷折下來，一面又連忙地叫：「樹枝斷了，趕快拿點繩子來吧！」

內子拿了一條細麻繩來，我用頭把樹枝頂着，把它套在幹上。

內子又尋了一條布片來，敷上些軟泥，把那傷處纏縛着了。

自己的心裏有種說不出的懊悔。

「這樣熱的天氣，這條柺枝怕一定會枯的。」我凄切地說。

但最初的驚異仍然從我的口中發出了聲音來：「爲什麼過了兩個月，又開出了這朵花呢？」壓壓有點迷信在我心中蕩漾着，我疑是什麼吉兆；花枝斷了，吉兆也就破了。

「大約是因爲樹子嫩，這朵花的養分不足，故爾失了花時，」內子這樣不明地對我解說。

或許怕是吧。今年是特別熱的，大約是三伏的暑氣過於嚴烈，把這朵花壓迫着了。最容易忍到交秋，又才突破了外壓和它所憧憬着的陽光相見。

然而，可憐的遭受了壓迫而失了時的花，剛得到自行解放，便遭了我這個自私利者的毒手！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

達夫的來訪

不還像昨天一樣的嗎？轉瞬已經是去年十一月的中旬了。

是黃昏時分，鄰近的一位醫生到我寓裏來，正在談着些醫療上的問題，突然在「玄關」門口現出了達夫的身子。

——哦，達夫來了！我自己喜不禁地叫了出來。

達夫和十年前一樣，一點也沒改變。呈着滿臉的喜色，而且發着愉快的聲音，在和跟在他的後面從鄰家趕回園子裏來的內子講話。

我走到「玄關」口去迎接着，另外還有一位日本人同路，在黃昏中沒認出是誰，反是他先向我寒暄，才辨出了是改造社的S。

S自然是替達夫作嚮導來的，我請他們上來，但S却推却着說：

——突如其來的，真是失禮。今晚社長同達夫先生接風，在這個機會上一定要請先生出席。我們是坐着汽車來迎接先生的，請務必準備好，我們立刻就走。

這真有點「突如其來」。我自己躊躇了一下，因為就是這位S不久才寫過信來，要我在十二月號的改造雜誌上做篇文章，我託故謝絕了，現在突然受他們的招待，覺得有點難乎為情。但又想到達夫新來，他們都那樣誠懇地歡迎他，並連道坐起汽車來接我，我不出席，似乎也說不過去。結果是決定了和他們一道去。把先客的醫生送走了，自己在把和服換成洋服的時候，讓內子陪着達夫和S在庭前的園子中談話。

園子裏滿地的鸚哥紅（*Geranium*）還紅得透旺，S的聲音在那兒讚美。

——鄉下究竟比東京駿和啦，東京的四郊現在是什麼草花也不見了。

達夫在和兒女們打話。

——這孩子總還記得我，在上海和廣東時我們抱過他。他說的是中學三年的

第三子的阿佛。——還有大的兩個呢？他在問在東京住着寄宿舍的阿和和阿博，他們要在禮拜日才偶爾回來的。——這女孩子會長得這麼大了。小學六年生？這說的是四女的阿淑，已經十三歲了。

只有頂小的一個鴻兒，是五年前在這邊生的，達夫是第一次見面。但那孩子和他真是一見如故，當我把衣服換好，走下庭園時，孩子已經在扭着達夫，要他把一道帶到東京去。

夜色帶點蒼茫的意味襲來，隨着達夫與S匆匆出門，上了汽車。

達夫在掩閉汽車門時，對着送到車旁來的內子說：

——禮拜再來，看大的兩個孩子。

x

x

x

x

汽車跑了一段田舍路，竄進市川市頭的時候，六街都已經上着燈火了。跑了有三分鐘的光景，沿着一條大路，竄入了東京的不夜城。

達夫在車上告訴我，我們的目的地是先到改造社，當晚爲編譯魯迅全集正在開會，有佐藤春夫諸人在座。又提到當時在報紙上流傳着的仿吾的死耗，但我們都一致着以爲不確。

到了京橋的改造社，下車，上了樓，從臨街的樓房中出來一位矮胖中年人，把我們迎接着。那人自己先行介紹着，是改造社的社長Y。我是第一次見面的，看他在那精幹的眉宇間却掩不着一抹頹唐的憂愁，就好像是日本集納主義者的象徵。

房裏兩壁堆着打着紙包的書，正中豎放着一張長桌，桌上堆了幾張魯迅的作品集，桌的四周圍着十來個人，的確有佐藤春夫在座。其他認得的居半數以上。編譯會是剛好開完了的神氣，擬定了幾張目錄放在桌上。

社長Y先向我說：請過目一下吧，有不周到的地方務望指教。

我捧了一張目錄來細看了一遍，凡是魯迅已發表過的著作是全部羅致了的。

又看到其中有「書簡」的一類。

Y 要我參加一點意見，我想到南京的新民報正在發表着魯迅給李秉中的書簡，便向他們報告了。Y 不以此爲滿足，叫我不容客氣再說一些。我便想到魯迅所蒐集的許多的隋唐墓志銘來。這一部分的蒐集我本沒有看見過，四年前上海的內山老板曾到東京向文求室的主人談起，言魯迅有發表的意思。事後文求室的人才對我說及，言因分量太大，出版經費不賚，故未實現。我想到這層來，覺得這一定是很好的歷史研究的資料，便又向着大家報告了一番，明知那種標學式的內容，和集納型的改造社是不大相合的。說了之後，果然沒有得到什麼反響。接着我又真正不容氣地說了幾句話，我說：機會是很難得的，乘着出全集的機會，最好是把魯迅未發表的遺著全部都蒐羅起來。我看，向北平的周作人請教，一定會有好的結果的。……

但當我的話還沒有十分說完，社長 Y 搖起頭來了。同時又把兩隻手背擦擦

下又分開了來，他說：他們兩弟兄是這樣的啦，魯迅的葬儀時，周氏沒有親臨，並且連弔電也沒有。

我很想再說一句，叫作「至親無文」。話都溜到了唇邊了，但又吞了下去。同時，我又想到我自己也沒有弔電的，聽說上海有一部分的人也因此對於我所責備。我這「無文」當然又說不上「至親」，事實上是住在鄉間，過海電報不知怎麼打，更想到拍電致弔本在表示自己的哀感，只要自己真實地感着悲哀，又何必一定要表示，因此也就節省了幾個錢。

然而弔電的有無，事實上纔有那麼嚴重！

△

×

×

×

停不一會，桌上的書籍通通收拾了，又來了一兩位客人。結局是分乘了三部汽車，把主客全部十一人（有些社員沒有參加，連坐汽車來接我的S都沒在），運到了一處日本料理店，但那是什麼店名，是在東京的那一個方角，都不曾問及

。祇是照那坐場看，達夫所受的是中等優待。

飲了不少的酒，談了不少的天，有一位滿漂亮的似乎是「藝伎」也來侑過。次酒，彈過三絃，唱過歌。在要罷席時已經是九點鐘過了。

主人吩咐店裏的侍女拿了些斗方來要大家題字，我自己也寫了好幾張。

達夫坐在首席上，我是坐在他的旁邊的，他也叫我寫一張給他。

我拿著筆躊躇了一下，結局是寫出了下面的四句：

「十年前事今猶作，攜手相期赴首陽。

此夕重逢如夢寐，那堪國破又家亡。」

第四句，開始想寫成「廣陵散絕悟蒼涼」，以稽康喻仿吾，稽康臨刑自歎「廣陵散於今絕矣」。但念到消息本不雅，便率性誇了一下，改成了國破家亡之句。

讀過我的創造十年的人，大約總可以了解「相期赴首陽」的那個典故吧。

那已經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了。時當暑假，我和達夫兩人同在上海。那時創造

季刊和刊號出版已三個月。有一晚同往四馬路的泰東書局去會趙南公，問到雜誌的銷路，據說初版二千份還剩下五百沒有賣完。聽了這句話，兩人都感慨得什麼似的，約着在四馬路上的酒店裏去喝酒，一連喝了三家店子。昏昏昏昏淒淒寂寂的回到靜安寺路的住所去，沿途曾自比爲「孤竹君之二子」。

——記得麼，首陽山的故事？我把詩寫好了，交給達夫時，這樣問他。

——記得啦，孤竹君之二子啦。達夫毫沒假思索地回答着。

x

x

x

x

十一月二十九號是禮拜，在將近黃昏的時候，達夫一個人果然來了。他說孩子們沒吃好飲食，太可憐，要把我們一家人都約到東京去吃中國菜。

住在東京的兩個小孩子只有阿博回來了。結果是我與阿博阿佛同達夫一路往東京，在神田的一家北京館子裏吃夜飯。

我懶得換洋服，以爲縱橫是自家人，便隨意穿着和服了事。但套在和服上的

「英邦納斯」(Invenses)，日本人所慣用的大衫，我是沒有的。

到了神田，達夫怕我着涼，在一家洋貨店裏買了一條駱駝絨的頸巾來送我。他這厚意，真是使我感激，想到了古人的解衣推食之舉。

x

x

x

x

十二月六日的禮拜，天氣很晴朗。上午十點過鐘的光景，我正在別室裏寫着一篇東西，阿佛走來報告說：有客來了，是那天晚上請吃飯的叔叔。

達夫又是一個人走來的。他見了我，第一聲便是：我昨天的講演被警察禁止了。

達夫在五號午後有講演，我是知道的，主催者是一部份研究中國文學的日本文士，其中有一部分特別是崇拜達夫的人，演題是關於中國的詩。我想無論怎樣是沒有被禁的理由的。

——怕是你講了些什麼激烈的話吧？我這樣說。

——在沒開講之前便被禁止了的啦。

——是這樣，那一定是主催者的手續沒有辦妥。

——講演雖被禁止了，可會着了幾位舊友。一位是村松梢風，一位是林芙美子，他們說在十二號要請我吃飯。同時要請你出席。回頭會有請帖來。又還有日本筆會，在十六號晚上請我，也要請你，大約不久也會有正式的請帖來的。

達夫很明朗地說着。

——你今天可有什麼先約沒有呢？

——今天可沒有的。

——那嗎，我們可以暢談一天了。

但達夫要求到外邊去散步。因此這連獻茶的機會都沒有，便同他兩人一道走出。

臨行時，內子拿了三塊錢給我，說：這作為你們的中膳費，在市內去用中

膳，用了再回來。

朝西，取着鄉僻的背徑向真間山走去。山離江戶川不遠，雖然不高，但是，是東京附近的唯一的山。山上有座佛寺，有些森森的林木。在那寺前的高坡上，達夫和我同去立了一下，倚着一株古老的深松。

江戶川兩岸的情景在一望之中。川上橫列着三條鐵橋。南端的一條通着省線的電車和火車，中間的一條通着汽車和行人，北端最近的一條是私營電軌所通貫着的。交通照例是絡繹不絕。隔河雖便是東京，然而是新市區，依然是一望的田疇，離殷盛的舊市區還相當的遠。

佇立了一會，又取青遙插向江戶川畔。川上有高大的隄，寬廣而坦直。冬屬頗暖，江風亦無寒意，與達夫並肩而行，用着母國話談着些無足重輕的往事。然而這在我是十年以來所未有的快活。

話頭本無足輕重，自然值不得紀錄，有好些，也就和那拂面的江風一樣，吹

過後便毫無踪影了。只記得達夫說到他打算到歐美去遊歷，回國後想尋個機會來，實現這個計畫。這層，我是極端贊成的。我看達夫的使命依然是做個文藝作家，與其爲俗吏式的事務所糾纏，甯應該隨時隨地去豐富自己的生命。凡是達夫的友人，怕應該注意在這一點，玉成達夫的志願的吧。

達夫說，他以後打算多取歷史的題材來做長篇的創作。這自然是該走的一條路。他又說他打算用舊詩的形式來盡量表現新的現象。這種黃公度路的重議，我却沒有表示出什麼可否的意見。

在堤上可走了一個鐘頭的光景，起初是溯江而上向着北行，後來是順流而下向着南走。中午時分了，折入市中，走到了一家「蒲燒」店去。所謂「蒲燒」，日本音是讀爲「FUYU」的，是用文明火烤鰻魚片，塗有醬汁。這東西頗可口，就是不能吃日本菜的人，這「蒲燒」和牛肉鍋，都是可以吃的。

「孤竹君之二子」登上了一間小樓房。不僅吃了「蒲燒」，而且還喝了好些

酒。結局是費了兩個鐘頭的時間，吃了六塊多錢。錢，不消說，又是叔齊先生付的。

x

x

x

x

達夫這次來日本，前後滯留了足足一個月。他來我寓裏共有這三次。此外由日本人的招待，在東京也和他會見過三次。他是十二月十七號的早晨離開東京的。我曾趕着跑到東京驛去送行。趕到時已經是發車的哨子響着的時候了。由三等列車趕過二等列車，在每個車門和窗口上都沒看見達夫。我還以為他是臨時改了期，開動着的車子和我擦身過着，在最後的一等車的車尾的涼台上才看見了達夫。他一個人立在那兒，在向着人揮帽。

我折回頭跟着車子趕了幾步，大聲地喊了幾聲「達夫！」也向他揮着帽。

但在那稠雜的人羣中，他是否看見了我，並是否聽見了我的聲音，我是不知道的。

我的心中偶然又浮上了「廣陵散絕倍蒼涼」的那句話來，我失悔寫給達夫的
那首詩，第四句沒有用這一句。

（一九三七年正月八日）

斷線風箏

——紀念于立忱女士

「碧落何來五色禽，長空萬里任浮沉。只因半縷輕絲繫，辜負乘風一片心。」
這是立忱「詠風箏」的一首七絕。

去年十二月十六日，達夫要離開東京的前夜，日本筆會招待他，並請我作陪。在席散後，我把達夫拉到澁谷的立忱寓裏去，她當晚把這首詩寫給了我們看。

我覺得詩還不錯，達夫也說好。

我當時有點感觸，也就胡亂地和她一首。立忱立即拿出一張斗方來要我寫，我也就寫了給她。

我的和詩是：

「橫空欲縱又瀟灑，挂角高領月影沉。安得姮娥宮裏去，碧海青天話素心。」

但我把題目改爲了「斷線風箏」。

立忱連說：格調真高，格調真高。

達夫沒有說什麼。我自己却明白地知道，不外是打油而已。

達夫當晚也爲立忱寫了一張斗方，但他沒有和，只寫了一首舊作，有巴山夜雨之句，全辭不能記憶了。

我回千葉的時候，他們送我到澁谷驛。步行的途中也把輕絲斷線一類的話頭來作過笑談。

在澁谷驛前一家快要閉店的飲食店裏，達夫一個人還喝了兩合日本酒。我和立忱喝着紅茶陪他。

我一個人回到鄉下的寓居時，已經是一點過鐘了。

是沒有月的夜，「娥理容」星懸在正中。

泣位死後已十日，很想寫點文字來紀念她，什麼也寫不出。只獲的「咏風箏」和我的「斷線風箏」給我掬地在腦子裏來回。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日，雨子裏的大山村，又開了第一朵白花的花籃。

由日本回來了

七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禮拜，最後出走的期日到了。自華北事變發生以來，苦慮了十幾天，最後出走的時期終竟到了。

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時半起床，將寢衣換上了一件和服，躡進了自己的書齋。爲妻及四兒一女寫好留白，決心趁他們尚在熟睡中離去。

昨晚由我的暗示，安那及大的兩個兒子，雖然知道我已有意，但並不知道我今天便要走。我怕通知了他們，便風聲伸張了出去，同時也不忍心看見他們知道了後的悲哀。我是把心腸硬着了。

留白寫好了，連最小的六歲的鴻兒，我都用「片假名」（日本的楷書字母）

替他寫了一紙，我希望他無病息災地成長去。

留白寫好了，我又賤過寢室，見安那已醒，開了電燈在枕上看書，自然是我的起床把她驚動了的。兒女們縱橫地睡着，均甚安熟。

自己禁不住淌了眼淚。

揭開蚊帳，在安那額上親了一吻，作爲訣別之禮。她自然不會知道我的用意，眼，沒有離開書卷。

吻後攝木屐下庭園，花木都靜靜地立在清晨的有涼意的空氣中，尙在安睡。

櫃子圍着潔白的花，漾着濃重的有甜味的香。

兒們所擺的一個小池中，有兩匹金魚已在碧綠的正午蓮葉間浮出了。

我向金魚訣了別，向櫃子花訣了別，向盛開着各色的大蓮花(Shelley)訣了別，向園中一切的景物訣了別，心裏默禱着妻兒們的和一切的平安，從籬柵缺口處向田隴上走出。正門開在屋後，我避開了正門，家前的籬柵外乃一片的田隴也。靜

禾長已三四寸，色作深青。

壁圍的月，離地平線已不甚高，迎頭望着我。今天怕是舊歷六月十六日吧。

田廳止的草頭宿露，濕透了我的木屐。

走上了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兒們所睡的家。

燈光仍從開着的雨戶露出，安那定然是在看書。眼淚總是忍耐不着的湧。

走到看不見家的最後的一步了。

我自己畢竟是一個忍人，但我除走這條絕路之外，實在無法忍耐了。

自事變發生以來，憲兵，刑士，正服警察，時時走來監視，作些無聊的說話。這些都已司空見慣，倒也沒有什麼，但國族臨到了垂危的時候了，誰還能安

閑地專顧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

處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我自己現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

的牛路。

妻兒們爲了我的走，恐怕是要受麻煩的吧。這，是使我數日來最懸念的事件。

昨晚，安那知道了我有走意，曾在席上戒告過我。她說：走是可以的，只是我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我是認真地在做人，就有點麻煩，也只好忍受了。

女人啊，你這話是使我下定了最後決心的。

你，苦難的聖母！

沿途的入家都還是關閉着的，街路上的電燈都還朦朧着做着夢的眼睛。

路上只遇着了些配報的人。配報者有的投我以頗含驚異的一瞥。

電車還沒開駛。走了兩個車站，看見在站口上已有二三人等在車了，我也就

走到月台上去等着。

兒們醒來，知道了我已出走，不知道是怎樣的驚愕。

頂小的可愛的鴻兒，這是我心上的把劍。兒，望你容恕你的父親。我是懷抱着萬一的希望的，在不久的將來，總可以再見。電車開來了，決絕地踏上了車去。

五點半鐘的光景到了東京，又改乘汽車趕赴橫濱友人家，在那兒借了套不甚合身的洋服和鞋襪來改了裝，九點半鐘的時候，友人偕我到車站，同乘「燕號」特別快車，趕赴神戶。

這位朋友，我現在還不好寫出他的姓名，車票，船票，一切等等，都是他替我辦的。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他。

沿途都還在出兵，靜岡驛有兵車一盤停着，正待開發。月台上有許多男女，手拿着太陽旗在運行。其中有許多穿着制服的高等學校學生和許多中小學生。

沿途的人家也都插着旗幟表示歡迎。有標語橫張着，大書「歡迎皇軍出征」者。

「燕號」車中也有不少軍人。我們坐的二等，在我旁邊便坐着一位步兵少佐，手裏拿着一捲油印的軍事計畫書，時而展閱。我偶然瞥見到有「第一作戰計畫」，「第二作戰計畫」等字樣。

太陽正當道，車中酷熱。田裏的農人，依然孜孜不息地在耘着稻田。

火車一過身，路線旁拿着小旗的兒童們有歡呼「萬歲」者。

下午五時半到達神戶，坐汽車直達碼頭，不安地登上了坎拿大公司的 *Empress of Japan* 的 *A Daok*——平生第一次坐頭等船，有如身入天堂。但是，家中的兒女，此時怕已墮入地獄吧？假使在這樣舒服的地方，得和妻兒們同路，豈不是也使他們不致枉此一生？

友人把我送上了船，他告辭先走了。

船是九點鐘開的，自己因為含悲茹痛便整居在艙中，從開着的圓窗孔望出，

濱着在碼頭上送行的人們。也有些人在投紙捲，五色的紙纏在碼頭與船間的天空中形成着玲瓏的纏絡。

鏘琅噠，鏘琅噠，鏘琅噠……

船終竟離岸了。

五彩的紙纏絡，陸續地，斷了，斷了。

船上的人有的把紙纏集成一團投上岸去，岸上的又想把它投上船來，然而

在中途墜落了——落在了下面的浮桴上。

向住了十年的島國作了最後的訣別，但有六條眼不能見的紙纏，永遠和我連繫着。

二十六日

今天依然快晴，海上風平浪靜。

一個人坐在船中寫了好幾封致日本友人的信。對於日本市川市的憲兵分隊長和警察署長也各寫了一封，道謝他們十年來的保護的慰勉；並懇求對於我所留下

的家室加以庇蔭。

寂寞得不能忍耐，想到三等艙裏有一位C君，他是在二十二日的夜裏到我寓裏來辭過行的。我們雖然將要同船，但我那時沒有告訴他。

這聽差的把他叫了來，C君吃了一驚。

——先生，你一個人嗎？

——是的，我一個人。

以後好一會彼此都沒有話說，連C君都有點淚潸潸了。

想起了十四日那天，寫給橫濱友人的那首詩。那是寫在明信片上寄給他的，用的不免是隱語。他的來片也是隱語，說青年會有西式房間十八，二十，二十四

號等，設備均甚周全。青年會者神戶也，西式房間者外國船也，號數者，開船的日期也。日本報雖然天天傳着緊張的消息，但要和妻兒們生離，實在有點難忍。因此，我便選定了二十四的那最後的一隻。實則二十四乃是橫濱出帆的日期也。

廿四傳花信，有鳥志喬遷。

緩急勞斟酌，安危費斡旋。

託身期泰岱，翹首望堯天。

此意輕鷹鷂，羣雛劇可憐。

想起了 十四日那一天，預想到回到了上海的那首七律。

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

去國十年餘淚血，登舟三宿見旌旗。

欣將殘骨埋諸夏，哭吐精誠賦此詩。

四萬萬人齊蹈厲，同心同德一戎衣。

這是用的魯迅的韻，魯迅有一首詩我最喜歡，原文是：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裏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第七句記得有點模糊，恐怕稍微有點錯字。

原詩大有唐人風韻，真切動人，可稱絕唱。我的和作是不成氣候的，名實相符的效顰而已。但寫的時候，自己確有一片真誠，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計了。

細細考慮起來，真的登了岸後，這詩恐怕是做不出來的。民四、五七回國時的幻滅感，在興奮稍穩鎮定了的今天，就像亡魂一樣，又在隱隱飄蕩起來。那時因日本下了哀的美頓書，我惶惶地回國，待回到上海顧袁世凱已屈服矣。

一隻愛用了十幾年的 *Ballpoint* 自由水筆，倒的確和普家室一同被拋在日本了。但是，響呢？如有地方可以贖來，該不會是以備吊頸用吧？

有妹子在西湖，妹情在那兒經商，到了上海後或者就往西湖去看望我二十五年來不曾見過面的骨肉。

離開四川二十五年，毋死不會奔喪，兄逝不會臨葬，有行年九旬的老父，如可能，也想乘着飛機回去看望一次。

四川的旱災也是該得去踏訪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立定大戒：從此不吃酒，不吃菸，不接近一切的逸樂粉華；但要煇煉自己的身體，要有一捆拳鬥者的體魄，受戒僧的清規。

我在心中高呼千萬遍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爲鑒證：金石可泐，此志難

涼。

自己是很清明的，並沒有發狂。

下午在小艇甲板上遇着一位阿富汗斯坦的商人，能操英語日語。彼約余投環作 *John's* 戲，應之。

戲可一小時，流得一身大汗，海風吹蕩，甚感快慰。

海水碧青，平鋪直坦，略，漣漪。

阿富汗人連連說：跳下去游泳吧，跳下去游泳吧！

但怎樣上船呢？我問他。

他把頭偏了幾下。

那人是摩罕默德教的信徒，據說該教中人反對跳舞。

洗了一次澡。

自己隨身穿着的一條短褲，已被汗漬，自行裝洗了一次，在電扇上吹乾之。這短褲和一件布日本服，都是安那替我手製的，我將要永遠保重，以爲紀念。

傍晚，O君邀了幾位朋友來談話。見我衣不合身，爭解裝相贈，但不是過肥，便是過瘦，不是過短，便是過長，據這樣看來，似乎自己最合乎「中行」了。我這樣說出了，惹得大家好笑。

船上的水手和聽差的，幾乎全部都是廣東人，他們發起了一個「慈善會」，正在募捐。所謂「慈善」者乃對於抗敵戰士之慰勞也。因爲是在外國人的船上，不好那麼明目張胆地使用救亡抗敵的那種名目。

執事的人到了我房裏來，有一位男裝的廣東女士，普通話說得滿好。

她說，他們要捐錢去慰勞華北的抗敵將士，到了上海立刻便要獻給政府，請替他們送到前方去。

她說，船上的中國同胞都很關心，很想知道一些詳細的情形，關於國際的範圍內的，尤其關於日本的。本日晚他們要在三等艙中開一次大會，要請幾位從歐美回國的人和從日本回國的人講話，還有些餘興，要唱廣東戲。

聽了這些話，感覺着十分的愉快，他們要我捐，我也就捐了五元。此五元者實慈他人之善者也。我出家時，身上只帶了五毛錢的電車費，然而我現在的錢包裏已有五十塊大洋了。這都是那位橫濱朋友的慈善事業。

慈善會我沒出席，因我並沒用本名，三等艙中客人最多，恐有面熟者，反感不便也。

二十七日

晨五時起牀。

昨夜十時半就寢，睡甚安穩。

吃早餐時，會普通話的廣東女士走來報告。

她說，昨晚的會成績很好，捐了四百塊錢的光景。有一位參加了英王加冕禮回來的人最先演說。據說，中國和英國已有商定，中國政府將以最小的犧牲收回全部失地。（她在「最小的犧牲」那五個字上說得最用力。）上台時備受熱烈的鼓掌歡迎，下台時却沒有人鼓掌。大約因為聽的多是廣東人，不懂普通話的原故吧。

這位女士短小精幹，而且說話也似乎頗懂「幽默」。

清晨，在枕上又做了一首詩。

此來拚得全家哭，今往還當遍地哀。

四十六年餘一死，鴻毛泰倍早安排。

吃中飯時廣東女士又來報告，說下午二點半便要回上海了。

我顧慮到自己的衣服太不合身，問了問她：船上的賣店有沒現成的可買？

她說：是有是有的，但價錢很貴。他們用的美金，一條褲子買起來也要費你七八十塊中國錢，你何苦把錢給外國人賺呢，我看你忍耐一下，到上海買合算多了。

我感謝了她的忠告。

她又問我：中國究竟打不打？

我說：論理呢，早就是應該打的；不過究竟能打不能打，我不得而知。

她有點失望的樣子。

在上甲板上又遇着那位阿富汗商人，並排着在甲板上散了一回步。

我問他回教人普通行禮的方法是怎樣？他把兩手向胸前操着，把上身略略屈了一下。他說，就是這樣，和中國的打拱差不多。

我請他唱首阿富汗的歌給我聽。

他一面走着，毫不猶豫地便低唱了起來。人是那樣的魁梧，歌聲却清婉如女子。歌意我是不懂的，他替我用英語翻譯了一下：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my sweet-heart……!’

蓋乃情歌也。

——‘Have you sweet-heart?’

——‘Yes, I have.’

— Chinese or Japanese?

— Chinese and Japanese.

— Oh, have you many, many?

— No, I have only one, because she is Japanese girl and become my wife.

— Oh, so. But I like more Chinese girl than Japanese.

— Why?

— Because Chinese girl is very, very fine.

阿富汗商人很愉快談着，但他却沒有想到我自己的心裏是含着悲戚的。

廣東女士又走來了，她說，稅關要來檢查行李了，請你把行李收拾好，叫聽差的提到上甲板來。

我告訴她，我是什麼行李也沒有。

她躊躇了一下，把手中捲着的一本便裝書展開來，原來是我的「北伐」。

——好不？她說，請你替我簽個名？

——你怎麼知道我呢？

——我看見過你的相片，昨晚我們來捐錢，我早就認出你了，但我沒對別人說。我看見你用的假名叫Young Paine，我曉得這裏一定是有緣故的。這「北伐」上也有你的相片，不過是瘦得多。……現在壯了。

我自己沒帶筆，走進「紗舖」去，在「北伐」的第一面上替她題了兩句舊詩，便是那「海內會知己，天涯若比鄰」的兩句。

自己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想起了十幾年來，在上海城隍廟會該一位看相的人開過玩笑，說我四十六歲交大運。此事是記在我的一篇雜文「湖心亭」裏面的。忽然憶及，頓覺奇驗。所謂「大運」者，蓋生死大運也。

海水呈着嫩黃的顏色了。

(一九三七 八月一日脫稿)

回 到 上 海

黑色的筆

回到上海不覺也快兩禮拜了。

初來時滿以為這筆是可以投的，事實上朝夕相隨的一枝頭號 *Waterbury* 的紅筆，是被投在日本了。

但回上海後的第三天，有一位女性的舊友，她又替我買了一隻二號的 *Waterbury* 真空筆來，顏色可不是紅的，而是黑質，有黃色的環紋。

她說，你是使用筆的人，沒有筆很不方便，故爾買了這枝筆來奉送。

她又說，她自己是喜歡黑色的，但沒有，只好買了這種。但又怕我不喜歡，故而把發票也帶了來，不高興時可以拿去掉換。

看發票是「二十四元」，這厚情把我自己一切的奢望都打滅了。

自己是決心和筆斷絕關係的，然而一回國便有女友送筆。

筆和我如不能斷絕關係，自己的心意是依然迷戀着紅色的，然而送筆的女友卻喜歡的是黑色。

筆乎，筆乎，黑色的筆乎。

汝將與我長此而終身乎？

二 一座荒坟

是七月三十號，回國後的第四天。

上午儻了二點空閒，和兩位朋友去吊于立忱的墓。

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國，五月自殺了的。

朋友之一談到她的絕命辭。是「如此家國，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爲力矣。」

據說第二的「如此」兩字是後加的，足見她在決死的一瞬前，意識都很清明，而在銳意修辭。

這樣的一位好女子，實在是不應該死的。

到了中國公墓，入門右轉，走可三二十步，在路的左側，幾株雜樹陰裏，橫着一個長方形的土坪，周圍有石圍護。

朋友之二說，這便是立忱的墓了。

碑還沒有建立。

墓頭有四只已經萎黃了的花籃，大約還是遷葬時的品物。

我有點害怕，立忱所走的路，似乎暗示了我的自己的將來。

三 續

八月二日搬進了道家捷克斯拉夫人的公寓裏來。

二樓，朝南有三層窗，不斷地有南風吹來。

窗下有一面大草圍，也略略有些花木。

這些是把我繫留着的了。

初搬來的一晚上，有位朋友在壁上發現了一隻很大的暗灰色的蛾。

友人要撲殺它，經我勸止着了。

今天已經是九號了。一個人坐在電燈光下提起筆來。想繼續寫些文章，無心之間又若見那匹暗灰色的蛾，孤孤單單地，一絲也沒移動地，依然伏在那原有的地位。

想起了賈長沙的服烏。

四 微笑

公寓生活已經一月有半了，一晚獨自歸來，看見貯筆的友人在桌上爲我留下了一張字白。開首行是：

「我在這兒又靜靜地坐了三十分鐘，一個人望着壁上那只神秘的蛾，不免生

出了無限的感慨和幻想。」

是的，那神秘的蛾，始終張着翅子，伏在壁上不動。

太神秘了，你這灰色的使者。

我起了決心，想過細地去看它一下，究竟是否還有生命。

我過細看了，我笑了，一月有半以來一個人獨自會心的微笑。

原來那蛾是被先住者釘在壁上的，針已繡得和蛾色一樣，看不出了。

明天，贈筆的友人如來，這消息值得珍重地向她告訴。

到浦東去來

一

汽車在公路上跑着，沿途多有軍事的設備，砂囊的堆積，代替燃葉菜的樹枝的縱橫。那樹枝是臨時從路旁的雜樹斬伐下來的。但樹葉早已枯了，那提醒我們：戰事自發動以來已經經過了十天。

沿途隔不多遠便有站崗的兵，但汽車頭，是張貼着有「滬甯車輛通行證」，絲毫也沒有阻礙。汽車以一小時五十邁爾以上的速度奔馳着。

路旁綠色的田地烈日光中雖然有點倦容，然而依然是帶着和平的風貌的。農人担着農具在路上走，水牛拉着水車在草棚裏轉。清風不斷地從車窗孔襲來，那是上海市上所不能有的風。

同車的某君說：敵人的飛機不會投落炸彈下來吧？

另一某君說：那可保不定。

然而天上是沒有飛機的，地上也不見有落過炸彈的痕跡。

跑到了黃浦江邊了，上海各界抗敵後援會有一批人要往前綫去慰勞，須得等着他們一同渡江。

渡口是一個小市，（地名我在這兒却不便寫出，）隴江的街邊多飼着一些白毛豬，被圍在竹欄裏。有些豬四蹄被綁安靜地在石面地上，沒有竹欄。臭氣在和風作玩要的抵抗，更有蒼蠅作後援。

等了有二三十分鐘的光景，慰勞隊的人分乘着兩部汽車來了。另一某君告我裏面有杜月笙，饒新之，宋子良，吳開先諸人。

渡船尾上插着一枝小白旗，寫着「擺渡第十一號，船主王柏亭。」江水呈着沉悶的灰黃面孔。

渡江又分乘了三部汽車，有一部渾身塗了泥，和黃浦江旁的肥豬色相彷彿，自然是避免敵人的煙幕，否，泥幕了。

又是一趟一小時五十邁爾以上的兜風，沿途的人家多塗成了灰色。有一家前面豎立着一個怪物。那是一根一人高的圓柱，全身污黑，頭上插着些枯了的樹枝。我疑是避邪的有關民俗的東西。然而同車的某君畢竟比我聰明。

那個汽油邦浦，你看！他這樣對我說。

原來那紅色的汽油毀筒爲避免敵人的視線也變成了那樣的一種奇怪的「它佈」了。

終竟到了向華所駐紮的地方。

二

向華是張發奎的號，他是我們北伐時代的老朋友。他現在是在浦東指揮着滬浙區的前線的軍事的。

我從日本回國不久的時候，他曾由嘉興來看過我一次，並約我去遊南湖憑眺過那兒的烟雨樓；因為他的「蘇浙邊區綏靖公署」是設在南湖邊上的。

十二號的清晨，是虹橋事件發生後的第三天，我也曾如約去訪問過他一次，和他兩人坐着摩託小艇在南湖裏遊了半天，在煙雨樓頭也喝了一會茶，據說，嘉興頗有點像意大利的維尼司，只是骯髒得一點。

就在那一天，日本有十三隻兵艦開往杭州，又折回上海；有兩隻飛機飛到嘉興上空偵察，這是我們在吃中飯時所得到的報告。

向華曾對我說：南方的戰事早還是會發動的。發動了便立刻打發汽車來迎接。

我在嘉興只住了半天，當晚乘夜車到杭州去看了我的妹子，第二天一早便趕回了上海。但誰也沒有想到火車開到西站便已不能前進了，北站已經戒嚴，往北站去迎接我的人，都撲了一個空。在飛機炸彈下的生活居然熬過了十天，今天二十

四號，向華打發來接我的汽車果然也就來了。

三

十日不見，多少有點脾肉之嘆的。向華似乎更加煥發了。他很慷慨地和慰勞隊諸人握手言歡，我也側聞了他的美論。

據他說：日本兵真是怕死，單在蘇浙區內所打下的日本飛機便有十五架，飛機師凡是遭了生擒的，見了我們立即便叩頭饒命，說願意投降做中國人。飛機師身上都穿得有所謂「千人針」的衣裳。

這「千人針」的縫紉是我所曾目睹過的，日本人每遇戰事，便有好些婦女拿着布匹和針線巡行街頭，請求過路的人每人縫上一針。這秘密地縫就了的布便送到軍部去，作為前敵將士的避彈的衣裳。那東西真正能夠避彈嗎？我恐怕是有點出於迷信的。

向華又說：日本兵真是怕死，凡是在浦東上岸的兵，一遇着我們追擊，便四

處逃跑，你東打，他西逃，你西打，他東逃，結果是逃得快一點的都逃回軍縱去了。現在浦東岸上已經沒有一個敵兵。

慰問隊的人有的問向華，究竟需要什麼東西，凡是有什麼需要都請告訴他們，他們便立即備來。向華說：我需要日本兵拿來給我打，請你們多多給我備來。這說辭真是樸敏，說得大家都發出大笑。

向華最得意的是他所指揮的砲隊。砲火真是準確，凡是浦東沿岸的日本人的碼頭堆棧全部打得精光，我現在由東至西的把那重要的名稱揭在下邊吧：

三井煤炭下碼頭

日郵船碼頭

川崎船渠

岩崎用地

上海製紙公司

日華紗廠

大倉碼頭

甘濟碼頭

三菱公司碼頭

這些都是日本人的重要產業地，據說單是三井煤炭碼頭的煤炭已經就有萬萬元以上的價值，日本海軍多是從那兒取煤用的。前幾晚上我們由外灘遙望浦東，見四處都起着猛烈的大火，大有「火燒連營八百里」的形勢的，便是這些地方的堆棧，火葬了。

三四十年的經營一旦化為灰燼，日本的資本家中據聞有因此而自殺的，但這怪得誰呢？縱容軍人，使他們跋扈飛揚橫暴無恥的，不正是日本資本家嗎？自己養的猛犬發了狂，回頭被它咬了一口，這正是作孽自受。

向華狼得意，他說，雖然敵人不夠他殺，但有敵人的產業夠他們的砲轟，他

是死而無憾的。

好個可愛的向華。

四

慰勞隊的人先走了一步，有幾位是回上海，有幾位是往杭州。

我們走得稍微遲一點。向華有意思留我在他那兒多住一下，他說，有一家很大的西式房子可以供我住，設備一切都完全，洗澡間不用說是有的。

向華知道我喜歡洗澡，他特別提到洗澡間上來，是的，假如有人要處我以死刑，在行刑之前更允許我說出最後的希望時，我一定要這樣請求說：「請爲我打一盆清潔的水，讓我入浴一次，然後把我處死。」

聞着別人汗臭在比聞着綠氣還要難受。

浦東，據說，敵人是沒有胆量上岸的。揚子江，南口自徐家路鎮至白龍港的一帶，水深，船易靠岸。敵人屢次在炮火的掩護下企圖登陸，但都被我們擊退了。

想到上海還有許多事情該做，還有許多朋友不好別離，浦東雖然值得留戀，向華待我雖然有特別的厚意，但我依然登上了歸路。

在臨別時向華懇切地對我說，你隨時來，我都是歡迎的。這兒可惜沒有戰可打，只是消息要比較靈通一點。

他這句親切的話却給與了我樂於成爲砲灰的勇氣。

路上依然有悠閑的農人，水車棚裏依然有水牛拉着車，滿洋溢着清風的汽車又把我拉回了飛機與槍砲在空中奏着音樂的上海。

（八月二十五日晨）

前 綫 歸 來

一

從楊行回來的晚上，因為已經十一點半鐘，寓裏的熱水管已經停了，便打開冷水管子來洗了一次澡。因為疲倦，又感覺燥熱，便照例開着南窗便睡了。

睡得很舒服，深熟，醒來已經是第二天八點鐘。像這樣深熟的睡眠，回到上海以來，是不曾有過的。然而我的素來不甚健全的腸胃卻嘔吐了起來。自己是學過醫的，便給它個飢餓治療，整整餓了兩天，到第三天上午，在附近友人家裏，才開始吃了兩餐稀飯，身體相當萎頓了下來。

回楊行後的第四天是九月初七日。清早一位洪君走來。他說，××有信給杜君，要請我到××去商量點子事情，不知道我願不願意去。如願意去便把杜君引

來，叫他設法備汽車。

「××」是現任江防總司令××的號，和他自武漢一別以來已經十幾年不見了。我是很願意去和他見一見，但又不免顧慮了一下自己的身體，餓了幾天的身體，再來長途奔馳，不知可否吃得下。但這樣的顧慮卻只是一瞬間的事。可以說我的大腦皮質上的某一部分細胞正在這樣躊躇的時候，而另一部分的細胞已經命令我的喉舌發出了聲來。

——好的，我去。你把杜君引來好了。

回頭杜君也就來了，約好晚間出發，他打汽車來接我。

二

晚上五點鐘由寓裏出發，輾轉地換了好幾次汽車，到了九點半鐘，才同杜君兩人認真地由小南門向前途出發。

數機不斷地來襲，沿途的市街都是熄了燈的，儼如一座死城。步哨是密接地

布設着的，口冷森嚴，真有些戰地的風味。

原野中，秋蟲清冽地叫着。天上有繁星羅列，正是銀河汎瀾的時候，然而夜色却很朦朧。隊伍的調換，卡車的來往是很頻繁的，有些地段，公路的兩旁為一上一下的士兵驛馬蟻接着，使汽車向前開駛，十分費力。所謂「偉大的時代」，「神聖的戰爭」，那些語彙的意義，到這時候，才真切地感覺着。武裝着的同胞們是以自己的血，自己的肉，來寫着我們民族解放的歷史的。坐在汽車裏不知不覺的便慚慙起來：自己有什麼德業，公然敢坐汽車？

而且，這汽車還得聲明，是商團向私人借來的，並有四位戴鎗盔的商團護衛着我們。

「精誠團結」的話，在口頭是講說過，在文字上是看見過，如今是身受了。自己所愁着的身體，為興奮，慚慙，感激，種種精神上的活動所飭勵，鞭撻，鼓舞，却反轉振作起來了，病不知躲向了何處去，飢餓也隨着它脫離了我的身

體。

汽車跑了多少時間，經過什麼地方，在這兒我都不好寫。在這兒我深切地感覺着文藝的功利性了。所謂「有什麼話寫什麼話」的那種話，所謂「爲藝術而藝術」的那種藝術，在平時聽起來倒很像是自由而高尚，然而到了戰時呢，唉，自己把尊容露出了，只是——漢奸。

三

到了目的地了。探問起來，××卻是上了前線。因爲是在夜間，不願意使人麻煩，不願意擾亂戰友們的寶貴的清睡，我便提議着就在汽車裏過夜，大家也贊成了。

在汽車裏過夜，雖然逼窄得一點，實在十分舒服。因爲我們的士兵多是在街頭巷口，公道兩旁的地面上過夜的。坐在上海租界裏過着樂園生活的人，如要想像士兵所過的生活，只消把前幾天淞戰發動時的一幅難民流離圖復活在眼前就夠

了。

在清涼的朝氣中醒來，弄明了所睡的地方是街道上的一片隙地，有株槐樹罩着，下有一潭的綠水。正對着的另一街側是一家做豆腐的人家，已經早早開門在做工作了。

杜君叫我去吃點豆漿和油條，我走進店裏去時，店中的主幹是一位穿件藍布衫的六十歲以上的老媽媽，細長的身裁，細長的面孔，精神十分活潑，動作異常靈敏，在年青時一定是美好過來的。她的助手是一位四十來往的媳婦，那人卻矮而向橫的空間發展，面孔忠厚，是一幅隨處可見的村婦典型。還有一位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大約是老媽媽的孫女吧，面貌和身裁是第一代和第二代的折半。這位姑娘穿的一件黑色人絹的短上衣，白色的褲子，是十五年前的上海已曾流行過的裝束了。現行的長裙短袖，和西洋夜服相差不遠，而中國女子的體格卻還沒建設得起來，已經看得有點令人厭厭，看見十五年前的古服，也覺得也還本色而脫俗

。姑娘面上有點雀斑，敷着一層薄薄的粉，快要脫掉「無嫌猜」的境域而尚未脫掉的一切的表情和動作，不錯，是很可愛的。

這兒的人情，就和這兒的空氣一樣，大和上海不同。上海市上的人失掉了清晨的，也可以說上海市上壓根兒便沒有清晨，儘管你就在四五點鐘的時候起床，都隱隱有一股炎熱氣襲擊你。人情呢！也相差不遠。然而，這兒的人，却和這兒的清晨是一樣。

老媽媽叫小姑娘替我打水洗臉，磁盆，溫水，面巾，都相當乾淨。我自己是有點潔癖的人，但絲毫的忌避意也沒有生出。

一大清花碗的豆漿，兩根油條。問要白糖，白糖沒有。

我的經過了一番飢餓治療的不健全的腸胃，跑到鄉下來，又算是經過了一番轉地治療，覺得一點也不囉嗦了。純粹的豆漿磨過上海市的所謂「牛奶」。

我吃完了。杜君替我付了錢，但老媽媽說不要，媽媽說不要，小姑娘也說不

要。不過，我們沒有讓牠們不要。我們走出了店門。應着杜君的提議，便從一條翻卷插向原野裏走去。

四

禾稻已經是達到成熟的時期了。

看見玉蜀黍，動了食思。玉蜀黍是我最喜歡吃的東西，鮮嫩的玉蜀黍無論燒食或煮食，但千切不要塗醬油或白塗，那滋味實在是夠人領略。今年一直還沒有吃這玉蜀黍的機會。

荒野上開着一片野生的牽牛花，都是一律的藍色。這花是只知道有清晨，不知道有炎晝和黑夜的，一萬個清淨的小小的喇叭，齊向着天空吹奏着朝頌。

一道小河，水是活的。一羣細長的小魚，長可二三寸，在離水面不遠作集團跳舞，那活潑！那歡喜！

我看見了荷花，看見了開着各種花樣的美人蕉，看見了開着白花、紫花，紅

花的紫微，看見了我所喜歡的大山林，但花是開過了。

不期然地遇着了司令長官馮××

文章在這兒寫得很突兀，但事實上更要突兀，恕我待日後再自行加註吧。

十年不見的老將軍，磅礴的氣概依然不減當年。被他留着又吃了一頓早餐。大餅，油條，白飯，米湯，炒雞蛋，煮雞蛋，蛋花絲瓜湯，小青菜，此外還有三四種素食，我老實不客氣地向我的囉嗦了幾天的肚子裏灌輸，讓我成爲一顆爆擊彈吧！轟的一聲把我自己轟成灰。

坐了一會，打算再去看××。問到馮將軍近來有詩作沒有。他答應說有三首。我說，可讓我拿回上海去發表？他說，好的，看了××後請再來。我們也就辭別了。

真真是有點出其不意，凡是武裝的同志，認得我的人，不知道何以那樣的多

，在街頭迷失了去向，向過路的兩位武裝同志問路，原來又是認識我的人。由他們把我們引到××那裏，剛剛走到門口，轟隆隆地飛機來了，是敵人的。引路的把我引到葡萄架下伏着。

轟隆……轟隆……轟隆……

連炸了二十幾聲。

五

××不在，但他的去向連他的左右都是不十分清楚的。

遇着了個那兒的一位副處長，是從前北伐時在總政治部裏做過事情的人，他聽說我病了幾天，又聽說我昨夜是在汽車裏過了一夜，便很關切我，說：怕身體吃不下，請在他的帳子裏休息一下。

那是一家逃難走了的人家，據說逃走得似乎十分匆忙，連床上的蚊帳都沒有下去。

我感謝着朋友的厚意，實際也上有些疲倦，便把帳子放下，拉長了起來。

睡得怕有兩刻鐘的光景，醒來之後，意趣倍覺閑適。看見房中有一部「唐詩合解」，順手拿來翻了一下。

長條的花格門窗外有一個小小的天井，地面是用磚頭豎砌成的，但從那磚縫之間卻迸出了一些鳳仙花，雞冠花來。又有一個小花壇，栽有些不知名的草花。幾盆秋菊尚未落蕾，有些憔悴的意思。有微風吹得花草搖動，有淡淡的抹秋陽，花紅得有點寂寞，草綠得分外謙虛。自己便走到書案旁去，就案頭的紙筆寫出了一首五律。

「雷霆轟炸後，睡起意謙沖。庭草搖風綠，揮花映日紅；江山無限好，戎馬萬夫雄。國運昇恆際，清明在此躬。」

把詩寫好了，又在後邊寫了一段小跋：

「在××遇敵機轟炸，於明遠帳中午睡片時，醒來見庭前花草淡泊宜人，即

與賦此」。

剛寫到這兒。明遠在外室看見我已經起床，便走了進來。

——哦，在做詩，就給我吧。他這樣說。

——好的。

我於是在小跋後又添了幾個字：「用贈明遠同志。九月八日。」
明遠，不用說就是那位副處長的名字了。

明遠是看過我的「從日本來了」的，他問我：夫人有信來嗎？
我回答他說：前月廿一號有信來，以後便沒有了。

——生活沒有問題嗎？

——暫時還可以敷衍得過去，不過日久便沒有把握。

說到這個問題，自己實在是有點渺茫。

六

不一會，××遣人來請我們，看見他的時候，才知道他到××那兒去來，我們剛好錯過了。

在一張鋪着軍用地圖的方桌上圍坐着，細密的地圖用紅綠各色的鉛筆畫了許多的直線曲線。

××按着地圖對我們把前線上的情形詳細地說了一番。據他說，我們不如敵人就是飛機大砲，假如全靠步兵衝鋒，那敵人是毫不足畏的。

但這所缺乏的飛機大砲應該如何補充，我是略略想了一下，不過我沒有說出口來。因為××是軍事專家，而且是在軍事上負責的人，我想就不待我說，在軍事上的當局一定是已經有了籌劃的。

最使我感動的是××說出的主張是「屢敗屢戰」，我見×××的口吻完全相同。我前月在××見着××時，他也這樣對我說過。這，我覺得是每個軍人所應該抱的決心，也是我們每個人民所應該抱的決心。要有「屢敗屢戰」的精神，

我們才能夠抗戰到底。

××問到我有什麼意見，我略略把自己見到的告訴了幾點。

第一，我覺得我們的後方工作應該化整為零，應該多設醫藥站、伙食站等，並隨時移動，以免敵人轟炸。

第二，我覺得軍中的政治工作應該趕快復興起來，民衆運動應該從迷團放面加以組織，如此才可以鞏固我們的後方，剷除漢奸的根蒂。

第三，我覺得全軍應該速施防禦霍亂的注射，因為霍亂在上海已經有流行的傾向。

第四，我覺得軍中應該多備日文宣傳品，由我們前線的兵士飛機師投散於敵人的陣地，以勸告敵人的士兵，覺醒他們的迷夢。

第五，我覺得軍中應有一種統籌全局的「戰報」，以聯絡各軍彼此的消息，以傳達正確的戰訊於人民，並以保存這次神聖抗戰的紀錄。

此外也說到難民移殖的問題，產業遷徙的問題，發動國民外交問題，××都一一命人紀錄了下來，據他說，他要把我所說的要點，打電到南京去。

我是主張宣戰的，但這點××有些爲難的神氣，他只是說，究竟宣而後戰的好，還是不宣而戰的好，頗值得考慮。

我也就沒有再多說了。

七

本來是打算吃了午飯就走的，但經過一番轟炸之後，由上海送我們來的車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便先開回去了。

又到×將軍那里去來。他命人拿出了三首詩，一一在詩尾用墨筆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又命人來照了兩張相，把菲爾謨一捲交給了我們，要我們在上海洗好，好登報。（這相是洗好了，然而×將軍和我們照的兩張卻是重複了，完全看不待。）

×將軍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

——我看，你應該做一篇文章。他這樣對我說：爲什麼北伐的時候，我們的士兵在前線打仗，後方的民衆便送茶，送水，送稀飯，十分地殷勤？爲什麼我們現在在前線抗敵，我們戰壕裏的將士有一兩天不見飯的，而後方的民衆總老是不管？

這個問題正是我想跑來找你們談的問題呢，我這樣回答他：北伐時代，本軍中是有政治工作的，總司令部政治部在出發並受了中央黨部的委託，有到各地開放黨部，組織民衆的全權。因而軍隊到的地方便是政治工作到的地方，而且在事實上政治工作人員每比軍隊先到。民衆有了組織，並得到有系統的指示，故爾前方和後方的活動能夠打成一片。現在的情形有點兩樣，我想×先生是最明白的。目前的民衆是效命有心而出力無路，他們並不是冷淡，只是沒有那種有系統的組織去指示他們。在我看來，軍中的政治工作卽早恢復，民間的組織過程卽早開

放，怕是保證我們的勝利的最切要的事體吧。

我這樣說了，那老將軍把他那毛蟲眉頭聳了幾下，豹子眼睛閃了幾下，點了幾下頭。

我隔着關于，看着外面的江山，真真是「一片錦繡」。

辭別了。

沿途又看見紅的紫薇，白的紫薇，紫的紫薇。

看見了太山朴，又想起了我在日本時自己手種在園子裏的那一株。

八

司令部裏的車都開往××去了，只得被留者再過一夜。

夜裏，×××由×××來了。又是一番出其不意的彼此的相遇。

××的興致，好得了不得。他只是談笑，身體比以前壯得多，鬍子有點像希

特拉。他被新任爲×××副總司令，到這時候我才聽見人告訴了我。

又有飛機的拍音，熄了燈。在天井中望天，天是真是繁得可愛，聯想到了地上的將星雲集。

××告訴我，他是當晚便要坐汽車回去的。他叫我明天坐車到他那兒，由他那兒再打發汽車送我回上海。

他又告訴，×××也到了前線。

我也異常地高興了起來。我說：那很好，我明天一定去見他。

吃了晚飯，××，××，和另外的幾位將領，圍着那張方桌，在軍用地圖上用紅綠鉛筆指畫。桌上僅點着兩枝洋燭。

看見朋友們在地圖上指東畫西，自己不能奉贊一辭，覺得有點慚愧。

電話是絡繹不斷。

報告！接着又是報告！

我自己所能做的事，除已吃了夜飯之外，似乎以睡覺為最適當。我便悄悄沒聲

兒地走出作戰室，向××的隨人請求他把我引到××那邊去。

黑暗，手電筒在閃而又閃。

由××及其它同志的導引，把我和杜君引到另一家屋子去。已經替我們面了兩尊床，並燒有蚊香。有棧發，有書架，書架中有些英文的關於經濟學的書籍，有金陵大學的學報，足證房主乃斯文中人，且教會學校出身者也。

沒睡的時候，自己覺得很有精神；睡下去了，方始感覺着肚腹中依然有點餘孽在曬呢。

但不知幾時，什麼曬呢也沒有感覺着了。

清早起來；從書架中取了一冊周瘦鵬編的曼殊遺著（書名記不清爽，恐有誤），卷頭有編者的序，有柳亞子的兩篇傳，等等。

有好幾張曼殊的畫，日本味很濃厚，日本人所謂「茶味」也。畫得並不甚好，不過，我是畫不出來的。

把詩和譯詩通讀了一遍。聯想到了日本的一位薄命詩人——啄木。他們兩個的身世，情感，筆調，地位，都相像。

曼殊，有的說他父親也是日本人，有的說只是和鄭成功一樣，又想起了留在日本的自己的四兒一女。

九

××那邊又派了人來請我們過去。

早飯是吃稀飯。××勸我們夜間走，說：如遇着轟炸，一時損失了你們兩位，那關係未免太大。

但我們說，和××有約。於是在吃了早飯之後，××便令人爲我們備了一部汽車。

汽車身上是已經塗了泥的，頭上又蒙上好些竹枝，但竹枝是已經枯槁了。

杜君在上車之前，便要向汽車夫說出去向，話頭剛說到一半，立刻被旁邊的

××阻礙着了。

——你上車去說吧。××這樣說。

這話是十分機警的。在上車之前便說出地點。如旁邊有間諜，豈不糟糕？

然而那地點，却真有點像桃源一樣，難於找尋。

昨晚，××只把橋的號數告訴了杜君，說在某號橋與某號橋之間，但沒有說明是那條公路，也沒有說明是那個地方。隨行倉卒，杜君也忘記了向××們問明，結果是就為找那某號橋便找了半天。天是很晴朗的，在郊原裏坐着汽車，跑來跑去的兜風，倒也滿愜意。但如我們是帶有重要消息的，豈不會誤了飛機？

——今天真好，沒有飛機。我對杜君說。

——中午飛機是不大出動的，因為地上反光。杜君在這兒發揮了他的軍事智識。接着他又說：就有飛機，敵人也不會轟炸，因為敵人知道，要人們是不會在白天裏奔馳的。我們也要算是出其不意。

好容易找到了，捱了些有趣的曲折——這曲折可惜都不好明寫出來——到了××住的地方。看見了×××，×××，據說×××已經在早晨回南京去了。

十

午飯是早已開過了的，司令部裏又專爲我們開了一餐午飯。

說了不少的話，照了不少的相，得了不少的消息。

有一個消息是最好的宣傳資料，那是××告訴我的。

他說，我們的前線兵士從一位敵人的陣亡者身上搜出了一封家信來，寫得相當悽慘。那信裏說，他們一登岸，便和我軍接觸，我軍的勇敢善戰是完全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他們的大隊長陣亡了，中隊長陣亡了，小隊長也陣亡了兩個。他本人是一位中隊長，但不料到他自己的信寫好還沒寄出，連他自己也陣亡了。

——這信給我，讓我拿回上海去發表。

——等我叫人去清查一下吧。

清查一下的結果，據說已經寄上南京去了。

班翔要到嘉定前線去指揮，在三點鐘時分我們便同着他一道出發。到了車輛處，司交通的人說已專備了一部汽車送我們回上海，但同時在那兒服務的童子軍也有車要回上海，爭着要把我們載去。我們覺得搭乘童子軍的車更方便些，省得司令部的專車把我們送去又空車回來，徒作無謂的消耗，於是也就把專車謝絕了。

童子軍的奧士丁車頗有童子軍的風味，小巧而玲瓏。司機的是職時服務團的副團長倪家耀君，據說今天是往戰地去檢閱團員的工作情形的。另外還有一位陳少輝君，異常殷勤。他說，他每天要到司令部去一次，以後凡有需要他做的事，他隨時都可以做。

公路兩旁受過轟炸的痕跡很多。飛機之投炸彈，要想準確，似乎很難。我跑

通的公路已經不少，凡有被炸的地方都是在道旁田地裏，炸到了公路本身的實在很少見。

北伐時我在南昌曾乘過飛機散傳單，眼底分明是南昌市的一片瓦屋，然而傳單投下去，被風一吹，却都飛到贛江裏或田埂裏去了。

炸彈雖比傳單重，但公路却比南昌城窄，道旁的田地真是無辜受累。不過我覺得敵人也替我們的農民在施行方便。因為那些大炸坑將來是可以利用來作爲糞坑的，省得好些老百姓去流汗挖土。

童子軍的陳君又談說到他們在路上每每遇着漢奸或別動隊，他們每在晚上活動，有開槍射擊的事情。

我曾弄了一下聰明，我說，做漢奸的拿了敵人的錢不必去做破壞的事情，豈不是可以嗎？

陳君說，那是不行的。小漢奸一次所得的錢有限，吃完了爲生活所迫，又不

能不做二次。漢奸有漢奸頭，就和包工頭一樣，據說，漢奸頭拿了敵人一筆錢時，敵人要給他注射一藥針，限一星期後是要他的命的，如不再去打次解毒針。因此漢奸拿錢都不大敢逃跑。

這打藥針的話，聽起來有點像神話。我自己是學過醫的人，這樣的事情在醫學書上不曾見過，論理也不會有。結局怕是敵人的欺騙而已。人民無智，敵人的毒針真是無孔不入的。我希望做漢奸頭的人聰明一點，再聰明一點。

小巧的汽車跑得很快，畢露又回到了上海。

希望不要下雨

上海自戰事發動以來，救濟難民的事便成了嚴重的問題。開首的幾天，租界上的街頭巷口，遍地都是扶老攜幼的同胞，看起來真正是有點令人流淚。近來經各種社團的收容，還發，流離的現象，漸漸和我們的目前離遠了。

法租界馬斯南路的國際救濟會第一收容所，聽說是救濟難民最有成績的地方，因為有幾位朋友在那兒辦事情，在二十九號的上午，我便起了心，到那兒去看。

迎頭是一片空地上的四個大廠棚，入門在左側一個小棚內看見了好些年青的男女同志，圍坐在一條長桌的周圍，似乎在開會，大家都呈着一個愉快的面孔。

Y君看見了我，便把我向各位介紹了一下，跟着他便把我領着去觀察收容所

的內部。

廠棚頂是篋席面的，罅穴頗多，漏着天光。草地上鋪着木板，難民們有的就在木板上睡着，有的竟以草席。這情形頓時使我生出了一種憂慮，萬一天下雨，却怎麼了呢？

據Y君說，所收容難民約一千四五百人，大抵都來自楊樹浦和虹口方面。小孩，壯丁，婦女，在分組訓導。小孩最好，教他們唱歌，他們是非常愉快的。醫藥方面有天主教的女教士在所內從事看護。病人由廣慈及聖心兩醫院收容，聖心每日下午還要派三位醫師來診察，病人和嬰兒，每日上下午要給一次新鮮的牛奶。伙食掃除等都是由難民分組輪流擔任。

難民雖然多是假臥在地上，但的確相當有點秩序。廠中貼有字條，凡向來客索討錢物者，一經發覺即行逐出。足見初開所時難民有索討錢物之舉，但在我巡行的途中，大家以種種意義的眼光看我，却沒有向我伸手。

所中的臭氣頗猛烈。的確有天主教的女士數人在勤快地服務，她們那清潔的黑衣，雪白的衣領，的確有點像是天國中的東西。有的見着我，在臉上顯着歡迎的微笑，無言的目禮。

廚房也是棚廠，十幾位輪值者在三口大鍋裏攪着飯，在一架木台上切着東瓜，另一平列的棚廠裏有些人正在用磚砌灶頭。Y君說，那砌灶的人也是難民。我覺得這些現象最好。

在一處草地上看見一位中年的母親，用一個土盆在替她的四歲光景的兒子洗頭。大家都是擁擠在自來水的龍頭邊，胡亂絞洗，她却遠遠離開了一羣人，把她的兒子的頭，洗了又洗。這母性愛，使我潸出了眼淚。

走到有好些馬桶的地方。Y君說，洗馬桶也是全所人輪流擔任，開首的幾天，男子們多說閒話，漸漸也就好了。

所中的壯丁究竟佔少數。據說，多是遭了日本兵的慘殺。日本兵在楊樹浦虹

口搜索居民，凡壯丁則槍決之，婦孺老弱則驅逐出境。那嗎，幼兒而喪失父親，老母而喪失壯子的悲劇，我相信一定是很多的了。

匆匆地在所裏巡視了一遍，在要走到門的時候，有一位童子軍祖開手本來要我簽名。我突然想到了「易經」的兩句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便把這來寫在他的手本上了。

我自己本來是不信宗教的，但不知怎的，突然想到了天來。

我在要走出門時，對Y君注意過一下：棚廠那樣稀疏，如一下雨，收容所中的難民豈不會是更加遭難嗎？

Y君說，目前正在盡力在棚廠四圍挖濠溝。

但這，我覺得是不能滿足的。因為那棚頂的簾席只能遮日，不能遮雨。

——用些帆布來蓋上，怎麼樣呢？

但我這個建議不見得會生效力，因為Y君是由日本回來的高等難民，在那兒

替人服務而已。

門側又有幾位女教士在那兒調製藥品，她們的衣冠意見激起了我的宗教的情緒，我在離開收容所的時候，否，就在我目前運着筆追記這回觀察的時候，在我的心裏時時復着這樣的一個祈禱：

——天老爺，希望你不要下雨。

(九月二日)

在轟炸中來去

一

二十號傍晚離開上海，到達某地。正擬往訪辭修時，辭修偕俞樵峯部長迎頭而來，言將往前方對某師作訓話。於是又被邀約上車，向××出發。

車中辭修告我，某師戰績最佳，現整理完備又將加上前線，集合班長以上的人訓話。

在敵前集合全師官長作訓話，雖在夜間，我是感覺着有點冒險的。

這冒險，辭修也有點耽心。他在一次長時間的沉默之後，突然對我這樣說：今晚要托你的宏福才好。

這意思，我沒有懂得。

辭修又才加以說明，他說，你自己的文章上不是說過，說你今年交大運？這一說，我便恍然大悟了，原來辭修讀過了「由日本回來了」的我那篇文章，那兒是寫着我四十六歲交大運的話。

夜是朦朧的夜，月光藏在雲中，但隱隱可辨其所在。達到目的地時，正面的空中有紅綠各色的光球昇上，是澳好放的：號。接着便有飛機的拍音，但機影不可見。

士官們集合在一處草坪上，早就在等待着了。

辭修約權峯和我一同去訓話，但我們辭謝了，立在路傍聽候。

訓話的時間，在一小時以上，因為在辭修之後，尚繼之以軍長師長。

正在訓話途中，轟然一聲落下了一個炸彈，離集合處不遠，自然是敵機投下的。但士官們屹立着，連頭也沒有掉動。

訓話畢後又登車就歸途。途中，辭修又對我說：今晚真是托了你的宏福，假

使那個炸彈投在隊伍的正中，豈不是一場大禍？

是的，我自己近來都有點相信運命了，就是我自己實在托福的事情很多，這怕是託的國家民族的福吧？所謂「國家將興，必有祲祥，」我看，似乎是有些道理，但這道理，我現在還沒有功夫去參透。

在某處與樞峯相別，他是要往××的。他說，他明天下午要回××，我便想措他的油，搭他的汽車同去，約好了明天往××訪他。

到達司令部時已夜半二時過，是夜宿辭館室中。

二

二十一日傍晚抵蘇州，用電話叫問樞峯，樞峯已去矣。當夜決於吳縣留宿。宿處有桂花，在暗中吐放着濃重甜盞的香氣。時有飛機來的警報，但余卻甚泰然。睡眠甚安穩，因一切行裝乃來時在上海所新製者，頗覺舒適宜人也。

次日，因須等汽車從前方開來，便得到了充分的閒暇，午前在蘇州市上觀光

了一道。市民尚鎮靜，但商店多閉戶，這心理覺得有些可笑。閉戶大約是防禦轟炸吧，然而飛機的炸彈如投不中你的店舖，你何須乎關門？如投中了你的店舖，關門又有何益呢？大家與其說太不夠勇敢，甯可說太不夠聰明。

想起了蘇州有兩位老前輩是值得專誠拜訪的。一位是李根源先生，一位是張一塵先生，這張李二公，據我的拜訪所得的印象而言，實在是值得稱為「天下之大老」。

李先生是在一座小小的農人家裏遇着的，穿着異常樸素，一見便令人聯想到「三國志演義」上的關壯繆。

先生精神甚好，但右頸上有某種皮膚病，皮呈古銅色的鱗片狀，因而右頸下的淋巴腺浮腫，先生雖於談，音調甚激烈，猶如當年叱咤三軍之概。

先生說，他的主張是「內王外霸」，他主張中國的動向只宜注重國防，一切粉飾太平的建設都是不需要，這次淞滬抗戰的結果便證明了。

先生又說，他對於蔣先生，在十三號以前，他也不甚佩服，但自十三號以後，他可以向他叩頭了。

說這些話的時候，態度異常誠懇，炯炯的眼光似乎有潤意，臉上也浮出了細密的汗珠。

蘇州的美國教士於救護傷兵事甚為熱心，士兵以入蘇州病院為樂，蓋外科手術既佳，而待遇又好也。美使薩森羅命教士們退出中國，而教士們不肯。——這消息也是李先生告訴我的。

李先生的印象既像關羽；張先生的印象則頗類諸葛孔明。張先生人不甚高，顏面作三角形，無髯，白皙，雖無輪巾羽扇，然其清明之氣藹如也。

張先生便是在最近報章上傳播一時的「老子軍」的組織者。他的組織經蔣先生的電阻，自然中輟了，但他有一通復電，報上却尚未傳播。張先生把那電稿取了出來給我看，稿子是用墨筆寫在幾張大型壁曆的廢紙背上。文辭懇切動人，我

要先生拿在「救亡日報」上發表，先生慨諾了。

先生說，他前幾天在某處遇見馮煥章先生，煥章先生說他精神很好。他說：「我平常並不好，時常生病，但自八一三以來，我的精神便百倍起來，什麼病都沒有了。」

先生又說，我們中國人素來是伸不起腰的，但是我們這次却伸起腰來了。我們中國人平常打死一兩個日本人，立刻要賠款兩三萬，但這次我們已經打死了他兩三萬人，這如在平時，不知道又該要賠多少款。先生叫我「統計」一下，說「怕有很多的零吧？」

先生書案上正寫就一張短軸，是臨的蘇長公的「天際帖」，「中秋後二日」所畫，中秋後二日即余抵蘇之九月二十一日也。我便請求先生的墨寶，先生說，就把這張送你作爲紀念吧，不過沒有上款，不要緊吧？我說，沒有上款正好。（是的，實在正好，假使像先生這樣的人爲我落個上款，而客氣地稱爲「先生」，

那我是永遠感到慚愧的。)

於是先生便連忙去取了張報紙來，把字條捲好，遞了給我。

我真真是感覺着獲得了一件無上的寶貝。

三

拜訪了張李二公回寓之後，辭修派來跟我的一個人走來報告我，汽車已經開來了，正在上油。

發車時是傍晚六點鐘。雨在微微地下着。走在一處有兩架大卡車停止著的地方，我們的車也停止了。前車的司機者來告訴我們，有敵機來襲。諦聽時，在驟驟的空中果然有拍音，但不知究竟是我機，抑係敵機。

拍音消逝了，車又開動了起來。

一整盤走了一個通夜，直到二十二日的清晨五時，才到了南京，據說，夜裏所走的公路是繞過了××的。

到了南京，最初是拜訪第××軍駐京辦事處的趙處長淳如。由淳如作嚮導，接着便去訪問了××。和軍事上的朋友們談話，我覺得是最有趣味的一件事，因為他們的態度很直爽，而抗戰的意志很堅決。

是在××那裏講的話。我的估計是蘇聯的加入戰爭，或許會由日本先行着手的形勢而發動。原因是日本所最恐怖的是蘇聯東方軍的空襲。蘇聯由海參崴發動空軍力量，可以炸毀日本的心臟地帶，如東京，橫濱，大坂，神戶等地，而且飛機的飛程可以來而復返，返而復來。日本的空軍固然也可以炸毀海參崴或更進炸毀其貝加爾湖南之重工業等地帶，但此等地帶並無關於蘇聯之生死存亡。日本的空軍要想炸到莫斯科，或列甯格勒，那等於是一種夢想。我們的對日抗戰，日本是在求其速戰速決的，然而我們的抗戰意志日益堅固，速戰速決已經勢不可能，這使得日本人發生了焦躁。抗戰愈持久，日本人的焦躁愈亢進，因而對於蘇聯的恐怖也就愈見激增。為要解除自己的恐怖，我覺得日本人有先下手襲擊蘇聯的

可能。

至柔不甚同意我這個意思，他說，日本人是應該先以全力對付着我們，一面敷衍蘇聯，不讓他捲入漩渦，方為得計。一時要對付兩國，他是不會那樣愚蠢的。並且蘇聯的戰備，她也襲擊不了。

至柔的見解本來是經常的道理，站在理智的立場上來說，自然是應該先以全力來對付我們為得計。然而日本的軍部早是把理智喪失了的。他們如還為理智的活動，第一層他們應該覺悟到對華侵略只是增長他們的亡國的危機；其次至少也應該覺悟得既在華北作戰，便不應該再到南方來生靈。然而關於這兩層他們都死不覺悟，我們可以付想到他們自己會是以襲擊蘇聯為得計的，蓋兵法所謂「先發制人」也。

不過這些都是估計，究竟事實怎樣，只有等待時間來解答。

四

一口皮箱，一囊被捲，被淳如處長令人搬進了首都飯店，於是暫時便把自己的身子寄頓在那兒的二百十四號室裏。飯店純係西式經營，室內亦相當潔淨。有浴室這正投我所好，便入浴一次，掃蕩我兩三日來身上所積蓄的塵垢。

在潔白的磁盆中想到了古人所說的「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我覺得我們中國人在古時候似乎是最愛潔淨，最重視沐浴的民族，對於沐浴一事竟賦予了宗教的情操。曾點的「浴乎沂，風乎舞雩，」深得了孔夫子的讚美，大約也就是出於這同一的情操吧。但還在印度和歐洲的中世紀却是兩樣，儘管宗教儀式異常嚴重，而沐浴是被視爲了罪惡的。據說浴時和浴後都發動人的淫思。這心理和我們的民族心理似乎有點兩樣。不過我們的民族後來也不愛潔淨了，同樣也有以沐浴爲撥發淫興的習氣，不知是否受的西方的影響。

不管他，我究竟是中國人，重視沐浴的遺傳因子仍然在我的血液中共流着，我是喜歡沐浴的。據我自己的經驗，沐浴之後儘可以減少人的雜念，使自己的身心

都振作了起來，不好放肆。就譬如一張潔白的手巾吧，你自己初拿到手時，總是不好隨便污穢它的。故爾沐浴之後，必然地伴以心齋，我是這樣地感覺着。有了這樣的感覺，就要和上帝見面，似乎真可以泰然，雖則我自己並不相信有什麼上帝。

浴後，坐就南窗下的書案，給上海的友人寫了兩封信。雨是早住了，但天氣是昏濛的。起伏着的紫金山在西首靜峙着，有一高峯尖銳，頗類日本的富士。略略動了一下登臨的興趣。但也想到應該做的事體還多，這種閒情，僅如微醺一抹而已。

腸胃仍然是不甚舒服，早食既未用，中飯亦不想進，便率性實行了斷食的齋戒。

室中是有雙床的，我佔領了一張，倒上床去略略休息了幾刻鐘，醒來時已快午後一點了。早上由淳如處長早已約定，在午後一時當去訪錢雲尹先生，不一會

，淳如也就坐着汽車來了。

慕尹先生是第一侍從室的主任，我們的見面還回還是第一次。第一次見面，覺得慕尹先生的身體很魁梧，面氣象却雍睦。我把辭條寫的介紹信交給他，同時也把由上海來時何香凝先生所委託的慰勞蔣先生的一大包絨絨編物也點交了。彼此略略談了一些客氣話，於是便告辭了出來。

五

回到首都飯店，和淳如分了手，我自己便往第××軍後方辦事處去訪問葉劍英。葉是北伐時代的老友，我和他的契闊也整整地十年了，最後一次聚首，記得是民十六年八月初頭的一夜，是在九江的一隻湖船上。湖，大約是甘棠湖吧，因為是沒有月的夜，四面都很朦朧。我只記得湖中四處有菱浮汎，我自己還把菱拔起來，剝食過幾粒新鮮的菱角。同船的，記得有陽翰笙，有李德謨，似乎還有梅艷彬，但當夜所談的話已就和那夜景一樣，完全朦朧了。

在一間陳設很簡單的狹小的會客室裏會見了劍英，他的面貌仍和十年前相差
不遠，只是眼睛更有光彩，但不知怎的，總覺得表情有點寂寞。這大約是由於他
是善戰的勇將，他的背境應該是幾萬大兵，而不應該是幾張棧發吧？

問了些陝北方面的朋友們的消息，也問了些住在首都的朋友的地址，接着我
又分頭去開始了我的個別訪問。

最先去訪問了陳立夫先生和邵力子先生，立夫先生不在，力子先生也不在。
我曉得他們是很忙的，便各留了一張字條，告訴了我住的地方，並請求指定時間
和地點，以便再往候教。

其次是訪問了李應潮先生，這次是會着了。由應潮的轉告，才知道陳真如也
住在首都××。因此我從應潮那兒告辭了出來之後，便連忙地趕回旅館。

但是，真如出去了。

我躊躇了起來，想去訪問多年不見的田漢。但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我知道

只要打電話到新民報館去探問便可以問明，但那報館裏面我有很多的熟人，假如他們一知道我到了南京，立刻便會在報上登出來，都是使我有點惶恐的。自己的名字在報上看見時，不知怎的，連自己都覺得有幾分憎恨。這怕是在日本過了十年的退讓生活所養出的情緒吧。日本的新聞記者，他們實在是做到了「無冕王」的地位，他們的一枝筆充分地可以生殺人。連日本人也都害怕他們，覺得他們比「刑專」（包探）還要可怕。

又想到傅抱石。這是一位擅場篆刻的天才，他能刻細字，於方寸之內刻列萬言，圖畫也相當出色。我是在日本認識他的。他有一個時期在留學生監督處充書記，月領薪水六十元，一面工作，一面苦讀，而且還要寄錢回國養家。他那堅苦卓絕的精神我也是佩服的。我知道他在中山大學藝術科担任教席，便叫人打電話在中大去問，但却沒有問出一個結果。

怎麼辦呢？正在躊躇的時候，電話來了，果真如打來的。他又得到應潮的轉

告，知道了我住的地方。他約我到某處去和他同吃晚飯。

——是的，這倒是一件大問題，吃晚飯！我的斷食了一整天的肚子，這樣告訴我說。

真如比北伐時更健康了。

六

在夜色蒼茫的園子中，真如告訴了我一段故事。

「一二八的砲手」——吳履遜，和他的日本夫人離了婚，上華北的前線去了。

這，我覺得，是很好的——一項戲劇材料，我現在賂賂提供一些素材出來，希望在鬧劇本荒的現劇界能夠有人把它劇化。

吳履遜是日本的士官學校畢業生，廣東人，身帶魁梧，年紀只有三十左右。「一二八」時是舊十九路軍的團長，在「一二八」的當晚，他的日本夫人替他生

出第一個男孩的時候，他在關北向日本軍人放出一發大砲。

舊十九路軍擊散後，他遊歷過歐洲，在前年，又重遊日本，我是那時和他相識的，也和他的夫人見過幾次面。他的夫人很愛他，他也很愛他的夫人。不久他們便回廣東去了。

今年我回上海的當時，履遜剛好由廬山下來要回廣州，在上海又曾聚首過一次。那時他告訴我，說他很關心他的夫人，又說他的夫人要有第三次的生產了。回廣州後會來一信，報告着那第三次的生產又是一個男孩。

相別不久，全面抗戰的局面便展開了。沒想出僅僅兩個月的辰光，他竟和他的夫人離了婚，跑上了華北的最前線去。

離婚，據真如說，是雙方合意的。在他們的離婚的筵席上，真如曾為他們作證人。二男一女是由他的夫人帶去了。

履遜夫人在當席說過這樣的話：履遜，你是軍人，處在國難嚴重的時候，正

是你應該致命疆場的時候，請你不要煩慮我。我雖然是生在日本的女子，但日本軍部的侵略獸行，我是澈底反對的，你的兒女我要盡心撫育，要使他們承繼着你的志氣，使他們永遠是中國的兒女。

這，可不是一場悲壯劇嗎？

履遜是儘可以留在廣州盡着他的職守的，然而他却上了華北的最前線，這心情是值得我們酌取的。

在夜色蒼茫的園子中聽到真如告訴我這段故事，我自己一面感覺興奮，但一面也感覺會心的微笑……

——中國有這樣的軍人，中國是絕對不會亡的！

七

九時頃，已經換上睡衣，在室中寫着日記的時候，力子先生來了。

力子先生的態度較諸從前更有醇醇儒者之風，一見便令人感覺着親睦。十幾

年不見，我覺得他比從前是要老些、胖些，但他卻說我比從前更年青了。有好些朋友在這樣說，我自己有點不知其所以然。我想，大約也就由於這次抗戰的原故罷。這次抗戰的結果把我們的民族精神振作了起來，把罩在我們民族頭上的陳陳相因的恥辱，悲愁，焦燥，憤懣，一掃而空了。我自己的額上的縐紋，眉間的鬱痕，也應該是隨着這民族復生的機運而消逝了的。

是的，我們整個的民族，都應該是比從前更年青了。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是民國十五年四月在廣東的時候，那時廣州的血花劇社在青年會表演我的「棠棣之花」，我們一道看戲。戲演完之後，我還是搭着他的汽車回廣東大學的。你該還記得？

這往事我回過了一遍，力子先生也同情地記得很清晰。

力子先生問了我回國時的光景，又談了些宣傳工作的情形，談了有一個鐘頭的光景，才起身作別，我送他下樓時，他看我穿的是藍衣，生恐我着涼，向我開

照了好幾次。我覺得就好像見到了我的一位長兄一樣。

首都第一夜的睡眠是很恬適的。

八

二十四號了。天色仍然是昏濛的。一大清早便有好幾位朋友來訪，直到九點鐘的時候才空閒了下來。我覺得仍然有到新民報館去找田漢的必要，縱橫我的到達南京已經有不少的朋友知道，早遲免不了要在報上登出，我也就用不着多所顧慮了。

新民報館是四川同鄉陳銘德經營的。銘德的夫人鄧季惺女士是一位律師，去年春天到日本東京治病，我曾經照拂她過，因此認識了銘德。田漢是時常在新民報的副刊上寫文章的，向銘德和季惺探問當然可以知道他的住處。

上新民報館的二樓時，劈頭碰着銘德，他驚異了，大叫着：哦哦哦，你來了，什麼時候來的。

我看見季惺在室底的南窗下和一位女客在談話，但她看見我進房，聽見她丈夫大叫，她都沒有動。

銘德連忙向她報告：季惺，你不認得了嗎？郭先生來了！

季惺到這時候才驚喜着，跳到身邊來，連忙說：驟看，簡直認不出了，你比在日本看見的時候年青得許多。

——因為你改了裝，銘德解說着：在日本的時候看見你穿的是和服，你現在穿西裝，實在年青得很多。

是的，這怕也是一種理由，不過在沒有看過我的和服裝束的人也同樣說我年青了，這理由又像有些不充分。

——師母呢？有信來嗎？師弟，師妹們呢？好嗎？季惺慫慫地問着。我們實在關心，前幾天田壽昌先生到上海去，我們特別拜托了他，要他定要來向你致意。

——壽昌已經到上海去了嗎？

不用說我們是在路上錯過了的。

接着問到了我的住處，他們定要叫我搬進他們的公館里去，說旅館太貴，吃食也不方便。

——你搬到我們那裏去，一定搬，每天有四川菜好吃呢！鎔德這樣說着，自己又大笑起來。

——好的，我會搬，我會替你收拾，我幫你搬好了。季惺堅決地撇開我就要走。

我看他們太慫了，實在搬不過他們的厚意，於是也……答應搬，答應和季惺一道回到旅館裏去。

回到旅館，叫聽差的把賬開來的時候，他說賬房裏已經有人關照過，凡是我的賬都不要自己給。這，使我有點出乎意外，我一時想不出這關照者是誰。離開旅館時，即問賬房，賬房也弄不清楚，據說是接頭的人因事出外去了。

九

季恆的家在P路某號，是一座二層樓的洋房。前庭的一片草坪裏已經掘有兩個防空壕，但當她帶我上樓時，還指着屋外正對面的一個土丘，高與樓窗齊手的，對我說：我們在那土山下，還因山掘了一個土壕，上面的浮土有兩丈多厚，一有警報來，我們便跑進那兒去躲避。

接着又把警告的方式告訴我，據說是用哨子。當有敵機來時便有第一次的警報，敵機逼近了，便有第二次的緊急警報。第一次警報來時便當作避難準備，第二次警報來時便一律都進防空壕。等到敵機走遠了，又來一次哨子是警報解除的表示。

聽着這些話覺得有點像童話般的滋味，因為住在租界裏的人是從沒有經受過這樣的訓練的。

把住處搬定了，為接見朋友，訪問朋友，便忙了一天。有一位同鄉訪講我，

說我的成績很好，別的人就費十天工夫都怕把「關係」打不好的，我一天工夫就打好了。這誇講，不知道是該我接受，還是該朋友們接受。

午後四點鐘的時候，打電話給張岳軍，向他報了到。他在電話裏面便請我到他的公館裏去談話。

投刺後，被引進了一間客廳。

岳軍穿着藍色的緞袍子走了出來，彼此拉了手。

——十年不見了，整整十年啦。……馬伯援以前常見面，談起你，說你的生活很清苦。……又會提起，想約朋友們多量地贈送些書籍給你，供你的研究。但我是担心，恐怕你不肯接受。……寶眷怎樣呢？近來有消息嗎？

沒有十分改變的四川鄉音，娓娓地談着。

——今年五月，在廬山，和蔣尹、公洽，萍靡諸位談起了你，大家都想把請回來。但關於取消通緝的事情，不免躊躇了一下：因為如果取消了，恐怕你不

能離開日本吧。

聽着這些開心見腸的話，真是使我感激，我沒想到有這麼多的朋友關切我。不過朋友們也似乎把我估計得太高，其實我的生活雖「苦」，並不怎麼「清」，苦得實在是有点焦頭爛額的。已經是過往的事了，不妨在這兒說一說。

記得在八年前中國錢最賤的時候，有一個時期，三塊大洋勉強可以換得日本一圓。在那時儘管連着一枝筆，從早寫到晚，寄回中國去賣的中國錢僅僅只能換得少數的日本老頭票。一家六口一月靠這四五十圓的老頭票（約當留東學生的一個人的平均生活費）過活下去的，也有好幾個月。

最使我不能忘記的，是我的一部「兩周金文辭大系」，費了兩年的工夫研究出來的成果，寫信給商務印書館求售，遭了拒絕。求燕京大學，求中央研究院，也同樣地沒有發生影響。沒有辦法，只好去求日本東京的一家書店，書店老板却只肯給我三百圓的板稅。我嫌少了一點，因為那種書是很難望再版的。老板說：

要曉得啦，三百圓等於中國錢七百多塊啦。這話雖然有點傷我的尊嚴，然而却也刺中了我自己的最軟弱的要害。自己雖然遲疑了半個月，然而畢竟還是抱了那部書去換了三百元老頭票到手。從此，我的關於考古一方面的著作也就接一連二地在日本印出了。於是西園寺公爵對我怎樣怎樣，日本政府又對我怎樣怎樣的謠言便在國內傳播了起來，險些兒沒有把我定成「漢奸」。

僅僅隔着一個東中國海，我們對於日本的認識，不知道何以竟隔膜得那樣。我可以坦白地再說幾句話。西園寺公爵看過我的書是事實，看後向人稱讚過也是事實，但他和我並沒有絲一毫的直接關係。我不願意借他來抬高我的身價，我也不願意拿我去抬高他的身價。他固然是日本的元老，而且是值得尊敬的一位國際政治家，然而說到古器物學的研究上，他究竟只是我的愛讀者而已。

說到日本的官吏，日本的學者們，他們最初只把我看成落水鷄，把我的著作看成水中的鷄糞，然而待到他們的元老稱讚，西歐的學術界也生出了反響的時

候，他們便刮起目來了。真是透頂的勢利。

勢利的民族，我怕日本人要算是世界第一。一些研究中國學問的所謂「支那學者」，連中國文都還讀不斷句，而他們的心目中却澈底地藐視中國人。但一遇着西方「支那學者」的漢行文字的著作時，却奉若拱璧；五體投地，不是「馬斯伯樂（Marplo）曰」，便是「卡爾格倫（Karlberg）云」，這和日本軍部在上海散傳單，聲稱要打中國共產黨，而同時日本的天皇却在欽差蘇聯大使，不正是同一國民性的表露嗎？

——我近來簡直專門在做秘書長了。仍然是岳軍在對我說。

——怎的？

——唔，政治會議的秘書長是我，××××的秘書長是我，軍事委員會的秘書長又是我。一個人兼任三個秘書長。

我覺得中國的人才太少，能者太勞了，聽了岳軍的話，我這樣想，但沒有說

出來。

從岳軍那里剛好回到居停處，淳如處長有電話來了，說蔣先生叫我去談話，立刻就去，有汽車派來接我。不一會汽車也果然來了。

天在下雨，一個人坐在很宏大的一架汽車裏面，覺得有點興奮。汽車夫是用不著關照的，他只是圍着在走。

走了一些轉折到了一個地方，又被人引導着步行了一段路，到了一處很樸素的住處。

剛進廳堂門，穿着深灰色的中國袍子的蔣先生遠遠由左首走出，呈着滿臉的笑容，眼睛分外的亮。

——你來了。你的精神比從前更好。蔣先生一面和藹地說着，一面和我握手，手是分外的暖和。

廳堂相當寬敞。當門不遠處，橫放着一張條桌，蔣先生背着門在正中的一把大椅上坐着，叫我到桌對面的正首去就座。我說，我的聽管不靈敏，希望能夠坐近一點。於是我便在左側的一個棧發椅上坐下了。

你的神采比從前更好，蔣先生又這樣向我說了一遍。看來比從前更年青了，貴庚是？

——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歲。

蔣先生的態度素來有威可畏的，有好些人立在他的面前不知不覺地手足便要戰慄，但他對我總是格外的和藹。北伐時是這樣，十年來的今日第一次見面也依然是這樣。這使我特別感覺舒適。

我也同樣地感覺蔣先生的精神比從前更好了，眼睛分外的有神，臉色異常紅潤而煥發着光彩，這神采就是在北伐的當時都是沒有見過的。我見過些西安事變後的蔣先生的像，覺得很有憔悴的神情。抗戰以來的局面不用說是異常繁劇的，

念到蔣先生的健康，我自己是暗暗地懷着幾分的憂慮。但這憂慮，完全是杞憂，由我自己的眼睛已經證明了。

「目繁而道存」，儲蓄在腦裏所想說的話頓時也感覺着絲毫也沒有說的必要。因為蔣先生的眼神充分地表明着鋼鐵樣的抗戰決心，蔣先生的健康也充分地保證着鋼鐵樣的抗戰持久性。抗戰既堅決而能持久，國家民族的幸福還能有更超過於這一點的嗎？自然，我並不是素樸的唯心論者，以為精神超過一切。但我們目前的中國是當以精神奮勵為前提的，因為物質的供應雖然不周到，但已相當有了一些準備，如果大無畏的精神力毫不發動，則一切物質上的儲集只是死物，而且會成為自己的累贅。現在，我們最高尚的精神力活動了起來，一切物質上的工具都賦予了新鮮的生命。生命是聯綿繼續的不斷的流。生命誕生生命，要保持着它的不斷的永續，那是物理的必然的趨勢。所以我們精神力一發動了，必然地進求物質的充實，以維持活動力的久持。蔣先生是我們最高的領袖，他既有持久抗戰

的決心，那他對於抗戰必如何始能持久的物質條件。（例如孫總理三大政策所暗示），必已高瞻遠矚，成算在心，不然，他是不會有那樣的清明，那樣的甯靜的。

他問到了我關於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來，問我今後是否尚有繼續研究下去的興趣。我說，只要有材料和時間，是仍然想繼續研究下去的，關於那類古器物學的材料，放在歐美各國的很多，將來如有機會時很想把它們收集起來。蔣先生允許我，說將來可以設法。

又問到我有沒有朋友可以做宣傳工作的人。我對於這個下問却答應得很含糊：因為我以前的朋友大抵分散了，有的也改變了興趣，回國以來雖然知道有好些長於宣傳工作的人，但不必是我的朋友。因為雖然承蔣先生兩次問到，但我於嘵嗟之間，竟沒有可能提出任何人來。

蔣先生又說，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給我一個相當的職

務。

我自己也感覺着，我的工作是以做文章爲最適宜的，但我因爲耳聾聾，沒有可能參加任何的機構。因爲很明顯地是不能參加任何的集會的，別人的議論不能聽取，自己的議論也就無從接洽。我把這個情形，直率地說出了，我說，文章我一定做，但名義我不敢接受。

蔣先生說，一切會議你都不必出席，你祇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學問好了。

這樣的懇切實在是使我感激。而且在這簡單的幾句話裏面還給予了我一個今後工作的途徑：學行兼顧。我看，在凡百方面這個途徑恐怕都是必要的。

我沒有再多說話了。

蔣先生又問了我的家眷，又問到了我爲什麼到了日本。

關於到日本去了十年的一層，我也回答得很直率。我說：我沒有錢，在國內

不能生活，又不能到歐美去，所以只好朝日本跑。

此外還承問了些我個人的私事，最後是說，我們改天再來詳細的談。於是我便告辭起身，蔣先生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

又是一次腰和的握手，依然是滿面的喜色，分外發着光彩的眼睛。

十一

晚飯應了×××的邀約，有淳如同座。

×××和我雖然才見兩次面，但已如多年的老友一樣，什麼話都坦白地說了出來，絲毫客氣的必要也沒有感着了。他的體魄是很魁梧的，我在初只以為他是一位純粹的模範軍人，但他對於文學的趣味卻異常深厚。在這第二次的會面上，他談到了郁達夫，談到了茅盾，更談到了渾代英。他說代英不僅長於演說，而且會做文章，可惜他死早了，不然在現在又是該他活躍的時候。

講到了敵人的轟炸南京上來。敵人早就宣言過，二十一號的正午以後要大規

模地轟炸南京，請各國的外交人員及居留民一律退出。這種拙劣的暴戾的宣言，表示透了日本人的軟軟怕硬的自大主義。中國人是好惹的，打死幾十百萬都不要緊，外國人卻不好惹呵！日本人在外國人面前是侏儒，在中國人面前是哼哈，這就是他們的「武士道」。狗屁！

——但是敵人的飛機多多飛來襲擊後方，倒是我們所歡迎的，因為那樣可以減少我們前敵將士的痛苦，增加我們全面抗戰的敵愾。這是××所表示的意見，這話使我受着了深切的銘感。

平型關的勝利也由××口中報告了出來。這消息在中午時早就聽見人說，但大家都還在半信半疑，這次是證實了。但作戰的情形和參加作戰的部隊，還沒有得到明確的報告。

飯後我向淳如說：我打算在二三天之內回到上海，因為還有些要緊的工作非去料理不可。

淳如說：汽車是方便的，隨時可以動身。又說他也想到前方去視察，已有電向前方請示，大約明天便可以回電。

於是我們便約定明天下午三四時左右離開南京，假如一切的情形是許可的時候。

既決定要趕回上海，有先行報告蔣先生的必要。從××的公館退出之後，我便再去訪問張岳軍，託他爲我轉達。同時也把蔣先生和我談話的情形對他說了，重申了我自己的不敢接受名義的私意。

岳軍都回答了，要一一爲我轉達。他問我：是不是還想見見汪先生？

我說：極其願意，只要汪先生有方便的時間。

岳軍當時便去打電話給汪先生，約定了明天上午九點鐘在某處會面。同時他還把我向他告訴了的平型關勝利的消息詢問了一個仔細。

勝利的確是大規模的，斃敵三千，俘虜二千，虜獲敵人軍實極重無算。參加

的部隊是第八路軍，作戰的情形是先以一營人擾敵後方，誘至有埋伏的山谷一舉而殲滅之。

真是愉快，假使是在十年前，聽到這樣的消息，一定又牛飲了一大瓶白蘭地。

十二

二十五日的首都特別晴朗了。一大清早起來便有人在說，今天恐怕有敵機來襲。果然，在九點鐘左右，我正要乘汽車去訪汪先生的時候，同居的人說，警報來了。——這警報在我半響的耳裏，實在什麼也沒有聽見。

不一會又是緊張的警報，於是同居的人都一齊跑向對山下的土壕裏去避難，他們都很關切我，叫我進最深處去坐。據是因山壁成的，除有進口外沒有通氣的氣孔，坐在壕裏做了一會兩脚老鼠，實在有點氣悶，我又移到了近口處來。高射砲在轟隆隆地響著。

季惺和銘德是上報館去了的，季惺有一位兄弟叫友海，還在高中讀書。這位

小朋友很活潑，穿着一套黃色帆布的中山裝，戴着一副黑色的做翻羔羊角般的擴音器，站在進口的階段上瞭望空中的情形，一一向壕裏的人報告。壕裏有一人向我說：友海是我們的哨兵。

——他很有趣，等我也來替你們當個哨兵。我說着也就率性站上階段上去了

——郭先生，你下來，危險。壕裏的人在說。

——郭先生，你下去，危險。壕外的友海在說。

——把你那聽器給我好了。我沒有聽從他們，只向友海索求他那對倒翻羔羊角。

友海把聽器替我套上了，聲音是要聽得大些。

高射砲和敵機的角度真是可觀。

據我所看見的說，開始是有十一架敵機飛來，由南轉向東城去預備散開，四

處理伏的高射砲一時燦天價響亮，砲煙在敵機的隊中穿插。煙雲和機影密接著，不易辨別清楚。

忽然有一聲砲響得特別着實，敵機隊中的第十架帶着一股黑煙，像彗星一樣墜落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敵機墜落了一架。友海滿高興地向壕裏報告。

敵機被打中了一架之後，其餘的散開了來，高射砲煙和它們角逐了一會，它們又各自逃竄了。

空中的音樂告了一次的中休。我和友海，索性離開了土壕，踞在土丘上瞭望。街路上除掉擊斃的士兵之外是一個行人也沒有的。一切的交通機關不用說是早已絕跡。

寂靜的街，萬籟無聲的海，但在這無聲之中有意志力的波濤澎湃。

不一會又有一隊敵機來了。這次是十五架，依然是由南而來，却轉向城西北

去散開。高射砲煙更加層層壓接地和它們角逐。忽然又是一聲特別着實的砲響，敵機中的一架發出一朵紅光，紅光上冒着黑煙，又像一顆彗星一樣，墜下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敵機又打落了一架！友海跳起來了，比剛才更加高興地向壕裏報告着。

怎麼放紅光呢？我懷疑着問。

——那一定是打中了汽油槽。友海很內行地向我說。

被打落了的敵機落在城西北區去還冒起了一陣火煙。

其它的敵機慌慌忙忙地亂飛了一陣，又逃竄了。

很有好一會，上天下地都凝寂着，沒有聲響。

——真是痛快，到了一次南京，親眼看見我們的空中戰，並親眼看見我們的高射砲打落兩架敵機，真是痛快。我自己對友海述懷着。

——高射砲打中飛機是不容易的事體，我也是今天才親眼看見。

——怎麼不看見我們的飛機來呢？

——我們的飛機是在城外和敵作戰，堵截敵機，如敵機竄入了城空，便用高射砲射擊。在城空作戰，弄得流彈橫飛，對於市民是相當危險的。

友海好像是很明白作戰過程的一樣，確否不得而知，好在是年青人隨便的談話，姑且把它紀錄在這兒。

警報期間特別長，太陽把頭晒得有點痛；我弄得有點不能忍耐了。

——我看警報是快要解除的，我們回去吧。我向友海催促着。

——好的，大概是快會解除了。

友海陪着我剛好回到門口，他說：哦，你有先見之明，警報解除了。

他是聽見了解除警報的哨聲的，但我依然什麼也沒聽見。

不一會據裏的人也回來了，大家都笑顏逐開地十分快樂。

接着又是新民報館鎊德來電話，這電話中所報告的消息，更於大家的快樂之

中又增加了快樂。

據說，這次的敵機的來襲，我機在城外和它堵截了好一會，竄進了城空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又說我們的高射砲，在浦口一砲連中了三機。怎麼連中了的呢？是因爲一砲打中了敵機的炸彈，炸彈爆裂了，自行打傷了兩架，一並墜落了下來。

一砲中三機！這在將來恐怕要成爲諺語。這比舊時的「一箭射雙雕」更來得摩登而可紀念。

敵人宣言，要把南京化爲灰燼。

我卻親眼看見。敵人在南京化爲了灰燼。

三

警報解除後；汽車又開來了。汽車夫異常的高興，在車裏連連地向我說，我們的高射砲真打得好，真打得好！城裏所打落了的兩架飛機，他也是看見了的。

一街的人都是笑逐顏開的，那笑中自然有從恐怖裏解放出來了的安心，而更加不用說的是含有真打得好，真打得好的歡喜。這歡喜把我們民族的感情打成了一片，我們要把這民族的歡喜匯成哄笑，轟落下敵人一切的飛機！親死如歸的歡笑的轟炸，這是我們的至精銳的武器，敵人，你盡量的來吧！

到了約定地，因時間已過，汪先生留下了一位秘書，告訴汽車夫更開到某地去。

在客廳裏坐候得沒一分鐘光景，汪先生進門來了，老遠開着跑步：跑來和我握手，幾幾乎要把我擁抱著的一樣。

汪先生的精神很好，但比武漢時代是消瘦得多了。

汪先生說，大家曉得你來了，都很高興。剛才在開會議，大家都期待着會開完後可以和你見面，但可惜警報的時候太長，所以都散開了。

汪先生又說到我要回上海的話來，於是我便知道，岳軍是把我要走的消息報

告了的。

談了有將近一個鐘頭的話，汪先生問我：已經見過公博沒有？我說，還不曾見過，正想和他見面。

汪先生說：那嗎好，你就留在我這兒吃午飯，我打電話去叫公博來，我們一道再說。

我說：已經和孫哲生先生約過，要在午前去看他。午飯也有先約。

汪先生說：那嗎好，我打電話去問公博，讓他約定一個時間和地點。

汪先生進去打電話去了，起初轉來說，公博要來看我，問我住在什麼地方。我告訴了。但汪先生再轉來時，卻說，公博約我三點鐘到他住的地方去。

離開十二時已經不遠了，我便告辭了，去訪問孫哲生先生。

哲生先生也問到了我的關於甲骨和金文的研究上來。在上海曾經聽見吳經熊博士說過，哲生先生曾買過我的「殷契粹編」來送他，他卻把我的「屈原」和「

浮士德」來轉贈了。古器物學的研究，在中國似乎有成爲一般趣味的傾向，但我自己回到中國來僅僅祇有兩月，對於那些研究就好像隔了兩個世紀，這在我自己或許怕是一種危機。

在陳設中看見有一個青銅器，是有蓋的匱。把蓋揭開來看，蓋頂和器底都有銘，作器者是「浮公之孫公父宅」（公父是字，宅乃名。）這個器皿，記得在「甯壽鑑古」或「西清古鑑」上記錄過。器之如匱而有蓋者，王國維以爲是飲酒的兕觥。但這個公父宅匱既大而有蓋。銘文也明明說是匱，而且器和銘都不會是贗品，足見王國維的兕觥說也有點靠不住。古者匱與盤必相埒；匱也是盛水的器皿，無論盛熱水或冷水，都不妨其有蓋。匱不當有蓋，我看是說不過去的。大約有蓋而小的匱也可以盛酒，古人則稱之爲兕觥吧。

因爲報的頻繁，在哲生先生那兒竟由十二點鐘捱到了三點過鐘。談了不少的話，會了不少的人，公博也是在這兒會着的。

十四

得以離開南京時已是二十六號的清晨。真是湊巧，今天又是雨天。敵機在雨天是很少出動的，大約我真是在走運吧？

途中在某處吃中飯時，遇過一次警報，但沒聽見有什麼轟炸的聲音。又到X那里去，把去南京後的情形向他報告了。僅僅作了二十分鐘的光景的逗留。

同行的淳如，他的想早入上海的心似乎比我還要切。他很想戒嚴時間以前趕進租界。他說，早點進租界，到四川菜館去吃頓夜飯，再進旅館去洗一次澡可以舒服的睡他一夜。這，並不能說是怎樣的奢望；因為汽車上的一個整天實在是足以使人勞瘁。而且公路又不甚平，汽車總愛跳，在有一次過橋的時候，跳得很高，把兩人的頭都碰傷了。

但我自己是未敢樂觀的。上海附近的公路，我往返過多少遍，不平的程度更要厲害，我不敢相信在戒嚴時間前便趕得進租界去。但我也不好說出來以毀壞淳

如的希望。人在有希望的時候，雖然吃苦總還有幾分甜頭。待到希望毀滅了，那純粹的苦會加倍地令人難耐。

果不出我所料。車到某處附近的時候，公路爛得真是有點荒唐。接聯着有好幾架卡車陷滯在泥裏不能動。我在心裏禱祝着，希望我們的車不要也陷滯了。然而，這祈禱終竟不靈。僅僅開過了兩三架陷滯着的卡車車輪也同樣地陷滯了起來。糟糕，怎麼辦呢？雨仍然在落着，泥裏的轍跡有一尺來往的深。前也是陷沒着的卡車和汽車，後也是陷沒着的卡車和汽車，一連怕有十幾架。幸好是在晚上，而又在下雨！但到了明天清早，這十幾架車子，豈不具敵樓的極顯著的目標？糟糕，怎麼辦呢？淳如的憂慮似乎已經早把他的希望打碎了，時間已經是夜裏十點鐘。

淳如和跟來的公役都下了車，從前後陷沒着的卡車中找了些人來，想把車子推動。我也下了車去推。但泥是那麼爛，不諱你有站腳的地方，司機的儘管鼓動